

醉醒石

东鲁古狂生



中国古典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醉 醒 石

〔清〕 东鲁古狂生 编辑

目 录

第 一 回	救穷途名显当官	申冤狱庆流奕世	 (1)
第 二 回	恃孤忠乘危血战	仗侠孝结友除凶	 (12)
第 三 回	假淑女忆夫失节	兽同袍冒姓诬妻	 (24)
第 四 回	秉松筠烈女流芳	图丽质痴儿受祸	 (38)
第 五 回	矢热血世勋报国	全孤祀烈妇捐躯	 (49)
第 六 回	高才生傲世失原形	义气友念孤分半俸	 (62)
第 七 回	失燕翼作法于贪	堕箕裘不肖惟后	 (74)
第 八 回	假虎威古玩流殃	奋鹰击书生仗义	 (87)
第 九 回	逞小忿毒谋双命	思淫占祸起一时	 (102)
第 十 回	济穷途侠士捐金	重报施贤绅取义	 (113)
第 十 一 回	惟内惟货两存私	削禄削年双结证	 (128)
第 十 二 回	狂和尚妄思大宝	愚术士空设逆谋	 (140)
第 十 三 回	穆琼姐错认有情郎	董文甫枉做负恩鬼	... (153)
第 十 四 回	等不得重新羞墓	穷不了连掇巍科	 (168)
第 十 五 回	王锦衣衅起园亭	谢夫人智屈权贵	 (181)

第一回 救穷途名显当官 申冤狱庆流奕世

《画堂春》：

从来惟善感天知，况是理枉扶危。人神相敬依，逸豫无期。

积书未必能读，积金未必能肥；不如积德与孙枝，富贵何疑。

《易传》曰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”此言祸福惟人自召，非天之有私厚薄也。然积善莫大于阴，积不善亦莫大于阴。故阴鹭之庆最长，阴毒之报最酷。至于刑狱一事，关系尤重。存心平恕，则死者可生；用意刻深，则生者立死。况受赇骹法，故意陷入；人命至重，何可以供我喜怒，恣我鱼肉也！古语有云：当权若不行方便，如入宝山空手回。士大夫事权在握，而不辨雪冤狱，矜恤无辜，不深负上天好生之心乎？

汉之时，有于公者，为狱吏，持法公平，能明孝妇之冤。尝自高大其门道：“吾子孙必有显者。”后子定国，果为廷尉，如其言。唐之时，有何比干者，与徐有功、来俊臣、侯思止同为刑官。比干宽恕，多所平反。时人为之语道：“遇来、侯必死，过徐、何必生。”一日，有老姬过其门，持筹九十余枚，与比干道：“君有阴德，子孙为公卿郡守，佩印绶者，当如此筹。”后果累世通显。宋之时，有张庆者，为狱官，扫除狱舍，必使洁净；饮食狱囚，不

至饥寒；有病者，医药之无少缺。虽未能申冤理枉，而子孙亦登科第之报。至若周兴、吉项之徒，钳网为号，罗织成经，倾陷平民，流毒缙绅，终至身首异处，妻子宗族并受斩戮，其视善人之报为何如哉！因缀俚言，聊以志感：

丹笔无轻下，苍黔系死生。

稍忘矜恤意，便就鼎铛烹。

所贵宽仁吏，奉法持公平。

不望桃生_稽，奚堪鬼泣庭。

皇帝犹清问，廷评可恣情？

扫墓近屠伯，索盂请周兴。

何如于定国，高门世所荣。

报施应不爽，敢用告司刑。

已前所说，还是事权在己，出入由心，即能雪冤申枉，犹非难事。今且说一个官卑职小，既无事权，又不爱钱沽誉，乃能明冤枉，出系囚，岂不是个极难的事么？

嘉靖年间，有一人姓姚名一祥，乃松江上海县人。少而无父，家事亦饶裕，为人倜傥不羁，轻财尚义。曾习举子业，能诗文，考几次童生，时数不遇，不得入学，乡里之间，未免有讥笑他的光景，他亦怡然受之，不在心上。但其母守寡育孤，一心指望他以功名显。乃收拾家中积蓄的东西，约有四五百金，教他往南京纳监。

一祥奉母之命，别了妻子，带了两个仆人，即便起程。南京古称金陵，又号秣陵，龙蟠虎踞，帝王一大都会。自东晋渡江以来，宋、齐、梁、陈，皆建都于此。其后又有南唐李璟、李煜建都，故其壮丽繁华，为东南之冠。王介甫《金陵怀古》词可证：

《桂枝香》：

登临送目，正故国晚秋，天气初肃。潇洒澄江如练，翠峰如簇。征帆去棹残阳里，背西风酒旗斜矗。彩舟云淡，星河露起，画图难足。

念自昔豪华竞逐，恨门外楼头，悲恨相续。千古凭高，对此，慢嗟荣辱。六朝旧事随流水，但寒烟衰草凝绿。至今商女，时时尚唱，《后庭》遗曲。

及至明朝太祖皇帝，更恢拓区宇，建立宫殿，百府千衙，三衢九陌。奇技淫巧之物，衣冠礼乐之流，艳妓变童，九流术士，无不云屯鳞集。真是说不尽的繁华，享不穷的快乐。虽迁都北京，未免宫殿倾颓，然而山川如故，景物犹昨，自与别省郡邑不同。

一样行至城中，悦目赏心。心下自忖道：“起文纳监，便要坐监，不得快意游玩，不如寻个下处游玩几日，再作区处。”遂同二仆到秦淮河桃叶渡口，寻了一所河房住下。南京下处，河房最贵，亦最精。西首便是贡院，对河便是衙子。故此风流忼爽之士，情愿多出银子租他。

一样歇息了一日，次日便出游玩，一连耍子了两三日，忽然过了武功坊，踱过了桥，步到衙子里去，但见：

红楼疑岫，翠馆凌云。曲槛雕栏，植无数奇花异卉；幽房邃室，列几般宝瑟瑶笙。呕哑之声绕梁，氤氲之气扑鼻。玉姿花貌，人人是洞府仙姝；书案诗筒，个个像文林学士。不愁明月尽，原名不夜之天；剩有粉香来，夙号迷魂之地。做不尽风流榜样，赚多少年少英才。

一样向来无有宿娼之意，但一入其门，见此光景，也觉有些心动。况衙子里的旧话道：只怕你乖而不来，不怕你来而使乖。故此再没有闯寡门的。便极吝啬，也须歇几夜，破费数十金，方得出门。又且有一班帮闲子弟撺掇起来，冷凑趣，热奉承，纵有老成识见，一时也难白走出来。一样又是风流洒落，不惜钱财的，一时间便看上了两个妮子，大扯手作用将起来。那有一个不奉承他？过了几日，竟叫仆人把行李都搬到衙中住了。衙中，凡嫖客的管家，却有粗使的梅香来陪睡的。故此两仆人，也落得快活，把正经事不提起了。

姚君把争名夺利之心，变作惜玉怜香之意。这些纳监肥资，都做缠头花费。不多时，也自消耗了一半。算来纳监不成，不如纵心行乐。况有帮闲之人，日夜和哄，吹弹歌舞，六博投壶，不由不醉卧其中，撒漫使用。囊中之物，看看消索了。

一日，帮闲辈请他到雨花台游赏。左娇右艳，丝竹满前，假意儿趋承热络，实俗罄竭资粮，打发蛮子上路也。看官，你道这个所在，可是轻易去得的？这伙人可是相与得的？姚君不察，尚然痛饮高歌，又复援笔题诗，以志其乐。诗曰：

昔日谈经处，今为游冶原。

莫愁曾系艇，灵运亦停辕。

分练澄江色，飞青木末轩。

从来佳丽地，得意肯忘言？

题毕，众人齐声称赞道：“如此高才，那怕龙门万丈！”个个把酒预贺。

大家正吃得热闹，忽然一人，敝巾破衣，形容憔悴，殆无人色，贸贸而来，望姚君施礼求乞。姚意是个丐者，亦不在意，叫

仆从以酒食与之。其人酒亦不饮，食亦不吃，对姚君道：“某乃河南秀才，途中被劫，资尽身伤，不能返乡，故求济助资粮为行李费耳。岂为酒食小事！”两个帮闲的，便接口道：“姚相公，不要睬他。我们这里，这样人甚多，却都是假说被难，骗人财物。那里去辨他是真是假，那里去查他是秀才不是秀才！”那人便老大不快活起来，道：“我因被劫濒死，窃恐流落异乡，故不得已而求济。今既为俗人所疑，何可复在此间求济。但我非脱空脱骗之流，没得济助罢了，何可当此不肖之名，亦须要一明其非伪。”遂脱衣示之，果然刀疮未平，血痕尚沾衣上。一样乃立起身，揖而谢之。就叫仆人拿行箱过来，简看囊中，止有白银十两，并绁衣一领、绸袄一件。即尽与之，且酌之酒而送之。其人感泣拜谢，问姚之姓名而去。而姚君不问也。今人些小资助，便要夸恩居德，况涂遇之人，助之如许，不询姓名，盖真施恩不求报，故置之若忘如此。即此一端，已不可及，况尤有大于此者。

姚君此时，即转一个念头道：“资囊已罄，料无助我之人。倘我再在此，或被老鸨絮烦迫逐，不成体面。不如别了回家，尚不露出马脚。于是酒也不吃，遂起身回到衙中，取了行李铺盖，即时作别。两个妓者苦苦留住，又宿了一夜。次早，教仆人叫了一只船，急急起身。两妓者虽然哭哭啼啼，说盟说誓，要都为银子面上。见他银子完了，便不免假手脱放出门了。姚君是个忼爽男子，绝不为他两个牵情，一竟下船。不数日，到了家中。其母闻得子回，不胜欢喜。问及纳监之事，一样半晌不敢做声，没奈何只得以实告。其母勃然大怒。

平日一样最孝，奉母之命惟谨。一时高兴，费了四五百金，

没了银子，殊不在他心上；只是有违了母命，宿娼费业，大不自在，追悔无及。从此以后，再不敢他出。过了一两年，思量不是个了局，因就近纳一县吏，图个小小前程。

看官，你道如此豪爽的人，可是看得衙门中这些龌龊银子在心的么？一味只是济难扶危，宽厚接物。衙门里也有赞他忠厚的，也有把他做阿呆看。他全不在心，任人说笑而已。

光阴荏苒，倏忽间过了六七年，看看的两考满了，例要入京效劳。那时遵依母命，在京三年，再不敢一些花费，选得个江西九江府知事。到任不多几时，本府司狱司缺官，上司就令他带管。他却悉心料理，周济诸囚，无论轻犯暂监者，不加苛虐。即重囚牢中，亦亲自往看，污秽者洁净之，病疾者医治之，饥寒者衣食之。人人戴德，各各感恩，至于诬陷扳害，及上台不公不明、屈打成招的，彼皆一一详察。若遇便可言，亦肯为之解释。自恨官卑职小，明知枉屈，不能申理，每每抱愧。是以衙斋中，一清如水，蔬食布衣，淡如也。尝题小诗一首于壁上，诗曰：

世道非淳古，人无画地风。

何时得刑措，令彼贯城空。

诗以言志。观他诗意，与邵尧夫愿天常生好人，愿人常行好事，大同小异，便可知他平日的存心了。

过了半年，有一新按台到任。大小官员，个个要去参见。他也不免随班逐队，去走两遭。你道察院衙门，何等尊严，这些小官儿，那里有他的说话分。但是事体如此，不得不去。一连去了三日，参见已毕，众官俱出。一样却已转身走了，忽然里边传叫姚知事。

一样不知何故，未免吃了一吓，又自忖道：“我在此做官，

并不曾做一些不公不法的事，不取一毫不公不法的钱，料来没甚干系，便进去何妨。”遂急急的跑将进去见。

察院问道：“你便是上海姚一样么？”对道：“小官正是。”又问道：“到任几时了？”对道：“到任十个月了。”又问带管司狱司事几时了。对道：“才得五个月日。”察院又道：“你是个风流旷浪的人，如何做得这样的小官？”一样听得此话，心中大是疑惑，只得勉强对道：“不敢。”察院又道：“某年月日，在南京雨花台上，挟妓饮酒的，便是你么？”

一样听了这两句话，不知是何缘故，心中突突的跳，慌做了一团。就如一盆冷水，从头上浇下，浑身颤抖个不了。即便除下纱帽，磕头如捣蒜，口里只是“死罪，死罪，求老爷饶恕”。察院笑道：“不要慌张。我且问你，你在雨花台时，有一秀才，被难落魄，求你周济，你与他衣服银子，是有的么？”一样到此，心中又觉得安稳了些，连忙应道：“是有的。”察院道：“你还认得那人么？”对道：“一时偶会，相别已久，却又认不起了。”察院又道：“你曾晓得他姓名么？”又对道：“小官偶然资助，不曾问他姓名。”察院道：“即本院便是。”便叫道：“可起来作揖。”一面叫皂隶掩门。一样方才放心，站了起来，作了揖，站在侧边。察院体统，一应小三司及府经历、县丞等官，并没留茶之理；或特典留茶，也只是立了吃的。故姚君虽然有旧恩于察院，也只是站著吃茶。

茶罢，察院道：“本院自得君周济还乡，幸叨科第，常思报恩，未得其便。今幸于此相遇，是天假之便也。只是尊卑阔绝，体统森严，不便往来酬报。君有济人利物之心，甚于狱中情由，必知其详。其间倘有真正冤枉，情可矜恤者，君可开几名来。人

得千金，本院当为释放，以报君恩。”

一样领命，谢茶而出。只见衙门中人，伸头缩颈，在那里打听，是何缘故留茶。那些府县间抄日报的，即将此事报与两司各道府县各官去了。府县官也有送帖来的，也有送礼来的。你道是奉承这司狱司么？总是奉承察院的相知。

姚君一到衙门，快活不可胜言，即唤本衙门书吏，把察院的说话，一一对他说了。书吏皆贺道：“恭喜老爷，得此一桩大钱。”姚君笑道：“你们这些痴人！若是我这等要钱，何不日常里也索搜赚几文？我只因官卑职小，不能申雪冤枉，时以为恨。今幸得上台老爷有此美意，我正好因风吹火，了我向来心愿，岂以得钱为喜！若是要钱，那没钱的冤枉，毕竟不能出了。”

书吏听这说话，口头虽称赞，心里都暗笑道：“那里有不要钱的人？这是人面前撇清的话儿。待他做出来，便见分晓。”遂说道：“老爷既不要钱，老爷知狱中有几个真冤枉？”姚君道：“我一来管事，就存此心，故此时常访问，牢中有七人真冤。”就把七人名字事迹，数将出来。又道：“你们可将前因后迹，备细开述，叠成文卷，去开释他，我自不要一文。其间有三四个富家，出得起的，你们可对他说，要他一二十两一个，也不为过。”

狱吏登时到监中，与那七个人说了。七人感谢不尽，即时著人到家，通了消息，斗起银子，与了吏书。那班吏书又算计道：“本官虽说不要银子，那里便是真心？况且他既晓得三四个是富家，察院老爷又说一人要他千金，不如叫他几个斗二三千银子在此，待送文卷与他。他若真不要时，一定即刻把文卷送上去；若假不要，必定迟延两日，那时便可送进去与他。”大家商量已定，银子已斗端正。

过了数日，文案已成，吏书送与姚君看了。拿了文案，即忙去见察院。那时书吏方知其真不要钱，人人喝采不已。

及至察院前，等候开门，传将进去，这番却不是前边见的体统了。一样一边进去，察院便叫掩门。一样将文卷呈上，禀道：“知事平日体察狱情，其中重辟囚犯，有七人实系冤枉，蒙老爷钧谕，敢斗胆开呈，望老爷开天地之恩。”察院看了文卷道：“君曾有所得否？”答道：“已约定释放之日，共谢知事七千金矣。”察院道：“既如此，足以报君之德矣。君将此银归家怡老，逍遥林泉之间可也，何必为五斗粟折腰？”一样领命而出。

察院登时批准文书，七人登时出狱。七家家属，扶老携幼，焚香顶礼，涕泣膝行，到衙拜谢，不必说起。

但是姚君既对察院说已得七千，其实不曾得一文。若在他人的得些银子，申他冤枉，也不为过。即不然富者得银，贫者白说，也便是贤人君子了。其最上者，不得银子，亦须与上台说明，以见我真实申雪之意，此更是不可及的。而今姚君不得银子，竟说得了七千，谁肯如此冒空名失实利，既能雪人之冤，又不利人之财，又不邀己之誉，以讨上台的奖赏。岂不大圣人、大菩萨的心肠？只怕这样的人，古今来不多见的。

次日，姚君即起文书告致仕。察院只道他实得了七千金，即准了文书，挂冠而归，由是哄动一城。司道府县，无人不钦重道：“些些小官，能不受贿赂，雪冤理枉，诚有司宪臬所不及。”于是皆厚赠优礼以归。

七人族中纠集朋友，到三院动呈，叙其申雪冤狱，不受分文，盛德清风，可为世表，应入名宦祠中。察院起初准他致仕，只道他实得七千银子，便回去已够了。及见三学公呈，方知他

不曾得银，真心释冤出枉。大惊异道：“如此好人，真是有一无二！但是我原思报他，叫他回去，不想倒是我误了他的前程。”即时批准，送入名宦祠中。

看官，你道知事入名宦，从来能有几个？此已是为德之报了。及归至家，清风两袖。孙虽入泮，而家业却是萧条。家中大小，多埋怨他无算计，既不赚得银子，又赔了他一个小小前程，岂不是折本的事么？姚君怡然而已。

年至九十余岁，忽然一日，梦见五六个人，青衣小帽，跪在前面禀道：“某等来迎接老爷。”姚君梦中，也还认得是前曾救他死罪的人。因问道：“你们为何到此？”那些人道：“小的们蒙老爷救命回家，凡七家的祖宗父母，均上请于天帝。天帝命司命真君，增老爷寿考，仍令老爷子孙世世贵显。今老爷寿数将终，小的们前来服侍老爷。外边有轿，请老爷便行。”姚君听罢，便上了轿。

众人抬了，走到一衙门前落轿。只见司阍人报将进去。里面一位官员，出来迎接。姚君仔细一看，不像官府打扮，却是带冕旒、穿袞龙袍，方才悟道：“是阎罗王了。”阎王便与姚君作了揖，同走到厅上。却是先有一位尊官，坐在那里。阎王却揖姚君坐在那尊官之上。姚君推逊不肯坐。阎王道：“君曾闻黄承事坐在范文正公上的事么？此间论德，非论位也。”姚君乃上坐了。阎王道：“君有阴德。昨日天符敕下，请君为太山刑曹。君可归家，料理后事。不久即当奉迎。”遂送了出来。众人仍旧抬了转回。

姚君欠伸而寤，乃是南柯一梦。次早起来，对家中人道：“我昨得一梦，殆将死矣。但你们平日怨我不知作家，昨夜梦中

见前时所救冤狱的人来接，说已请命于天帝，令我子孙贵显。”因指其孙道：“兴吾家者其在此子乎？你们可不必忧贫了。”又备述梦中事体。又道：“阎王对我说，不日来迎，一定死期将至。你们可具汤，待我沐浴以俟。”家人如言具汤。姚君浴毕，又道：“迎我者已在门矣。”合家都闻得异香满室，顷刻已逝。

其孙名永济，登万历戊戌进士，后官至浙江左布政，予告归家。云初俱有盛德，擅其世业，簪缨正未有艾。七人请命天帝之言，毫厘不爽。德行于阴，报食于显，确确有验。当权君子，能不广行方便，诒厥孙谋乎？诗曰：

尝闻积德胜浮图，况造浮图不胜书。

数级已成四十九，积功应准百千余。

真称有谷诒孙子，那不高门建戟旂。

寄语当涂诸达者，好将丹笔换缨裾。

第二回 恃孤忠乘危血战 仗侠孝结友除凶

时危兵甲满天涯，载道流离起怨咨。
山折不周谁柱石，血浑溟海尽苍黎。
平戎不见将军令，雪恨唯摹孝子旗。
俯仰令人生景注，节旄真也愧须眉。

不遇盘根错节，无以别利器；不值时危国乱，无以识忠孝。国事之败，只缘推委者多，担当者少；贪婪者多，忠义者少。居尊位者，以地方之事，委之下寮。

为下寮者，又道官卑职小，事不由己，于是多方规避，苟且应命。古人有云：不敢以贼遗君父。其谁知之？为文官者则云：我职在簿书，期会而已，戎马之事，我何与焉。为武将者则云：武夫力战而殉诸原，儒生操笔而议其后，功罪低昂，不核其实，徒令英雄气短耳，朝廷误人，何苦以身为殉。古人有云：文官不爱钱，武官不惜死，则天下太平。又谁知之？”至于共履行间，同趋上命，或奋勇前驱，或恫怯退缩；明为犄角之势，实怀观望之情。一人有功，则云我实牵制某营。故某进薄其隘，我实分贼之势，故某得捣贼之虚，全师取胜。万一不幸，众寡不敌，覆师亡躯，则云某人度彼己，孤军深入，以致丧身辱国，惟我知难而退，得以保全。把那丧败，一肩卸在死者身上；自家失援不救之罪，都瞒过了。又有全躯保妻子的文臣，媒孽其短，以自解其御将不严，攻取无术之责。文武如此，寇盗如何平，百姓如何

宁？要太平，除是不论官之尊卑，人怀必死之心。被害的，都有报仇雪耻之志，贼自易除了。故古来偏有黄金横带，不能为国捐躯；而临难不屈，反出一卑官。高牙大纛，不能出奇灭贼；而殪敌擒将，反出一孝子也。可为当时规避恫怯之臣，发一愧耻。

据史传所传，明朝太祖高皇帝，削平伪汉，剪灭伪吴，北取中原，劲兵强将，日在行间。其余新定州县，只有些守御官兵；兼几个文官，也只混帐而已。这也是初定天下，照管不及之故。以此处处尚有贼寇。

江西有桃源诸山，各有山洞。贼众盘踞其中，或时窥伺州县，或时剽掠乡村。罗源县有两个贼头，一个叫做陈伯祥，一个叫做王善，最为凶狠。部下有张破四一千剧贼，横行无忌。

其时有个连江巡检刘浚，意气英爽，颇有才略，是要为国家干一分事的人。有个儿子，唤名刘琯，为人有胆有智，熟习弓马，好结交豪杰。随父在任。凡地方有些才识的，都倾心结纳，弓兵中有膂力机变的，都收为腹心，也要思量为国家干一分事。但其时国家制度未定，文官未免图私，征税增耗，问事罚赎，一味擅钱。城池坍塌，人心涣散，也不甚顾惜。武官恃著重武时，又未免横肆了一分。兵不整练，器不精锐，也不甚在心上。正所谓：

贪婪镂肺腑，羸弱中膏肓。

厝火当薪积，啾啾燕处堂。

那刘巡检看了这些光景，与他中心不合。惟□□□或有疏虞，却甚是认真。申严保甲，使那为匪作歹的，先是不容。禁赌博游手，道是人穷必为盗贼。禁妓，道他是娼妓，乃盗贼寓家。又在自己部下，老弱尽情汰去，道他不任训练，生事指贼诈人，

养贼分赃的，都察访重处，所以镇上盗贼肃清。部下虽不多，都人人敢勇。上下也都笑他，道这官想是要望行取了。不知：

官有卑尊异，输忠谊则同。

抱关击柝者，亦有扞圉功。

部下有个弓兵姚虎，平日与一木匠妻通奸，夜去明来，碍着这木匠。

一日，邻家失盗，遗下梯子一条，却是木匠做了要卖与人的。到官起赃，家里床下，起出埋藏铜锡器数件，却是失单上所载。妻子到官，始初抵赖，后来认说，俱是丈夫盗来，他埋藏的。但木匠苦称其夜在人家上梁，伙伴凿凿可据。巡检疑心里面有弊，又见妇人要答应时，俱侧着脸看那弓兵。弓兵喝“还不招来”，妇人便死咬定丈夫。巡检叫且带在门外，再拘邻佑究问他平日为人。

妇人与丈夫带在门外，却叫姚虎道：“我衙门虽小，也有体统。你怎在我跟前弄法，惊吓妇人！”大发恼，打了十下，定要捕了。却带妇人进来道：“你与弓兵做得好事，排陷丈夫！他已招了，你从实说来！”惊得这妇人呵：

疑是属垣耳，神人暗底窥。

半晌出口不来。巡检叫取拶子。这木匠急扒上来道：“爷爷，小人情愿招。偷也是我，埋也是我，与妻子无干。”巡检道：“痴奴才，你倒为他，他不怜你哩。”妇人见巡检说话，是个知情，真道弓兵已招了，只得说出梯子是弓兵背去的，铜锡器也是弓兵背来，与妇人同埋的。巡检道：“怎么弓兵与你熟？”妇人道：“是表兄。”

巡检道：“毕竟还有缘故。”又要拶。妇人只得又将平日通

奸，怪他碍眼，欲行害他缘故供出。木匠方才叩头道：“青天老爷！不是老爷，小的性命几乎被他害了，还道他是好人。适才打点衙门，还与他八百铜钱。”正是：

谁料衾裯共，玄黄战欲腥。

若非炳秦镜，那得见妖形？

巡检又叫取弓兵出来，巡检道：“妇人已招了。你奸人害人，为盗诬盗，怎么说！”姚虎也闭口无言。姚虎、妇人其情虽重，但姚虎律止从盗拟徒，妇人和奸拟杖。木匠发放宁家。一镇都道神明。

又一日，府间差他协同应捕拿强盗，恰是一个染铺，一个银铺，也搜出些首饰衣服。巡检看他饰无重制，衣无重色，把他家人穿，俱与身相称。巡检力辩他非盗，不肯起解。上司殊不以为然。未几，真盗已得，人都服他明白。不知明白人也有，以卑官能如此执持，却是少有。真是：

不仅澄心明如月，还钦强骨劲如山。

其时恰也为人所忌。忽一日，行省有牌来，道王善等猖獗，著巡检刘浚，会同守御千户所正千户周章、副千户徐玉，前往剿捕。刘浚道：“这干武官，要他则甚”胜则争功，败则先溃，反致坏事。但上司差来，还须与他同往，壮一壮观。”点了一百弓兵，一百乡兵，前往会齐。却值这两个千户领兵已到。巡检注目一看，却也好笑：

请纓强半是终童，荷戟偏多善饭翁。

介胄不胜行偃蹇，屈身疑似不弦弓。

看他带来军器，更是稀奇：

枪折已无锐，刀钢不见锋。

二三柳木棒，虫蛙欲将空。

两千户要巡检行属官礼。巡检道：“文武官不相统辖。”彼此以宾客见了，商议进兵。

周千户道：“我闻贼势甚大，山又险峻，陈、王二贼，足智多谋。若还与战，一挫锐气，后便难振。如今不若顿兵山下，截其樵汲，软困此贼。此贼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。不降则死，这却事出万全。”徐千户道：“这山极大，我兵甚少，如何截得他住？还是杀到山口，胡乱得他几颗首级，回报上司。不然，旷日持久，上司见怪。”刘巡检道：“兵法：兵多则大征。堂堂正正，先谕令归降，后剿其不服。兵少则雕剿。出其不意，直捣贼巢。今止得兵千余，说不得围他截他，听其自毙。出兵一番，也不得图几颗首级，混杀良民。为今之计，莫若先差人谕降，以懈其心。一面火速进杀，掩其未备。擒杀这两个渠魁，永绝地方后患。”周千户道：“依我只软困为上。”徐千户道：“依我只扬兵耀武一番，等他后边不敢出来为是。”总为：

才庸怯敢战，力怯喜逗留。

筑室临衢路，纷争正不休。

刘巡检道：“软困耀兵，终无结局，我闻二贼，陈伯祥最悍，蟠踞老寨。我如今一面诱降王善，一面轻兵深入，掩取伯祥。擒取此贼，他贼胆落。”周千户道：“自古战为险著。”徐玉道：“如刘巡检要去，大家且试一试看。”议定进兵。

探得陈伯祥老寨在山北，王善在山南。东西小路，各有小寨把守。刘巡检道：“陈伯祥老巢在山北，倚山南为屏翰，东西为羽翼，必不十分提防。东山小寨，山路险峻，毕竟他欺我兵不能前进。不若乘夜先拔东寨，直薄山北。老寨一破，众自溃散。”

刘巡检率本部为头敌，徐玉为二敌，俱向山东；周章向山南，牵制王善。且著人于山西张旗放炮，以为虚声。一个文官侃侃议论要战，两个千户也只得唯唯。他也只办：

胜则分功，败则自守。

岂敢茅前，甘为镗后。

五鼓发兵。巡检父子率领部下，攀藤涉险，直取贼寨。果然贼恃险不防，被他父子当先砍入，杀死贼人无数。刘巡检叫把寨焚了：“一来使外边知我已破贼寨，二来使各路贼知东寨已破，先寒其心。”又率士卒，直向老营。

甲染寒溪雾，戈挑峻岭云。

誓将驱虎士，一战剪孤群。

沿路又放铙炮，以作虚声。刘巡检仍旧当先。不期老寨闻得东寨喊声大作，知是官军掩袭，急发兵来救应，恰好迎著。两边砍扑，杀做一处。刘巡检兵虽少，却都精勇，杀个相当，只期徐千户兵来接应。又不料徐千户见了东寨许多金帛子女，委弃在彼，且叫将士搬送回营，不急前进。周千户在山南，也只摇望著山寨，摇旗呐喊而已。以此南寨知他无能为，分一半拒守，一半来救老寨。联合西寨，共是两枝生力兵，又加东寨溃兵，一齐围裹上来。眼见得刘巡检已在垓心，不得出了。

楚歌声遍野，垓下已重围。

力尽骓难逝，英雄气力微。

此时，部下战死十之四五，巡检犹叫奋力杀贼。贼也怯他死战，却远远围著，以矢石来逼。巡检正战时，不堤防斜里飞一箭来，正中左颊，坠下马来。刘璉急来扶起时，贼已争向前来拥住。贼众蜂攒蚁聚，将他父子及几个带伤军士，送入寨来。

两上贼人，早已坐在上面。陈伯祥道：“你是甚么官儿，敢来捣我寨栅？”巡检道：“我奉命讨贼，惜无同心戮力的，为你所擒，只有速死。”陈伯祥道：“如今迟速也由不得你了。只你甚么大官，有甚大力量，来撩虎须？”巡检道：“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，问甚官之尊卑！可惜后军不至，若来，汝辈已成齑粉矣。”王善道：“只怕我还齑粉你！且监下。”巡检骂道：“你这伙叛逆贼奴，我可杀，断不受辱。可速杀我！”千贼万贼这样骂，恼了这贼头目张破四，道：“我们在此攻城掠地，不损一人，他自来杀我弟兄百余人，断容他不得了。”刘琏见光景不好，道：“我父亲朝廷命官，你们不可杀他取罪，我情愿代死。”抱定不放。巡检道：“我断无生还之理。你去报与上司，叫他作急进兵，剿除此贼。”张破四道：“这厮留他无用，我且砍了你，看你上司如何来剿除我！”也不待陈伯祥吩咐，将刘巡检一刀砍死。

愁云四野生，碧血洒蘼蘼。

习习松风起，犹传骂贼声。

此时刘琏哭晕在地，也将贼人大骂，愿同死。张破四也还要砍他。亏了数个贼人道：“既害忠臣，不得又害孝子。”刘琏与几个被掳部曲，将刘巡检藁葬在山中。

刘琏就要在彼守墓。倒是乡兵一个头目吴健、弓兵中一个陈力道：“公子，如今外边全不知老爷死节消息。公子在此，也急切不能报仇，不若依老爷吩咐，见上司讨兵复仇。我等在此作内应，以报老爷、公子抬举之恩。”三个人又附耳低声，说了一会。

义重心无异，仇深意不平。

卧薪期雪恨，探穴斩鲛鲸。

当日计议已定，第二日竟见王善、陈伯祥道：“我父已死，愿与同死，断不偷生于此。”王善对陈伯祥道：“此人留在此无用，出去料不能为害，饶他去罢。”以此就不拘管他。

刘琏又与这两人商议定了，向父亲葬处，痛哭了一场，道：“父亲有灵，当使孩儿得复此仇，与棺木同归乡里。”

无缘荐一卮，洒有千行泪。

不晦孝子心，艰危期必遂。

刘琏出山。那两个千户，早已申文：巡检刘浚，贪功违令，轻入贼巢，未卜存亡。本所军丁单弱，乞撤回以图再举。行省信了，准令回所。

刘琏先见本府。知府道：“你父亲轻进取败，如今据你说，不降死事，可以自赎。报仇一事，自似私事。我这里怎敢为你起兵？”

次日，又去恳求。知府道：“兵凶战危，我断不敢挑衅取祸。我这里助几两搬丧银子，与你回去罢。”刘琏道：“不孝只愿报仇，岂敢借亲为利？”

罔极亲恩重，千金一掷轻。

肯教共帛覆，泉下目犹瞪。

再去，知府不理。恳不过，再打合两千户，出些折祭助丧。把个孝子题目，都认差了。

刘琏只得又向行省控理。行省道：“刘浚损威误国，我这里正要题参，如今姑不究罢。”一片火意，遇着水了。刘琏道：“父亲已破东寨，后军若继，可以捣灭老巢。止因无援，以致死节。”行省道：“这也是你一面之词。”刘琏再求发兵。行省道：“出兵一事非细，怎可以千百人性命，徇你一人私情！”哭恳不已，也

只得一个“该府查议”。一议一覆，便停数日，这事竟阁起了。

遇民如狼吞，见事若龟缩。

如此当事何，辜负秦庭哭。

刘琏道：“看此光景，我父亲仇便干休罢！”只得又到连江，哭诉与这平日相交豪杰。果是平日认得人真，所以都义气勃发道：“这些盲官老军，料也做不事来。若与他同事，反受牵制。只我们在此，务要与公子报仇雪恨，碎剐这干贼奴！”

气吴日月昏，孝感天地动。

尽扫鲸鲵穴，以雪神鬼痛。

孝子倒身在地，拜谢众人。各各暗里结聚，待期举发。

那厢陈伯祥、王善，自杀了刘巡检，看得官军如儿戏，料道不敢正眼看他，放心劫掠。

陈力、吴健，都投顺了。陈力从了陈伯祥，吴健从了王善，都效了些小勤劳，做了腹心，拨引他道：“近村百姓贫苦，不若乘官兵退去，分投抢掠远地水陆营贩客商。得来货物，便与近村百姓平价交易。使近地百姓，都成为我耳目，外边消息，我都知得。”两人倒说他有识见，所以时时差遣心腹贼目，带人远掠；招集附近百姓，许他来买卖生理。

刘琏先著吴、陈两家亲族，扮作商人，入山与吴健、陈力潜通音信。正是：

商贾皆精卒，舟中伏白衣。

笑伊狐鼠辈，何计脱重围。

此时十月秋成时候，两贼腹心，并有勇力的，分路出劫，营内空虚。陈伯祥新得了一个美女，正在快乐。张破四是刘琏定了计，著几个有力量的，多载货物，投他作主，央他发换，看了

他门户。其余相助刘琰人，各于竹笼中带有硝黄利刃，分投四山寨左右。

到了相期这日，刘琰与几个豪杰，扎缚停当，各挎短刀，仍由东路。刘琰竟奔张破四家中；这边分奔陈伯祥、王善大寨。只听约莫二更，一片喊起，四山皆应。各稻堆、竹房、草屋，火光齐起。

浓烟昏月窟，密焰皆霞光。

顷刻貔貅地，皆为瓦砾场。

张破四听得喊起，忙起来唤众人同救大寨。刚启大门，刘琰喝道：“泼贼那里走！”一刀搠著，倒在地下。众人正来协助。刘琰道“要留活的”，众人自抢入他家。不期先在他家安宿客商，已将他妻、子杀尽。这是：

往复皆天道，凶徒只自灾。

更遗千载臭，碎骨有谁哀。

陈伯祥在寨中，正捧着美人酣睡，被陈力从梦中捆起。王善急披衣将出寨前，只见数人持著刀扑进来，急转寨后，见吴健立在火光中，急叫：“救我，救我！”吴健道：“我来救你。”赶近前来，劈头一把，将王善摔倒地下。后边人赶到，也捆缚了。吴健与陈力大叫：“寨中多是胁掳良民，不要混杀！”却也杀死三分之一。

天明，刘公子叫将陈伯祥、王善两个贼头，听这干豪杰与陈力、吴健将去请功。金帛子女器械，将来上册解官。各寨尽行焚毁，以断后人啸聚。只有张破四，刘琰将来藁葬父亲处，剖腹剜心，祭献了。

尽泄生前愤，以安泉下魂。

鞭尸夸伍氏，千载诵无冤。

又做一口大棺木，将父亲盛了。自己斩衰，各友人皆缞服发丧。载出山中，拜谢众人。得他同心怜悯，复了父仇。众人要他同见行省，他道：“我的事已尽了，更见他做甚！”竟自回乡。

倒是众人，将他前日父亲死节，与近日刘琰设谋擒贼，写了呈子，申呈本府。本府前日不敢挑衅，到此敢于居功。就出文书转申，带一句“又得本府夙练乡勇协力”，扯在自己身上。行省具题，也带句道：“本省严饬守御，贼已潜处山林，不敢猖獗。”后边道：“此皆圣上天威，诸臣发纵，而该府县训练之功，亦不可没也。”这也是积套。

血战驱士伍，论功皆大僚。

英雄难一命，庸懦易金貂。

当时明朝太祖高皇帝，赏罚最严明。奉圣旨，将刘浚赠了同知，所在立祠致祭。刘琰授知县。其余县佐、巡检，爵赏有差。行省、本府，因他平日不能剿除，只因人成事，不准叙功，还加训敕。周章、徐玉，临阵退缩，致陷刘浚，具行勘正法。陈伯祥、王善，谋叛杀官，即会官处决。可见：

误国无轻贷，忠贞有必伸。

日星明法戒，为语各求仁。

就此节看来，为臣的舍得死，虽不能保全身命，终久有光史册。为子的舍得死，终能报仇雪耻，那怕海宇不宁。总为人爱惜躯命，反不得躯命；惜身家，反不保身家。若使当时为官的，平日才望服人，临难不惜一己，自然破得贼，守得城。百姓轻财好施，彼此相结，同心合力，也毕竟杀得贼，保全得家资。

只是明季做官的，朝庭增一分，他便乘势增加一分；朝庭征五分，他便加征十分。带征加征，预征火耗，夹打得人心怨愤。又有大户加三加五，盘利准人，只图利己，所以穷民安往不得穷？还要贼来，得以乘机图利。贼未到先乱了。若能个个谋勇效忠如刘巡检，武将又协力相助；人人如刘孝子，破家报仇，结客灭贼，贼人又何难殄灭哉。只是有榜样，人不肯学耳。

第三回 假淑女忆夫失节 兽同袍冒姓诬妻

《南柯子》：

错嫁休生怨，贞心托杜鹃。若将隐事向人言，便有偷香浪子暗生奸。为甚随人走，知同若个眠？纵然遂得旧姻缘，已受几多玷污恐难湔。

却说女子许了人家，中间常有变故，不能成亲又改适的。若还不肯改嫁，守节而死，其上也。

如万历年间，讹传要点绣女，一时哄然起来。嫁的嫁不迭，讨的讨不迭，不知错了多少。其时青田县有一人，出外方回，闻得此说，即于路中将女儿许与一农夫之子。路中无物为聘，以衣带一条作定。及至家中，又有富家来说，其母应允了。至晚，富家将轿来亲迎。女子以父许在先，不从母命，身带小刀，刺死于迎亲轿中。县官闻知，嘉其贞烈，立祠祀之，遂命其夫为庙祝。此是千中选一的，惜乎忘其姓氏。

其次，不得已而再嫁，终念其夫而死。

如梁国女子，已许人家。其夫作客在外，经年不归，父母强他改嫁。虽嫁了过去，却是终日思念其夫，郁郁病死。夫还，闻得他念己而死，竟至女子墓所，掘坟开棺，女遂复活，因与同归。后夫闻之，到官争讼。官曰：“此非常事，不可以常理论断。”乃归前夫。

至于不能即死，又动心于老少贫富，虽不忘父命，而失身

于人。即有恋恋原聘之心，此亦未足多也。

当初，溧阳县西门，有一官人，姓汤名坤元，号小春。年纪不过二十来岁，生得清秀洒落，全无俗气。东门头有个财主，叫做冯玄，没有儿子，单生一女，名唤淑娘，却也将及二十岁了。冯老看得汤小春人物齐整，日后料不落魄，一心要把女儿招赘他。当时央媒人去汤家说亲，汤家父母因是贫富不相当，不敢应承。媒人往来几遍，致冯老之意，方才允了。但是应便应承，只好口里说著，却没得出手就去完姻。

过了一年，冯家又叫媒人去催促成亲。汤家道：“承冯亲家美意，偏生年来手头不从容，不曾送得聘礼，难道空双素手，可做得亲的么？”媒人道：“令亲家有言在先，只要宅上肯把令郎就赘，财礼不要说起，还有礼物送来，盘搅令郎过去。”汤家父母听得这话，喜欢不杀道：“如此，听凭冯亲家那边择个日子便了。”媒人回复冯老，遂拣定九月十五日成亲。

这却是六月里的说话。不期到得七月间，冯老时疫起来，不多几日走动了。至闭灵之后，外人见冯家有家事有妆奁，纷纷央媒人去说亲。其家因为冯老在日，许了汤小春，不好更改，只是不肯应承。汤家见冯老死了，想来贫富不对，又不曾下得聘礼，料来必有变更，一径也不提起。

又过了几个月。淑娘有人叔子，叫道冯奇，见侄女儿年纪大了。没有亲人倚靠，一力专主，将他嫁与南门头一个秀才填房。那秀才，姓钱名岩，字观民，年纪四十光景，却是家中一贫如洗，日常靠著肚里几句文章，教书过日。

嫁去得三朝，钱岩闲问淑娘道：“娘子，你令尊在日，也是一个财主，怎的把你放到这样年纪，才嫁出门？”淑娘见问这

句，一时间翠蛾频蹙，玉箸偷垂，一面点头，一边叹气，却不发声。钱岩见他这个光景，不知为著何来，迎著笑脸，亲亲热热的叫他几声，道：“娘子，有什么心曲话，难道告诉我不得么？或者我为你分忧也好。”淑娘又叹口气道：“我这句也不该对你说。就是对你说，也枉然了。说他则甚？”钱秀才听了这一句话，一发摸脑袋不著，千娘子，万娘子，越要他说了。淑娘道：“你道我有什么心曲话？只因当初爹爹在日，原将我许东门汤小春，六月间拣定日子，在九月十五日成亲，不料七月间爹爹病故。汤家因不曾下得聘礼，一径不来提起。将一段姻缘，都付了东流之水。说将来不由人不添凄楚。”说罢，从新点点滴滴掉下泪来。

你道这话虽是淑娘的好心肠，然只该放在心里。一说出口，便是二心妇人。钱秀才还是直肠的人，若把那刁钻的，便有许多疑心，许多不快活。钱秀才却笑道：“这话原不须提了。总来该是夫妻，颠来倒去，自然凑著。不该是夫妻，便说合了，端只要分张。所谓夙世前缘，不由人计较的，哭他何用？”说之未已，冯家送三朝盒子来。淑娘拭了泪，把愁颜变做欢颜，立起身来，去打点盘盒，分派送人，当日无言。

到了第五日，有一班同社朋友，及几个相从的学生，拈了分子，整酒与钱秀才暖房。饮酒中间，众朋友道：“钱兄，闻得尊嫂妆资甚厚，想是不下千金，老兄可谓一朝发迹矣。”钱秀才道：“光景自是有些，那里得到千金。敝房又有些隐衷，不曾出手，未知的实几何。可便言发迹？”众朋友笑道：“头婚女子，有甚隐衷？要不过为兄年貌不相当耳。‘只怪奴家生太晚，不见卢郎年少时。’钱兄将何以答之？”钱秀才道：“倒不为此。”众朋

友道：“既不为此，却又为著何来？五六日间，竟以隐衷相告，料非不可对人言者，兄何隐而不发乎？”钱秀才见众人问不过，又取笑不了，只得把淑娘的话，一一对众人说了。

众朋友觉得这话有些难说，大家都不做声。内中有一个余琳，年纪不过二十五六岁，日常做事，专一鬼头关窍。他一边听钱岩说，一边就在肚里打算。这个却是钱秀才太疏虞的所在。此话淑娘对钱秀才说，已觉得其心不在钱秀才身上；一说与众人知道，岂不被人看破了，如何不引起人勾骗的心！这分明是钱秀才自己引狗入寨也。

当日酒罢，各人散去。恰好过得十多日，是端午节。余琳晓得钱岩处馆的东家必有节酒，故意午饭边踱到钱家，悄悄的走将进去。探望一回，果然钱岩不在，才低声问道：“可有人在么？”淑娘在里面，问说：“是那个？”余琳道：“我是西门住的汤小春，要见钱先生说话。”淑娘闻说汤小春，兜底上心来，连忙丢开了手头事，到中门首张张看：果然好个人品，年纪又不多。见此翩翩少俊，便觉钱岩年貌可厌矣。就道：“请官人坐一坐，看茶吃。”余琳听得这个风声，可知前言不谬，便一屁股坐下了。

淑娘只道果然是汤小春，他便一步走将出来，道：“官人，你可真个是汤小春么？”余琳假笑道：“汤小春有什么大名头，要冒认他不成？”淑娘道：“官人与东门冯家，曾有甚亲么？”余琳假意道：“不要说起。当初那冯老在日，承他好意，要将女儿招赘我。不料拣得日子，冯老没了。至今结亲不成，空做一场话柄。”说罢叹了一口气。淑娘道：“我便是冯淑娘，你正是我爹爹在日得意的女婿了。”便哭将起来道：“冤家，我爹爹在日，你

为何不来完亲？”余琳道：“家事不从容，一时间通不出这块银子，故连聘都不曾下得。若下得聘，也不至有今日了。”淑娘道：“可怪我的叔叔，没来头做主，把我嫁这个老穷酸，耽误我终身大事。”余琳道：“钱先生虽然是个穷儒，后来定有发达日子，我们如何比得他。娘子既嫁了他，夫人奶奶在手里的，比嫁我们田舍翁好万倍哩，为何倒苦苦念着我？”淑娘道：“说那里话！夫妻们要年貌相当，情意相得。我自爹爹许了你之后，念念在你。那里晓得有此变报，埋没我在这老穷酸手里！”看官，你道这两句话，便是看钱岩不中意的缘故，肯随余琳逃走的根由。

余琳见说得入港，也假意掉下泪来道：“这样说，多是我耽误了你。但事已至此，说也没用，徒增人悲伤。”立起身，便要走。淑娘一把拽住道：“我无日不想着你，今日才得与你相见，你忍得不顾我便去了？”徐琳又坐下，便扯淑娘坐在身边道：“既承娘子这样坚心，不忘记我。我如今有一计在此：不如约个日子，与你同走了罢。”淑娘道：“这个计策倒好，只是走向那里安身？须得稳便的去处方好。”余琳道：“出东门五十里，木家庄上，是我舅舅家里，尽好住得，再没有人寻得著的。”淑娘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好歹今夜五更时候，你到后门来，咳嗽为号，一同挨出城去罢。”两人计议已定，余琳遂把淑娘搂了，亲嘴一回，起身回去。

淑娘错认的是汤小春，自谓遂心愿，连忙将妆奁细软，收拾两个大包。一夜不睡，直等到三更光景。只听得后门咳嗽响，只道是汤小春来了，轻轻焯起灯，开门出来，只见一人困倒在门边。仔细一照，不是汤小春，却是钱岩。你道他这时分，怎么还在后门咳嗽？原来他在东家吃酒，原也有些酒量的，想因新

婚，未免事体多些，不胜酒力，遂烂醉了。撞得回来，不省人事，倒在后门外，已是大半夜。若使不咳嗽睡到天亮，余琳来时，倒也不敢做事，只索散了。只因咳嗽这一声，淑娘开门出来，见他还不曾醒，扶他进去睡了。不多一时，将近五更，后门头又有咳嗽声响。淑娘晓得今番的是那人。连忙携了包裹，出来开门，果是余琳。两人快活得紧，也无话说，各人背了一个包，一道烟径奔东门去了。有诗惜之曰：

旧日芳盟不敢忘，贞心日夜思归汤。

可怜轻逐奸人去，错认陶潜作阮郎。

钱秀才睡到次日，虽然酒醒，还走不起床，不住口讨茶吃。叫了十多声的娘子，却不见娘子走来。只得跳起身，四下一看，妻子的影也没有。再走到后门看时，见两扇门大开在那里，地下撒下一个油盏，才晓得是乌飞兔走了。连忙叫起东邻西舍来。

那些邻舍们，听得说钱秀才逃走了新娘子，却说是异事，一齐来问缘故。钱岩道：“我昨日在东家，吃醉了回来，跌倒在后门头，还是他开门来，扶我进去睡的。不知什么时节走了。”内中一人道：“钱先生，你既倒在门外，曾敲门么？”钱岩道：“不曾敲门。”那人道：“既然不曾敲门，大娘子如何便得知，出来开门？一定有约在前，故此当心，料来就是那时节走了。”又有一人道：“钱先生千不是，万不是，是你不是。人家夫妻们做亲，纵有天大的事，且要撇开在家，相伴个满月。那里像你不曾到三朝五日，就去教诗云，念子曰，把个新娘子丢在家里，冷清清，独自个如何挨得过，自然要逃走了。”钱岩一时没了主意，问众邻舍道：

“列位高邻，你道这女人还有个来的日子么？”众人笑道：“读书人说出来的，都是古板话。他若肯来，不如不去了。”钱秀才道：“借重那一位做个证见，等我趁早当官去告张状子。”

众人也有说告一张状的是；若不告，恐怕冯家倒有话说。也有说，秀才们不见了妻子，有何面目还好去告状，只出张招子罢，也有说，出招子也不像样，只好暗暗的访个下落再处。钱秀才见众人说话不一，回道：“据众位意思，论将起来，还是出张招子为是。”登时写张招子起来，竟不是如今的格式，却是十多句话儿：

钱岩自不小心，于今端阳之夜，有妻冯氏淑娘，
二十一二年纪，不知何物奸人，辄敢恣行拐去。房奁
不剩分毫，首饰尽皆搬讫，争奈孤子寒儒。欲告官司
无力。倘有四方君子，访得行踪去迹，情愿谢银若干，
所贴招子是实。

正写得招子完，要寻个人往前后一贴，恰好隔壁有个老姬走将过来，道：“钱先生不要著忙，拐骗令正的人，老身倒也知些风声在这里。”钱秀才道：“妈妈既知风声，委实是那一个？”老姬道：“人是我不曾认得。只是昨日午间，老身在家里解粽，听得有个人来寻钱先生，说是什么西门住的汤小春。你家大娘子见了他，告诉一通，哭一通，两个说了半日。方才回去。多分是此人拐了去哩！”钱秀才听说，把手向桌上一拍，道：“是真的了！他原说父亲在日，许嫁汤小春，至今念念想他。一定两下里原有往来，故此乘隙而去。待我到西门头，访个消息来，与众位商议。”老姬又吩咐道：“若是得见大娘子，千万不要说老身说的，省得回来时怪我。”

钱岩别了老姬，一口气走到西门，问著汤家。问左邻右舍，逐细访问，并没一些影响。钱岩又问道：“怎样一个是汤小春？”不曾问得住口，只见里面踱出一个后生来。邻舍道：“那个便是汤小春。”钱岩仔细看时，见那后生：

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。虽不傅何郎腻粉，晰白不减陈平；未尝学董子妖娆，风流略同宋玉。戴一方时式巾儿，前一片后一片，颇自逍遥；穿几件称身衣服，半若新半若旧，甚为济楚。固难比膏粱子弟，气象轩昂；亦不失文物家风，规模秀雅。无才折桂，何敢偷花。

钱若暗想道，这样个小伙子，看他走路怕响，难道有这副胆量？况且他若做了这事，未免得藏头盖脸、缩后遮前，有许多慌张情态。那得如此自在闲适？看来还不是他。自古道：“事宽则圆。”且回去访个实落，再来和他说话。只得纳了闷，走将回来。

恰好老姬接著，问道：“打听得有些消息么？”钱岩摇头道：“这事虽然有因，还有些不明白，两边邻舍都回说不晓得。”老姬道：“你该走到汤家去探个动静。”钱岩道：“我正要走去，恰好那小春出门来，仔细看那人，不像做这样事的！”老姬道：“你如今趁早去，说与冯家族长知道，省得明日费嘴。”钱岩道：“讲得有理。”折转身便走出门。

正所谓“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”。冯奇又知道了，劈面走到。钱岩就把老姬说的话，告诉一番。冯奇道：“妆奁可留得的些么？”钱岩道：“一些也没得留下。”冯奇道：“这样光景，要晓得不是一时起见的了。如今不难据老姬的口词，做张状子，

当官告出汤小春，著落在他身上要人便了。”钱岩道：“秀才家的妻子，被人拐去，告下状来，只怕倒被别人笑话。”冯奇道：“虽然不像体面，然也没有个妻子被人拐去，竟置之不问的道理。还是告张状的是。”钱岩依言，随即做起状子来，把冯奇做了干证。次早就向本县告了。

县尊登时差人拘拿汤小春到案。小春父母并不知什么缘故，只得邀了十牌邻人等，同去见官。县官问起前情，汤小春把冯老在日许婚事，一一说明；今日逃，却不知情。县官板了脸，说道：“从前既有此事，则今日拐带是实。”竟把一个粉嫩的小后生，生生的扭做拐子，夹将起来，要在他身上还人。那些牌邻们，都替他称冤叫屈，县官只是不理。

他父母见儿子受这冤苦，管不得把天庭盖磕碎，口口声声哀告道：“望老爷宽限几日，寻出人来，就是天恩。”县官听了这句话，就把汤小春著落十牌邻保起。正还要吩咐几句，只见巡捕典史上堂参见。

那典史行礼毕，便问道：“大爷这一起是什么事的？”县官道：“是拐骗人口的。”典史把汤小春看了一眼道：“还是这小伙子拐了什么人，还是什么人拐了这小伙子？”县尊道：“这人名唤汤小春，年纪虽小，一付好大胆子。初五夜间，把钱生员的妻子拐了去，以致钱生员具词在这里，尚未审决。”典史低著头，想了一想道：“大爷，这件事典史有些疑心，未必便是此人。”县尊道：“贵衙莫不知些风声么？”典史道：“典史也不曾的知风声。只是初六五更时，典史在城外巡捕回来，将入东门，见一男子同著一妇人，肩上各背一包裹，劈头走出城来。其时典史把他两个仔细看两眼，他两个觉得有些慌张，急急走了去。典史

心下有些疑心。但见他人物斯文，不像个盗逃的，故不曾拿得。如今看来，那个一定是钱兄的令正了。但那同走的男子，与这厮面貌，大不相同。”县官听说，也自狐疑不决起来，暗想道：“这事倒是我认错了？”便回说道：“缉捕逃亡，原是贵衙的事，而今便劳尊上心缉捕一缉捕，就可松了这个无辜的人。”典史满口应承，当下作别出来。县官遂把汤小春保在外边，著令五日再比。众人叩谢而出，不提。有诗赞典史曰：

晓角初吹匹马来，匆匆犹解识奸回。

片言辨破无辜狱，更获逃人可当媒。

典史回到衙中，却有些懊悔起来。在堂尊面前，应便应承了，一时间那里去缉得著人？正在那里思想一个方法，只见堂上有人走来说道：“大爷在后堂接四爷说话。”典史暗自道，刚刚吩咐得出，难道就要进去回话？连忙穿带起来，走到后堂相见。

县尊道：“我衙里有个朋友，精于《易》数。适才进去，把那桩事央他看一数。他说，走失人口，不出东南上五十里近木的所在。有一门子说道：“离东门五十里有一个木家庄，莫不他两个藏在那里？敢劳贵衙火速一行。今日出去，明日转来，便好归结这一桩事。”

典史领了堂尊之命，换了便服，带一班缉捕人役，扳鞍上马，出了东门。不多时，将近木家庄。那些耕田的农夫，有几个认得是典史老爷的，连忙丢了锄头铁耙，近前磕头，问道：“老爷今日何事下乡？”典史道：“我奉堂上明文，到木家庄来拿一起人犯。工夫各自忙，此时正是耕种的时节，不要妨你们的农业，各自去罢。”内中有两个是木家庄上的人，便问道：“不知老

爷到木家庄上捉那个？”典史道：“要捉一起盗逃的。”那两人道：“莫非是木庄的外甥余大郎么？”典史道：“正是余大。他初六日带一妇人同来的。”两个回答不及道：“果有一个妇人同来，不多年纪，都在庄上。”

典史就著他两个指引到木家庄。庄上人见典史亲来捉获，不知一件什么天大的事，生怕惹火烧身，连忙把余琳并冯氏都送将出来。此时天色已晚，典史把两人著庄上人收管，便借庄上歇了一夜。庄人杀鸡宰羊，盛设款待，自不必说。

次早，著人役带了回来，送到堂上。知县见典史拿了人来，老大欢喜。登时出堂，叫原差唤钱生员、汤小春一千人听审。知县先将余琳带起了，叫钱岩上去，问道：“这可是你的妻子么？”钱岩道：“正是生员的妻子。既获著了妻子，那拐去的人，老父母也曾获得来么？”县尊道：“也获在这里了。”钱岩道：“求老父母把生员见一见，看是怎样一个人。”

县尊教带余琳过来。钱岩见是余琳，顿足捶胸，口中乱叫道：“原来倒是你！原来倒是你！”余琳自揣理亏，低着头不敢做声。县尊道：“这厮可与你有什么相熟？”钱岩道：“老父母不要说起。这余琳元是生员同社朋友。生员娶妻得五六日，承众朋友们整酒来贺喜钱生员那时，那里提防这衣冠禽兽在座。饮酒中间，偶然谈起妻子婚姻一事，不知这厮怎地就把妻子拐了去。”县尊一面嘻嘻的笑，一面叫余琳问道：“朋友家你也不该做这样事。且问你，你将何说话，哄骗得冯氏动？那冯氏为何一面不识，就肯跟你逃走？从实讲来便罢，若是支吾遮饰，先取夹棍夹了再说。”余琳道：“小的因钱生说他妻子，原议与汤小春为妻，虽未成亲，于心终不忘。小的于端阳日，有心走到钱生

家去。不料冯氏出来问起，小的遂托说是汤小春。冯氏就认真了，欲遂前盟，甘同逃去。一时即起短见，约定于是夜五更同走。”说话未了，汤小春跪在旁边，把余琳大头乱撞道：“是你托我的名拐了他去，到连累我在这里吃敲吃打！”县尊道：“不要啰唆，少不得与你报冤。”钱岩道：“老父母，这也怪不得汤小春，就是生员心下也过意不去。”

县尊问冯氏道：“你怎么一时间听他奸谋，遂随他逃走？”淑娘忍著羞，含著泪，把父亲在生时，曾许汤小春入赘一节，细细说了。

县尊对钱岩道：“钱生上来。据冯氏口词，莫非是你当初强娶他的么？”钱岩道：“生员家徒四壁，又没钱，又没势，如何敢行强娶。是他叔子冯奇作主，情愿嫁与生员填房的。如今也不要说是妻子了，这冯氏一心欲归汤小春，生员留他在家，日后终有他变。不若老父母作主，将冯氏与了汤小春，以完他两人旧议。”县尊笑道：“虽是这样讲，只怕你口然心不然么。”钱岩道：“生员虽是个穷秀才，却也有些气节。一言已决，再无变移。况且妻子既已失身，于理亦难再合。”县尊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但是人既归汤，财礼自宜还你。当著汤小春处还财礼，然后领回成亲。”钱岩道：“生员当初娶冯氏时，原不曾有什么财礼。今日若教汤家处银子还生员，是以妻子为利了。日后朋友们得知，只说生员穷极活卖妻子，反为不美。只求老父母当堂把冯氏著汤小春领回成亲，于生员反有体面，又得干净。”县尊道：“这样事，甚是难得，足见兄之志节。余琳奸骗良妇，律有明条，决难饶恕。”喝令左右把余琳拿下，打了三十大板，发配岭南驿，摆站三年。冯氏许令汤小春领回，配为夫妇。两个叩谢了。出得

大门，就叫了乘小轿，抬了冯氏回去。钱秀才竟自回去了。

过了两三日，钱岩又去禀县尊道：“冯氏妆奁甚厚，都带到木家庄。虽属潜逃，然非赃物，理合归之冯氏。乞著差人到彼取回，给还原主。”县尊准了呈词，著两个公差取了转来，已不上什之五六。此时县尊却重钱岩为人，吩咐书吏，叫官媒替他寻一头好亲事。又作成他说了几件公事，倒也赚得百十两银子。钱岩比前气色便不同了。

又过几日，汤小春青衣小帽，来谢县尊。县尊道：“不要谢我。前日不亏捕衙看见，险些你身上要人，那得出头日子？今日还该去谢捕衙。”汤小春连声应诺，转身就来叫谢典史。典史笑道：“这件冤枉，日前若非学生目击其事，可不把兄问枉了？兄回去，带要著实叩谢那钱朋友。那个的老婆肯轻轻的送与别人？这是世上少有的。便是那余琳，虽然带累兄受些刑罚，若不是他拐了出来，如何得与兄完聚？这亦罪之魁、功之首也。还有一说，学生巡了一夜，不是获盗，只当得与兄做了一头媒，却是做亲酒不曾吃得。学生改日还要奉贺，索喜酒吃。”汤小春已自欢喜，连忙道：“尚容，尚容。”深深唱两个喏，别了回家，预备了两个尺头、四两银子，送与典史。典史和颜收下，这也是礼之当然，受之非过。有诗为证：

捕盗从来分盗赃，此番辨枉最为良。

况兼撮合婚姻约，四海朱提那足偿。

后来，闻说冯淑娘与汤小春齐头做得二十年夫妻，两人甚是相得，又生几个男女。只是轻意信人哄骗，失了身，又出了丑，虽说是不负前盟，也当不得个纯心淑女。况又有“嫁个穷酸，误我终身”之说。若使钱秀才少年豪富，却便不念汤小春

了。钱秀才亦失于检点，轻意对人说出妻子隐事，便构这场辱没。幸得还是硬气，不收逃妻，不要财礼，得蒙县尊看取，不至挫了锐气。且挣些家事，不至落魄，这还是好心好报。若余琳衣冠禽兽，固是可恨，倘淑娘无此段情惊，钱生不漏这番说话，没有破绽，他如何钻得进来？夫人必自侮，而后人侮之。钱生之谓欤？武则天曰：“卿后请客，亦须择人。”看官们看至此，不可不慎言语、择交游也。当时有诗嘲之曰：

淑娘眷恋旧姻缘，一月之间三易天。

钱子新婚如夜合，余琳发配当媒钱。

托李夸张难失行，从奸弄正亦非贤。

可怜破罐归原主，纵是风流也赧然。

第四回 秉松筠烈女流芳 图丽质痴儿受祸

威富等鸿毛，盟言不受挠。

守贞持月籍，犯难固冰操。

女士在巾幗，狂夫羞节旄。

乌头悲未表，我特倩霜毫。

孔融藏匿张俭，事发，弟兄母子争死。一家义侠，奕世美谭。后来竟有贪权畏势，不识纲常节义，父子不同心，兄弟不同志。况在贾竖之中，巾幗之流，凛凛节概，出于一门，虽事遏于权力，泯泯不闻，我正不欲其泯泯也。

尝纪闻见的事：一女子夫死不嫁，常图亡夫之像，置之枕旁，日夕观玩。便有人看破，道此非恋夫，恋其容貌，有容貌出他上的，毕竟移得他的心。因看自己所狎的一个龙阳，容貌胜似其夫，因画成图，遣一个老嫗与他。果然，此妇挈资改适，龙阳舫舟相待，凡三宿，则原娶人出矣，固一虬髯中年人。时龙阳避席，此妇竟归此人。会前夫家讼其窃资诱奸，此人亟以此女归一贵人，以息其讼，则已历四夫矣。此不足言。

吴江一妇，富而寡。族叔利其财，赚嫁一豪。妇脱身诉县，县不为直，至自到直指前。楚中一妇能文，曾为夫代作社艺。同社一贵公子知之，因鸩其夫，复为治丧，极其丰厚，妇人还不觉。及至百计欲妇为妾，劫之以势，妇乃觉夫死可疑。因曰：“吾以才色杀夫，更事夫之仇乎！”因自杀。此两妇足称烈矣。

浙中却出一女子，守未嫁之盟，以死相殉，更令钦敬。这是：

一诺已定，何必以身。

一死相殉，卓哉硕人。

此女姓程，家居衢州府开化县郭外，原籍婺源。其父程翁，是个木商，常在衢、处等府采判木植，商贩浙西南直地方，因此住在开化。妻吴氏，也是新安巨族。生一子唤名程式。九月生此女，唤名菊英。程翁做人朴实，与人说话，应允不移。如与人相约在巳刻，决不到午刻，应人一百两，决不九十九两。且自道是个贾竖，不深于文墨，极爱文墨之士，家中喜积些书画。儿女自小就请先生教学，故此菊英便也知书、识字、能写。长大又教他挑描扣绣，女工针指。看将来不独修眉皓齿，玉骨冰神，婷婷袅袅，态度悠扬，媛媛姝姝，性格温雅，是个仕女班头，只才艺也是姬人领袖。程翁夫妇常道：“我这女儿定不作俗子之妻。”

赋就凌霜质，嫣然发古香。

只宜兰作伍，枳棘怎相将。

先为程式娶了一个儒家之女，又要为女儿择一儒家之男。

同里有一个张秀才，他儿子叫做张国珍，生得眉目疏秀，举止端雅，极聪明，却又极肯读书。只是家事极其清寒。程翁见了他人品，访知他才学，要将女儿把他。倒是张秀才力辞，道：“如今人只图娶妻攀附富家，希图他些妆奁，平日照管。不知这女人，挟了他家豪富，便要凌铄丈夫，傲慢公姑。况且不习勤苦，华于衣食。我要如他的意，力量不能，不如他的意，毕竟不安其室。不要攀高。”可是：

松柏姿凌云，女萝质苦短。

引蔓自相依，所虑中途断。

程翁道：“即他这一段议论，便是高品。我女向来知书达礼，断不同他富家之女。不论财礼厚薄，定要与他。”

正将行礼，却遇青阳一个大户，姓徐。家里极富，真是田连阡陌，喜结交乡宦，单生一子，教做徐登第。自恃是财主，独养儿子，家中爱惜，虽请个先生，不敢教他读一句书，写一个字。到得十三四，一字不识。这边钻馆，那边荐馆，作做一个大学生。今日做破承，明日做起讲，择日作文字，那一个字是他做的？先生只贪图得个书帕，不顾后来。只僭半阶的摇摆，是其所长而已。一开口，俗气冲人。人会藏拙，他又不会藏拙。之乎也者，信口道出，人为他脸红，他却不红。到得十五六，花街柳巷，酒馆赌场，无处不到。一到考，家中为他寻分上，先生为他寻作头。明使暗使，不知使去多少钱。及到不进，又大言的道：“老提学不识我新文字，贪提学取不著我真文才。”不肯改这张狂妄嘴。这人真是：

肚中黑漆漆，却不是墨水。

脸上花斑斑，却不是文章。

嫖赌场中状元，不通榜上案首。

老徐又道：“我这样一个好儿子，须要配一个极标致极能干的女人。”不拘远近，访人家好女，去求他。一访，恰访著程家女子。访得他家请先生，请绣娘，不消得说，是会得书写、针指的了。著人混著媒妈子，到人家相看，都道天姿国色。著人来说，程翁不肯。这老徐定要，道：“若肯，便以五百作聘，装奁但凭。

程翁道：“我不是卖女儿的。”又不应允。竟叫媒人去对张秀才说，行了些将就礼，预先定下。这乃：

鳳則配鳳，蘭則友芷。

嗟彼蒹葭，乃圖玉倚。

此时老徐连见程翁不允，倒动了气，道：“我央个有势力的去，怕他不依！”平日交结得一个老乡绅，姓王，是个举人知县，却曾在本省督抚那厢做过父母的，一向搭黥。这番因督抚，仍旧振刷起来。徐家特去请来起媒，用四表里、银台盏、十二两折席。这王乡宦不辞，尽皆收下。

择了日，去见程翁。带了斑斓乌纱、赭黄员领，张著把凉伞，来拜。程翁一见骇然。分宾主坐了，开口就说亲事。程翁道：“小女已受张家聘了。”王乡宦道：“岂有此理！若已受聘，怎徐宅又求学生来？这媒须是学生做。”程翁道：“实是受聘了，礼书现在。”叫拿出来看。王乡宦看了道：“老翁仔么这样贱卖了？也算不得聘！学生包你五百两，妆奁但凭。”程翁道：“婚姻论财，禽行之道。实是定了，语言难改。”王乡宦道：“甚么难改！穷秀才，老翁加上些还他，他巴不得。老翁再备些回徐宅的，还剩四百金。这是他求你的，便落些不妨。就是学生侥幸时，三个女儿，倒定出了八个，都是些侄男外甥，足数三百两一个。我一家与他一虚套头，不消一百余金，消不尽平日利钱哩！老翁不要拘执。”程翁那里肯听，王乡宦弄得索兴而去。

空劳月下老，难得春冰泮。

蹇修虽善合，无奈石转难。

此时老徐父子正在家中，说王乡宦这一去，不怕不成。只见门上报王老爷来。王乡宦来到，也不张伞，也不着公服，走进来道：“老夫做了二十年举人、二十年乡官，分上也不知讲了多少，不似这人执拗。”老徐道：“难道不听？”王乡宦道：“竟不听！

我想天下女子最多，怕没好的？等我另寻罢。”说毕，起身就走。老徐父子死命扭住，道：“还求少坐。”王乡宦道：“无功食禄。”坐定，王乡宦指着徐登第道：“似令郎这样一个伟材，便驸马也选得过。恨学生没第九个女儿。”老徐道：“愚父子穷蠢，见拒应得。只老大人金言，不该不听。就是家下薄有体面。如今央老大人求一亲事不得，被人耻笑。还要老大人张主一张主。”王乡宦道：“学生也没甚张主，只老翁出题目来，学生便做。”

红颜每基祸，千古叹知之。

只恐蛾眉美，酿来雀角悲。

老徐道：“我闻县尊极服老大人。私求不得，官争罢。”王乡宦道：“难道告状？”老徐说：“正是。学生告个程家赖婚，张家强聘。求老大人一讲，听官明断。”王乡宦道：“学生托着督抚见爱，小分上再不去讲。这婚姻小节，老翁还另央人罢。”徐登第道：“争气不争财。只要事成，便是百金，家父不出我出。”王乡宦道：“破靴阵不要惹他，只告程家赖婚私聘罢。”

果是徐家出了状，王乡宦一百两银子，包管到底，准了状。先是两上差人到程家，程翁不知是甚来由，说起是徐家告赖婚，可恼可笑。程翁只得置酒相待，差人讲六十钱，不然还要令爱出官。程翁也没法，前后手直打发到二十钱。这是：

雀角能穿屋，狐威惯攫金。

祸来如有翼，安坐也相侵。

临审，张秀才也央几个朋友去说一番。县官先听了王乡宦人情，道：“兄也是个不知情，我如今追财礼给兄罢。”张秀才再说：“徐家从不曾聘，强婚。”县尊道：“那事兄莫管他，只不折兄罢。”

审时，老徐不知那里寻出一付衫襟来，道：“小人当日与程翁同为商，两下俱妻子有孕，曾割衫襟为定。后边小的生男，他生女，小人曾送金镯一双、珠结二枝、银四十两，谢允。后来他妻嫌小人家隔县路远，竟另聘张家。”叫程翁，程翁道：“小人虽为商，并不曾与徐某相见，如何有割襟之事？并不曾收他金镯、珠结、银两。”知县道：“天下岂有无影之词，一至于此！”叫中证：是老徐买出来的光棍，道：“小人是牙行。十七年前，他两人做木商，都在小人家安歇。不知他两人吃酒后，割甚衫襟，立小人为媒。后边送甚礼，小人闻得不见。以后有十年，不到小人家生理。三年前，徐某曾央小人见程某，要行大礼。程某道，路远要赘。徐某独子不肯，以致耽延。另受张秀才聘，小人不知道。”知县指着程翁道：“这样欺心奸狡！你赖婚重聘是实了。”程翁道：“小人从不曾到青阳生理，也不曾有这牙行，立他为媒。都是虚言买来光棍。”这光棍道：“我来说亲时，你还留我吃酒。我说亲，你说待与房下计议，一连走了几次，怎说与我不相识？”这是：

造谎欲瞒天，诳以理所有。

纵使苏张才，应为缄其口。

知县听了大怒，要打要夹。竟差人押出，追还乡家财礼，取领。令徐家行礼回话。

出了衙门，走到程家，差人寻了张秀才来。张秀才怕累程家，倒也肯收。程翁道：“岂有此理！”不肯发出。及至徐家行礼，徐家送进，程翁甩出。混了日余，没个结局。

徐家要禀官，差人急了，将程翁结扭道：“你这样违拗官府，我拿你到官，打上几十，这亲事才得成。”拖来扭去。程翁一

时气激，痰塞倒在地下。里边妻子女媳，一齐出来，灌汤灌水。程翁刚挣得两句道：“吾女不幸，为势家逼胁。我死，吾儿死守吾言。我九泉瞑目。”言罢，痰又涌来，一时气绝。

一诺死生持，相期共不移。

视他反复子，千古愧须眉。

此时合家大哭。县差怕人命，一溜风走了。

程家将徐家财礼盘盒，尽行打碎抛出。叫张家乘丧未开，来娶亲去。张秀才怕县官怪，不敢来。程家自收拾殓殓，开丧不题。

只是徐家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。程翁死了，儿子嫩，我先告他赖婚。他纵告人命，也是搪抵。”定要王乡宦包到底，送银十两作盘费。王乡宦认作外甥，在督抚告状。督抚批：“赖婚抗官，殊藐法纪。速仰该县严提究结，仍取成婚日期缴。”知县先听得王乡宦上省，也就着急，及至见了宪批，忙差人将程式拿到。程式也就挺身出官。母亲又吩咐道：“儿子改不得父亲的口。”程式道：“父骨未寒，我怎忍违了父命？”其妻又来道：“这事断要死争，二三不得的。”

取义有同心，姻盟矢不侵。

道言相砥砺，古道尚堪寻。

程式到官。知县道：“上司限日与徐家成亲，你不可违拗。”程式道：“父亲实不曾许他，不曾收他财礼。”知县道：“你也这样胡说！放着富家不嫁，去嫁酸丁。天下有这样痴人！便是我这个媒人，督抚这个主婚，也做得过了。你若再强，我解你到督抚，身家都齑粉了。”程式道：“死生有命，若是毁行灭节，这小人断不做。就是老爷子民，正要正风俗，明纪纲，怎好叫人小做

这样事？”知县听了大恼；“这痴奴倒来说我！”将程式来打上三十板，鲜血交流。叫徐家将财礼来当堂交收。程式大叫：“老爷！”要小人死就死，财礼是不收，妹子是断不嫁他的！”知县道：“有这样强奴倒！”叫掌嘴，又打了四十个嘴巴。程式只是不服。县官想一想，我也痴了，督抚取成亲日期，我只要他成亲，管他收财礼不收财礼！将程式收了监。掣两根签，差了四个皂隶，要程氏立刻到官。

月老烦官长，冰人遣卒徒。

借将一纸檄，用作取亲符。

差人到家。吴孺人忙到女儿房中，道：“此事如何区处？你忘不得父亲临死的言语！”程氏道：“儿有处，母亲忽忧。我不难一死以报二亲，断不失身于强暴之徒。”从容梳洗了，开箱取出些鲜衣服穿了。外边这四个皂隶，叫嚷如雷，程氏只如不闻。将里衣都缝了，外边把带拴束甚牢。母亲道：“见官须青衫。”他罩了一件青衣，又在自己书桌上，研了墨，取一幅纸，写了几个字，收在袖中。到灵前哭别了父亲灵柩。又拜母亲，母亲哭得不能言语。又向嫂嫂道：“累了哥哥，又累嫂嫂。妾不幸，不能终事嫂嫂，命也。《诗经》道：‘岂不夙夜，畏行多露。’妾不忍偷一朝之生，贻千古之笑。家有老亲，幸善视之。”嫂嫂也哭道：“婆婆的供奉在我，公公的遗言在你。”走到轿前，差人暗地喝采：果然好个女子！怪不得徐家要谋他。一路前簇后拥，奔向县前来。

巧计穷骊穴，沉谋剥蚌胎。

明光烛日步，夺取夜珠来。

这边徐家知得拿出女子，料道知县毕竟当堂发领做亲。著

人回家，整備筵席，邀请亲邻，雇倩鼓乐人夫。徐家郎洗头刷面，里外都换了鲜洁衣服，要做新郎。巴不得轿夫一口气抬到县前，县官立刻送到家内。探头望脑，惹了许多笑。

时日正近午，天气晴朗。程氏在轿内问一声“到县还有几里”，轿夫大家笑道：“想等不得要到哩。”众轿夫也信口嘲谑道：“我前日曾抬一新人，在轿里哭，极哭得苦。我听不过，我道：‘姑娘，我送你转去罢。’那新人却住了哭，回我道：‘我哭的自哭，你抬的自抬。’”说罢，后边那轿夫又道：“我也曾抬一新人，正抬时，因是轿底年久坏了，一时落下，甚没摆布。有的道将索子络，有的道叫铁匠钉、木匠修，只怕误了时辰。只见新人道：‘不消。你们外边抬，我在里边走罢。’”彼此嘲笑不休。那知：

雁不再配，鴛乐于淫。

贞淫各别，莫烛其心。

正说间，忽然一阵风，吹得天日都暗，飞沙走石，对面不见。这些人只得停下轿子，在人家檐下避风，将有半个时辰。这想是：

雨落天流泪，雷鸣地举哀。

西方诸佛子，同送女如来。

徐家郎没缝要张新人，还为他用钱，叫门上皂隶不要啰唆。县前人如山似海，来看这节事。到得县前，一个差人先跑去禀：“程菊英拿到。”这几个来催女人出轿，再催不出来。差人嚷道：“老爷正在堂等，还这自在！”揭起帘来，却吃了一惊。不知甚时，女人已缢死轿中了。颜色如生，咽喉气绝。

誓言严不二，治命更谆谆。

敢惜须臾死，偷身愧老亲。

这差人又赶进去禀官道：“程菊英已到了。”官叫带来，不要惊吓他。差人道：“死了。”官道：“胡说！到得决不死，死了如何到？还不说个明白！”差人道：“出门上轿时，活活的，叫他出轿时，已是死了。”县官道：“想是娇怯女子，你们惊坏了，快著人救，”差人道：“缢死已久，不能救活。”县官顿足道：“是我没担扶，误了这个女子。快于监中取出程式，叫他领尸收葬。”一面写文书回覆督抚。

程式出监，见了妹子尸首，抚膺大哭道：“好妹子，好妹子！似你这样贞烈，我为你死也不枉了！”

节义重山丘，忘身忍事仇。

纷纷甘玉碎，袅袅愧花柔。

命逐悬丝断，名因彩笔留。

娥江有圣女，应许步清幽。

县前闲看的人，内中有几个抱不平的，道：“徐家逼死烈女！”要寻他父子凌辱。连徐家人都躲得没影。众人发喊，县官听了，鼓也不打，竟退了堂。

俗例，死在外边的，叫“冷尸”，不抬归家。程式道：“这是烈女，不辱吾门。”竟抬在家内。母亲、嫂嫂都来抱着尸痛哭，为他解去带子。身上穿的都是鲜洁衣服，况且小衣俱相连缝着，所以连衣服也不更换。在袖子内简出他原写的那幅纸，却是：“尸归张氏，以成父志。”

有夫犹未字，同穴窃心盟。

为有严亲志，兢兢矢必成。

程式即差人往报张家。张家父子，感他义气，都来送殓。张

国珍也伏棺痛哭，如丧妻一般，服了齐衰，在材前行夫妻礼。择日举殡，把棺材抬上张家祖坟。

后来，张国珍进了学。人来说亲，都不肯就。张秀才道：“我止你一子，如何执小谅，绝我宗祀？”劝谕年余，止蓄一婢。年余生有一子，便不同宿。一书室中，唯置烈女一神主相对。与程式如郎舅，往来不绝。就是后来中了举，选官出仕，位到同知，究竟内无妾媵，外无变童，道：“蓄婢，尊父命也；不娶，不欲没程翁父子之义也。”

但县中人碍了县令，只有私下吊挽诗文，不能为他立碑立匾。县官碍了督抚，不敢申文请旌。且又因疑成病，悔此一节杀程家父子二人，常见一美女，项有线带，站在面前，得了怔忡病，不一年告病回籍。督抚为军需浪费，纠劾逮问。王乡宦一厘不得，也受了许多唾骂。徐家以豪横武断，被访问军，家产俱破，其子流为乞丐。程烈女虽不能旌表，却得屠赤水先生为他作传，这便与天壤不朽。正是一字之褒，胜四字之匾了。他父亲兄嫂。都一门节义，都得附见，堂堂照映千古。至于豪横之徐氏，没担当奉承乡绅上司、要做官的知县，好说分上乡官、信请托的督抚，如今安在哉！犹能笑冷人齿颊。这节事，若在没见识的人，毕竟道：痴老子、痴女子，放着富家不嫁，反惹官非。徐家好财势，官都使得动。秀才都对他不过。只到末局时，评量一评量，也自明白了。

第五回 矢热血世勋报国 全孤祀烈妇捐躯

情胶连理，比目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儿女□影
曲垂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余又见奇贞。剩取
一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馨。

右调《清平乐》

明朝花东丘，夫忠妇节。至于孙氏，间关忍死，宛转存孤，上格天□雷老默助，真古人大奇也。盖忠臣临难，视死如归，一□□□，□顾甚家、甚子孙？不知天心正不绝之。□□□□□时，举族殉义固多；若浙江按蔡使王□□□□子于同僚之妻，然后同夫自焚。盖臣死国、妻死夫，乃天地间大道理。但祖宗之血食，不可不□□□□□于其□以留忠臣一线的。又如方正学□□□深，所以□祸取□夫妻俱死，死及十族。当蔓□□得个魏□□□□在天台作曲史，悯他忠义，□□□□□□不□多有脱的，还救全他一个幼□，□领得逃至嘉兴，复逃至松江，至今后裔终存，得归故里。这是存祀于友朋，以存忠臣一脉的。这虽天福忠贞，亦借人力。你看那孙氏，不是郤夫人恩谊预结于平日，忠义又感发于临时，身为军掠，子寄渔父，两下各有所归，这事可以丢手，如何复自军中逃来，复从渔家盗子？何以扶浮木同沉，不肯放手？何以吃莲子同饿，不肯独生？盖天道忠臣有后，人力舍死存孤，亦是花东丘恩谊有以致之。不然一个女流，不读书，不见事，晓甚么是名分，甚么是节义，看得存孤

这样重，一身这样轻？

恩深知命浅，谊重觉身轻。

不令存孤谊，公孙独擅名。

这三节，也是明朝异事了。还有一个姓姚，是个世职。他始祖曾随信国公取福建，取两广，历有战功，所以得这个兴化卫指挥僉事。平日是个有些气节，有些识见的，大凡世职中最多□人，拿定是个官，不肯读书通文理，所以满口鄙俗，举止粗疏，为文官所轻。况这官又不坏，不习弓马，不修职业，剥军冒粮，考察时，不过捱两板，革事不革职，仍旧有俸吃，所以容易怠惰了去。他却是个曾读两句，兼闲弓马，留心职业的人。

丙夜简龙韬，轻弓每落雕。

雄心时击楫，自许霍骠姚。

承平将官，高品学文人做作，谈文作诗。他道这不是武夫勾当，不过读些《武经》、《百将传》，看些《通鉴》够了，要赋诗退贼么？下品只贪婪淫酗。他却极爱恤军士，少饮寡欲。娶一个武恭人，也是将官之女，却性格温善，做人柔和，待妯娌犹如姊妹，待奴仆犹如儿女。夫妻之间，真是鱼水。十余年来，两边没一毫声色相加。

喁喁笑语出窗纱，笔染春山初月斜。

调合求凰琴瑟协，如宾不啻汉梁家。

但两个都年已三十余了。姚指挥不是惧怕，也只是个相爱，再不把子嗣提起。倒是武恭人，要与他娶妾。姚指挥道：“这是甚么时节，说个娶妾？如今人都道太平，那文官把我们武职轻渺，武职们也不知自爱，不知我管下有几个军，也不识得那一个是我的军。少一个军，我有一石粮，不去勾补。在的不

肯操练，军器硝黄，还要偷卖。说起勾补操练，道我多事。又有那贪利不知害的缙绅富室，听说这边线绵绉绉，拿到日本，可有五分钱，磁器玩物书籍合子钱，就有这些光棍穷民求他发本，求他照管。他就听了打船制货，压制防海官兵不许拦截。不知我去得，他来得，可不是把一条路径开与夷人么！一日就把我这边船装了倭人，突入内地，变起不测，如何防备？况且有了这条路，商船来往，就有那穷民奸宄思量打劫，这便是海贼了。海上便已多事，还又地方连年少熟，官府不时追比，民不聊生，是内变也不可保。若是内外勾引应合，这沿海腹里，都不得宁戢，岂是我武官安枕之时？说甚娶妾！”

时事危厝火，智人忧寝薪。

肯溺闺中乐，忘他海上尘。

武恭人道：“这果是国家大事，你一人忧他不来。只是你三十无子，终不然把你祖父传来金带，留与族人？”姚指挥道：“我你极是相爱，年尚少，安知无子？”若说娶妾，无论宜子与不宜子，未知性格何如。纵你素性慈和，知必不妒。倘那人不知安分，便已多事。且我与你，一夫一妇，无忌无猜，坦然何等快活。有了一个人，此疑独厚，彼疑偏疏，著甚来由处两疑之间？故不娶为是。”

独则无兢，两则生猜。

白头罢吟，庶绝怨媒。

武恭人道：“你自说你的话，我自做我的事罢。”他自吩咐媒人，到处寻妾。又想道，人情没个不爱色的，若使容貌不胜我几分，他必还恋着我，不肯向他，毕竟要个有颜色的。有了颜色，生性不纯，他这疏爽的气质，也必定不合，还得访他生性才

好。所以他寻得虽多，中意极少。就是自去看了相貌，又访了他性，还又与他算命，去求签，是宜子不宜子。故此耽延几时，费了七八十两银子，为他寻得一个妾。

冶色同花艳，芳心拟柳柔。

稚年方二八，态度足风流。

未曾进门时，武恭人已为他觅一个丫鬟，把他房中收拾得清洁。铺陈什物，与自己无异。倒是姚指挥道：“不要太侈糜了，也要存个妻妾之分。”在亲友中内眷，都道：“如今倒好了，好得到底才是。”又有的道：“会妒忌的，专会妆体面，使人信他好，毒在肚里哩。”

到将进门，他把锦衣绣妖、翠钿金钗去包裹将来，似个天仙一般。姚指挥道：“太艳，是个尤物了。”却已喜在肚里。更喜这女子是个旧家。姓曹，叫瑞贞。年纪虽小，却举止端重，没嘻嚙之态在。做人极静穆，有温和之性。事恭人极其小心，恭人极喜他。每晚姚指挥觉道有碍，不敢遽然到房里，恭人都自张灯送他进房，似待孩子般。早间，叫人不要惊醒他睡头。那曹瑞贞又甚守分，姚指挥在他房中歇一夜，定不叫他歇第二夜，要他在恭人房中。那武恭人有心，打听曹瑞贞经次届期，必定要推指挥，以便受孕。瑞贞稚气，指挥武夫，到情痴处，也不免有些疏脱。恭人略不介意。家人媳妇丫鬟，有看冷破挑拨的，都付之一笑。

寸心渺江河，两耳坚金石。

巧言虽如簧，静定则自失。

姚指挥的种子丸，曹瑞贞的调经丸，常与他吃的。却也不半年，瑞贞已有孕了。恭人好生欢喜，预为他觅奶母，料理产

事。到临月，却喜生得一个儿子。恭人道：“姚氏今日有后了！”姚指挥也不胜喜欢。

芳兰夜入梦，生此宁馨儿。

行见提戈印，辉煌谢氏芝。

恭人初生望满月，满月望百日，巴不得一口气吹他大来。

不料海上果然多事。浙有汪直、徐海，闽有萧显，广有曾一卿，或是通番牙行，或是截海大贼，或是啸聚穷民，都各勾引倭夷，蹂躏中国。沿海虽有唬船、沙船，哨船，都经久不修，不堪风浪。信地虽有目兵、伍长、什长，十人九不在船。就是一个要地，先有卫所，所有千人，加二十个总旗，一百个小旗，十个百户，一个正千户，一个副千户，一个镇抚，不为不多。平日各人占役买闲冒粮，没有一半在伍，又都老弱不知战，也不能战的。一卫统五所，上边一个指挥使，两个同知，四个僉事，一个镇抚。有一个官是一个蠹国剥军的，都无济于事。道是军弱，养了军又增饷养兵，又没总哨备倭。把总、游击、参将，也不能彼善于此。船中相遇，也有铙炮、火砖，见贼船影就放。及至船到，火器箭已完，他的火器在，反得以烧我船。岸上防守，山上或岸上呐喊站立。及见贼一到岸，一个上岸，各兵就跑，将官也制不定。所以倭子、海贼，先在沿岸杀掠，渐渐看见官兵伎俩，也无所忌憚，直入内地，竟至兴化。

世界承平日，人无战守心。

长驱从寇盗，空自侈如林。

姚指挥在家，见外边兵戈日起，常时对妻道：“姚氏幸有后人。只我一腔热血，洒于何地？”到倭寇来，府县官慌张，与卫官僉点军民，分城防守，出文书求救。其时请得一个总兵，姓

刘。带领三千步兵，离城十五里驻扎。也只期把个“救兵到”三个字恐吓倭人，使他别去。这倭全不介意，仍在城外掳掠。拿着男子引路，女人奸淫，小孩子搠在枪上，看他哭挣命为乐。

劫火遍村落，血流成污池。

野哭无全家，民牧亦何为。

刘总兵也是个名将，但晓得倭人善战，善伏兵，所以不敢轻进挫锐。又在野外，怕倭人劫营；饷靠城中给，怕倭人截运。发一角文书，期会以烟火为号，移兵进城，城中开门接应。差下五个健兵，藏在身边，至城投下。不料将到城，遇了倭子，寡不敌众，被他拿去。到营中搜出文书，问了备细，把五个杀了。那倭酋便计议赚城。在中国人向来倭营效力的，又能干有胆会说的，选了五个，叫穿了五人号衣，顶了姓名，赍了文书，故意慌慌张张，赶到城下叫喊。先吊上文书看了，后把人吊上。各官看了文书，见说总兵进城协守，无不欢喜。

孤城惧不支，吊伐有王师。

禾渴方将槁，弥空云雨垂。

只有姚指挥道：“不可。齐总兵兵在城外，倭子要攻城，怕他从后掩击；要去与刘总兵战，怕城中发兵救援，腹背受敌。今日是个相倚之势。若一移兵，贼无所忌。今日进城，明日就围城，是个引贼入来。这断不可。”武官言语，文官不大作的；就是武官中，见个会说话的，也怪他相形忌的。就有人道：“城中单弱，正要兵来。若拒他不容，设或城中有些差池，他便有词。又或粮运阻绝，谁任其咎？还放他来守城，担子同担一担。”

兵士贵犄角，唇齿不容寒。

共向孤城守，苍鹰折羽翰。

姚指挥又道：“客兵强，主兵弱，强宾压主，日久恐至坐吃山空。”众官又道：“只要他协守得住，便吃些，便骚扰些，也罢。”与了回文，只待城外烟火发，城上也举烟，相应开门。此时姚指挥，也只说个进城不宜，不料到有赚城之事。

到了次日晚，刘总兵处不见人回，不敢轻动。倭营中早计议：先把些中国人充官兵在先，倭兵大队在后，积些草，放上一把火。城中见了，也是一把火。兵到开门，进得二三百，一声海螺响，只见前队官兵，拔刀把守兵砍杀，倭兵已到了。

袖中出蜂蛰，见者无不惊。

何须杵血流，唾手颓名城。

城中鼎沸，道刘兵就是倭兵，已进城了。姚指挥在城楼上，也不及披甲，叫：“军士快些随我拒敌！”军士已各跑下顾家。姚指挥拔刀当先，两个家丁后拥。其余相随的，也不多几个。沿路大呼：“军民齐心杀贼！”望火光迎来，正遇倭兵。挺身砍扑，也砍倒一两个。后兵不继，竟为倭子所杀。

怒气死犹厉，身孤力战难。

横尸报明圣，热血共心丹。

武恭人在家，听得倭子进城，尚在将信未信，只见一个家人跑来道：“倭子进城，老爷挺身去厮杀了。”恭人道：“此去必死了。他是命官，我是命妇，与他同死。”倒是曹瑞贞道：“老爷此去必然尽忠，但奶奶今日还以存祀为主。”这句倒把恭人点醒了。恭人道“是，是”，连忙收拾些银两金珠，换了些旧布衣。瑞贞自抱儿子。家中家人，都在城上，两个随指挥厮杀。来报信的，恭人叫探指挥信，又去了。只与得几个家人媳妇丫鬟，随人捱出城。两个丫鬟已不见了。挤得出城，行不上二三里，就

是同逃的难民。有穷的没有甚东西的，故意喊一声“倭子来了”，一阵跑，一阵抢，把个奶子与个家人媳妇背的衣包抢去。家人媳妇也混失了。

乱离起奸宄，流劫遍道途。

仅免一身死，遑复顾金珠。

曹瑞贞鞋弓袜小行步不前，况又抱着儿子，越走不上。这时候那里去作娇，叫轿叫生口？恭人只得自与奶子，搀着他走。不一里，当先又来了一阵倭子，把人乱赶，却不杀人，不掳妇女，只抢包裹。乃是地方无赖假装了抢劫人行李，故此不掳人，不杀人。不知道，那个不逃不躲？武恭人带来行李，这番抢尽。人已赶尽，只留个瑞贞与孩子三个了。武恭人道：“这个光景，前路怎生去得？不如只在城中寻个自尽，与老爷同死倒好。”瑞贞道：“奶奶，婢子也非贪生。但这点是老爷骨血，姚氏绝续所系。奶奶平日爱惜婢子，也为这点骨血。到如今若老爷死节，这小儿关系越重了。奶奶、婢子若死，此骨血托之何人？勉强偷生，只为活得一时，还可管他一时，总为存孤。”

不谓裙钗女，能存程杵心。

嚶嚶凄语处，清泪几沾襟。

两个又捱着走。不多路，只听一声喊，赶出几个人来，却是官兵拦住去路。见他两人行李虽无，却有颜色，道：“不要别处去了，前面有倭子，有贼，到我们营中去快活去罢！”把他两个推着叫走。曹瑞贞道：“你们是官兵，怎敢如此无状！这是姚爷奶奶。”官兵道：“甚么姚爷奶奶！我们陪睡的，那一夜不是奶奶小姐，营中尽多，不作。肯走便走，不肯走拴了走。再无礼，刀在这里，不学砍你这一个人。”便拔出刀来。武恭人道：“你砍！

我朝廷命妇，在城中已拚死了。”官兵叫且拴起来。只见曹瑞贞从从容容的道：“你们不消性急得，这位是位夫人，他断不失身的。不若你放他去，我随你去。”众兵道：“怕他甚夫人，偏要拿他去。”一个道：“只怕他随我们去快活得紧，赶他回不回哩。”又一个道：“这个儿年纪小，人儿好，说话也软款，等他随我们罢。要那老货做甚么！”

军中无阿蒙，纪律渺如风。

战怯惟工掠，纠纠虎豹雄。

只见这些军士，把武恭人推上几推道：“去，去！饶你这老货！”那曹瑞贞道：“我还要与奶奶说几句话。”向前把这怀中孩子，递与恭人道：“这骨血交与奶奶了。奶奶快去，我断不辱身负老爷，负奶奶。”就在地下，把恭人拜上一拜，又道：“奶奶快去，同死无益。小子无人看管。”恭人早已知他意了，两下各洒了几点眼泪，恭人一步一回顾的去了。

此别岂生离，还恐成死诀。

洒泪着草间，点点尽为血。

瑞贞故意坐下道：“倦了，少坐一坐。”众兵士见他年少标致，也爱惜他，任他少歇，不遽催促。坐了老大一会，恭人约莫走也有三五里远，且不知往那一路去，不可追赶了。兵士立的立，坐的坐，也久了。有一人道“去罢”，来催瑞贞。瑞贞道：“去那里去？”众兵道：“随我们营里去。”瑞贞道：“我不去了，死只死在这里。”众人道：“你说的，放他去，你跟我们。仔么变卦，性命不是当耍的！”瑞贞道：“你道我恋性命么？我只不欲三个同死。如今我死甘心的了。”一个向前道：“不要胡说，快走！”那瑞贞倒剔双眉，竖着眼道：“朝廷养你，要为朝廷守城池，救百姓。

如今城池已失，不能救护，反在此掳掠百姓，王法何在？我今日有死，断不从你！”众人做好做歹的道：“这等道学话，没人听你。去是决要去的。”便来推扯。那瑞贞拚定一死，也就出口道：“奴贼！焉有命官之妾，随你奴贼走么！”

殉节乃吾分，狂夫毋妄图。

拚此血一腔，化碧溅长途。

这干兵，恋着他的色，只要胁迫他，从没个杀他之意，却当不得他千贼万贼，骂得不堪。放了他去，小的不得，连老的不得，空混了半日。一个陡起凶心，劈头上一刀，可怜瑞贞竟骂贼而死。

玉骨不受漉，宁向秦柱碎。

身碎名则完，千秋有余美。

武恭人自己抱了孩子，不知往那厢走，只得向人问路，寻个没倭子没兵处去。又怕人胡哄他，道老人家还老实，公公、婆婆也不知陪了多少口。孩子未曾周岁，失乳，哇哇的哭。拿出身边金珠，向人家老嫗，或是小孩子，换些饭，自嚼了喂他。还藏些救他路上饥。在路纷纷的听得人说个不知兵不知倭子，杀了一个女人，极标致，小脚，上穿甚么，下穿甚么。恭人晓得是瑞贞了。满眼垂泪道：“罢！你真不负我夫妇。你倒了了，只是你舍了救我，却把这孩子丢在我身上，叫我死不得怎好！也说得不得，瑞贞道的活一时，管你一时。”抱不得许多，把来拴在背上行走。没个行李，背了个孩子，似花子光景。所以路上没个人看想他。

褴褛同行乞，嗟嗟失路人。

风霜枯绿鬓，无复旧精神。

东撞西撞，混了几日，天不绝人，忽然撞到一个村里。只见竹屋中一个妇人，恰似他家人姚鲸妻子。待去认时，那妇人已赶出来道：“这不是我奶奶么！”

两下相对痛哭。

贫贱一身轻，安往不贫贱。

富贵今何如，相看泪如线。

姚鲸妇人道：“且喜奶奶与公子平安，老爷委是战死了。”武恭人却又哭丈夫起来。恭人知指挥拒战，虽料他必死，还在疑信之间。这信却是真了，那得不哭。因问这信从何得来。道：“姚鲸家来时，奶奶叫探老爷消息，去时老爷已死。姚鯢、姚豹因救老爷也重伤身死。他回覆奶奶时，奶奶已出门了。沿途赶来，恰遇着我。教我暂到娘家，他自来寻奶奶，要收葬老爷去了。”又问：“小主人在，小主母何在？”道：“路上遭兵劫掠，要拿我们营中，我誓死不从。他见势不好，把儿子交与我，自愿随去饶我，我因得放。后闻得一个妇人骂贼被杀，年貌衣服恰像似他，大约是死了。”姚鲸媳妇接了小主，道：“还剩得这条金带。”正说，一个女人出来，是姚鲸媳妇母亲，邀了进去。

昔来处华屋，今日寄茅檐。

惹起沧桑恨，愁眉蹙两尖。

他家中无甚人，一个六七十老子，自别宅而居。姚恭人叫姚鲸妻挑些野菜，买坛村酒，祭奠指挥与曹瑞贞。且喜姚鲸妻虽在草莽，不失主仆之礼。

又过了几日，却是姚鲸来，见了妻子道：“一路寻奶奶不着，倒见小奶奶尸首。说道是兵要掳他，不从，还骂他，被杀。我已与附近人，草草埋葬。城中倭子已退，老爷署县官已经殓殓。

正来此同你回城。闻得奶奶已在此间，小主也在，这还是姚门之幸。”

大树将军殒，犹看萌蘖生。

宗祊喜有属，天不负忠贞。

进门，叩了奶奶的头。次早收拾回家。路经曹瑞贞坟，又痛哭一场，道他舍死全主，却又舍身全节。到家且喜房屋幸存，家伙十存一二。武恭人又在姚指挥殡所，哭了指指挥。到家甚是凄楚不堪。

蛛网封檐四壁空，虚窗寂寂起恶风。

闲阶尽日人踪绝，风雨连朝生短蓬。

姚恭人当日逃难，匆匆的身边藏带数百金，金珠真宝。遇着兵时，只要掳他去，却不曾搜他的，于路又不曾用得，带回。残破城市，谁人还要金宝？著姚鲸往别府县，兑换得些银两，去将曹瑞贞另行棺殓。与姚指挥棺木，移到祖坟上一同合葬。又著姚鲸，将姚指挥拒战死忠，姚鯢、姚豹死主情由，并曹瑞贞死节情由，具呈府县，要行转申题请。凡一应孝子顺孙，义夫节妇，用几两银子，可以朦胧假得。独有死忠死节，是假不得的，却也是掩不得的。

实实一个将官，死在战场上。实实一个女人，杀死在路上。这是甚么缘故？姚指挥是不消说得的了。曹瑞贞，县官怕刘总兵体面上不好看，著里递做遇倭骂贼，不屈死节。道兵与倭原不差一线，累累结勘相同。抚按会题，下部议：姚指挥升指挥使，建祠春秋祭祀，还升荫一级。曹瑞贞建坊旌表，赠孺人，从祭。奉圣旨俱允行。姚指挥子优给，武恭人还为他尽心抚惜，大来从师授学，到十六岁，起文入京，荫指挥同知。把那武恭人

为姚指挥畜妾，后来间关背负，这段光景，才结得。小指挥也问安侍膳，养志承欢，无所不至。武恭人寿至八十而终。

中心淡无营，猜忌了不扰。

福寿具康宁，良为硕人报。

这节事，姚指挥事，足与花将军比。若说他失城，花将军也不曾守得太平。孙氏存孤的事，却是武恭人做，艰苦不相上下，而不妒若恭人居胜。郗夫人事，是曹瑞贞做，其死同；瑞贞又多得一个委曲以全主母。这两事，均是明朝之大奇也，俱足照耀为千古法程。若使恭人有猜忌心，畜妾不早，则姚氏嗣绝；若不能背负喂养于乱离之中，则姚氏嗣亦终绝。是恭人为尤足法。不妒一字，其造福为无穷已。

第六回 高才生傲世失原形 义气友念孤分半俸

《满江红》：

造物无凭，任东君倒横直竖。便江花粲笔，李囊险句，不遇柳神将汁染，难期锦字机中注。纵一朝得意宴江头，宁奇事。

那便可，轻肆志，傲僚友，藐当世。看从来佻傥，荣华难据。况复一腔凌轹意，高天厚地无容处。至变成异类始灰心，向谁诉。

大凡人不可恃。有所恃，必败于所恃。善泅者溺，善骑者堕，理所必然。是以恃势者死于势，恃力者死于力，恃谋者死于谋，恃诈者死于诈，恃才者死于才，恃智者死于智。势力谋诈，自是罟获陷阱，驱而纳之，所不必言。至若才智者，人之宝也。上以治国家，平天下；下致富厚，取功名。却为何说他不可恃？孟夫子说得好：盆成括，小有才，未闻君子之大道也；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。

在下且把从来恃才傲物者，说几个看看。

唐时有杜舍人，弱冠登科，名振京邑。尝游至一寺，禅僧拥褐独坐，问杜姓氏，又问修何业。旁人以联捷夸之。僧笑曰：“皆不知也。”杜叹讶，因题诗曰：

家在城南杜曲旁，两枝仙桂一时芳。

禅僧都未知名姓，始觉空门意味长。

你道兄弟两个中了进士，俗人何等趋奉，而不足以惊黄面瞿昙。此时自视，亦不见有甚荣耀，然亦不过是人不得知耳，未有讥诮之者。

又有郑礼臣，初入翰院，矜夸不已。同席诸人，皆不能对，甚减欢笑。有佐酒妓下一筹，指礼臣曰：“学士言语，无乃德色。然学士一时清贵，亦在人耳。至如李隙、刘承雍，亦尝为之，岂能增其声价耶？”诸人皆笑。礼臣因引满自罚，更不复言。夫以学士之贵，至为妓女所面斥，受罚而不敢辞，可见傲之一字，用不着了。然犹止于讥诮耳，未有所害于我。

至如萧颖士，恃才傲物，常自携一壶，逐胜郊野，独酌独吟。会风雨暴至，有紫衣老人，领一小童，亦来避雨。颖士见其冗散，颇肆凌侮。少顷雨霁，车马猝至。老人上马，呵殿而去。问之左右，则王尚书也。明日具后造门谢。王命引至庑下，坐责之曰：“子负文学，踞忽如此，止于一第乎！”颖士因不敢再赴词科，遂终于扬州功曹。此却以傲物之一字，有碍进取了。然犹不过是宦途淹蹇耳，未至于困顿死亡也。

又如陈通方，少年登第。同年王播，年五十六。通方戏拊其背曰：“王老，王老，奉赠一第。”王颇恨之。通方值家艰归，王累捷高科，已判监铁。通方穷悴，求同年李虚中为之汲引。王不得已，署江西院官赴职，未及到任，又改浙东院。至半程，又改南陵院。往复数四，困蹶日甚，退省其咎，谓所知曰：“吾偶戏谑，不知王公遽为深憾。”及王拜相，通方怅望而死。此直并身家性命，败于傲中了。

可见傲慢之人，无好收场。人人读书，人人知道，而又多蹈之者，惟恃才智之过也。诗曰：

奇才虽是世间稀，卖弄矜夸便不奇。

若使孔颜生此日，诸君面目亦难施。

却还有一奇绝的事，出人意料之外者。有一人以恃才傲物、愤世嫉俗，变为异类。既变异类，犹复人言，以自明其悔恨之意。待在下慢慢细述一番。

唐明皇时，陇西人李微，是皇族之子。家于虢略。少年博学，诗词书翰，无有不工。真是下笔千言，倚马可待。他却恃才傲物，眼底无人。即他同时的才子，如李白、杜甫、高适、岑参之流，他也不肯逊让一头。便把那功名二字，拿在手里，谓卿相可以立致，终日猖狂放恣。当时之人，也说他是个才子，不敢与他抗衡。他越发自尊自大起来。

未弱冠时，便领了乡荐，贡至京师。不意走了十科，不得一第。只因他恃才过甚，不肯俯就这科目的程式，又或躁率差误，以此多不合式，常被剥放。但还有一件好，唐时却是一年一试的，不比如今三年一试。故虽十科，亦不过迟得十余年。李微一次不中，便骂一次试官，道他眼瞎，不识文字。又骂这些及第的道：“黄口孺子，腐烂头巾，都中了去。我辈如此高才，沦落不偶，看他们有何面目见我！”便是那愤懑不平之气，放诞无忌惮之言，心中口中，怨天尤人个不了。

及至第十一举，方才得一第，名次却又不高。唐朝资格：凡进士及第的，前边几名，选七品京官。其余高者县令，次者县丞，又次县尉、丞尉之流。做得好，便取为尉史，甚至取为西台。不取的，再赴词科。连试高等，便入为翰林台省。故此李微虽中进士，却选得一尉，又调补河南商丘县尉。自以皇族高才，屈迹下僚，与俗吏为伍，常郁郁不乐。益为倨傲，轻底狎侮，无所

不至，僚伍皆不能堪。

一日，与同舍会饮，多吃了几杯，便以酒发言道：“我皇家子，才高迁、固。君等虽喙长三尺，而手重五斤，是为何物，乃竟与我伍邪！”僚友皆侧目恶之，不欢而散，然亦无如之何。

及微任满，当补选，以当事者恶其傲放，不肯为之荐拔，不得即赴京调补，因此退而家居。益复傲慢，不与人通。时作诗赋，总只是牢骚不平，毫无屈原忠君爱国之忧，倒有杨惲诽谤不堪之意。把平日食牛扛鼎那些才气，都变做了吞声饮恨一副肚肠。时时思量那些目不识丁据有高位，及那些当权用事不提挈他的，恨不得一口水都吞在肚里。自有了这个意思，便种下后来变成异类的根子。诗曰：

画马犹应入马胎，怨愤如何不作灾。

从来佛性只平等，便离六道坐莲台。

李微家居岁余，宦囊已空。迫于日用无资，只得思量出游，打知交的抽丰。冀有所获，半为妻子衣食，半为入京调补支费。打算已定，设处了些路费，整顿行李，别了妻子。带了两个仆者，一个叫做应荣，一个叫做宜禄，从虢略取道而南，至于湖广地方。其时府县长吏，虽不多几个是他同年故旧，然他平日原有才名，人皆敬重的。况他又傲放猖狂，人又多怕他的。你道傲放猖狂，人如何倒怕他？大凡有才的人，出口成章，凡有所讽刺，或作赋，或作诗，或作传，人便传颂开来。若有不好事体，未免取讽当时，遗笑后世。是以人多怕他。古人有云：避才士之舌锋，避文士之笔锋。正为此等人说也。此时这些官长，人人开阁相延，宴游欢饮。有所请托，无不听从。及将别时，又各各厚赠，以实其囊。

微犹以为未足，又游到金陵地方。金陵是古帝王之都，胜迹甚多。微便到处题咏，人人称赞。彼处官长，相待之厚，亦与湖广一般。将及一年，所得赠遗，竟有二三千金。微意稍快，谋将西归虢略。一路行时，又想起做官时事，忽忽不乐。向来那些怨恨愤懑之意，又复形之言色。

一日，到了汝坟地方，觉得身子困倦，叫仆人寻了下处，正欲安息几日，慢慢再走。不意忽然的发狂起来，咆哮叫跳，如虎如狼。两个仆人，竟不知是何缘故。上前又打，落后又打。去服事他，见了便脚踢口咬。不去服事他，却又喊叫如雷。不拘门闩、扁担、扒棍之类，拿着便打。打得两仆，日里不成日，夜里不成夜。将近十余日，狂跳更甚，披了头发，脱去衣服，绝没一些体面，只要往街上走。两仆那里拦挡得住。

突然一夜，把店门开了，直头便跑。天色甚是黑暗，两仆那有胆气去赶他，只得听他自去。次早起来，两下找寻，并没影迹。打听往来的人，也并没看见。河边井里，都打捞一番，那里有一些下落。只得在店中，呆呆的等了一个月日，杳无消息。两人料来是死了，便黑心将起来，也不顾家主，也不顾主母在家，小主人又小，一径把这些银物、行李分做两开，各自得了一半，一道烟桃之夭夭了。李微妻子坐在家中，望人人不到，望信信不来。其子才得十五六岁，要寻父亲，又没胆气远出。坐在家中，又无所依靠，真是苦不可言。

旅行唯恃仆相亲，义仆从来有几人？

背主挈资图利己，不思虢略计程归。

却说李微自那夜走了出门，一径走了二三十里路，到一山间，竟把两手来据地而走。此时心中倒觉得有些明白，看见自

家臂膊上生出毛来。却走到个溪边，照一照看，竟自变了斑毛老虎。试叫一声，真是惊天动地。试打一跳，真是旋转风生。自家又恨又羞，然已无可奈何，便自吞人吃兽。那时商於界上，相传道：有只异虎食人。往来商旅，早暮俱不敢行；只于巳午未三时，结伴而过。

闻说牛哀曾化虎，岂知文士亦牛哀。

无缘得有从龙遇，且作山君泄愤怀。

从来凶恶之人，或有变为异类者。如郗皇后以妒忌而变蟒，新郑妇以逆姑而变狗，某官以贪狠而变牛，封邵以暴虐嗜杀而变虎，理或宜然。至若李微文士耳，恣肆狂放，遂至于此，岂不哀哉！

将及一年，陈郡人李俨，以监察御史，奉诏使岭南公干，乘传至商於界，暂宿驿中。以敕命有限期，不敢迟缓。次早凌晨，便要起身。其驿吏稟道：“界边岭上，有异虎暴而食人，将及一年。凡行旅往来，必待日高而后发。今天色尚早，恐行人尚稀，虎必出而噬人。请且暂停，待日高了，方可前进。”俨不信道：“如此大道，那得有虎，不过是盗贼吓人，故意妄传耳。”驿吏再三上稟，俨怒曰：“我天子使，前有导，后有卫，骑从之人，不下数百，山泽之兽，宁能为害耶！”遂立刻起身。驿吏不敢多言，听之而已。

及行未尽里许，平途之中，林莽茂盛。果有一虎，斑而猛，从茂草中突然而出，适当俨之马前。从人不及防备，纷纷奔窜，马亦避易。俨正惊惧之极，无可为计，只见那虎把俨看下一眼，连忙转身，依旧向草中躲了。俨方带得马住，只听得虎作人言道：“异乎哉，几伤我故人也！”俨闻得说，心下惊疑，道：“宁有

人而变虎者？他道我是故人，却不知他是谁何？”正踌躇间，虎又道：“李君，李君，子竟忘我耶？”俨聆其音，酷似李微。俨与微向来同登进士第，又是同姓，极相亲厚，却也别了几年，不曾会面。忽闻其语，不胜惊异。若是李微，何以有此奇怪，但其声酷似。乃问虎道：“子为谁？岂非故人陇西李微乎？”虎呼吟数声，若嗟若泣，久乃答道：“我正是李微。别来许久，君犹知我声音，君真不忘故人者矣。”俨乃下马，问虎道：“君何为至此？记昔时，俨与君同场屋十余年，情好甚笃，不啻同堂兄弟，嗣是得附骥尾，为同年友。不意吾先登仕路，夺走王事；君亦继出佐郡，各为功名。天南地北，睽问笑言，历时颇久。正不知君之踪迹作何状，今幸因出使得与君遇，而君匿身草中，不与相见，岂故人畴昔之意耶？”虎又吁嗟数声，乃发言道：“吾已为异类，状貌狰狞，使君见吾形，则且畏怖而恶之，惟恐其去之不速，其肯念畴昔之意耶？虽然，愿君少留。吾有隐情衷曲，无可诉告，今幸遇故人，方欲尽布衷款。不识故人肯为我听否？”俨曰：“我素以兄事故人，似不妨以形相见。今既不可，愿展拜礼，后听故人之嘱。”乃向虎再拜。

虎道：“我自与足下别久矣，音容旷阻，不知足下宦途何如，今又何往？适见君有二吏，驱而前，驿隶挈印囊以导。呵殿之人，前后簇拥，喧阗于途，声势赫奕。得无为御史而出使乎？不然，何驺从之伙且都也！”俨对虎道：“向时履历，足下所知。近蒙圣恩超擢，得备位御史。今衔命奉使岭南，故道经于此。”虎又若笑若悲道：“吾子以文学立身，位登朝序，可谓荣矣。况宪台清要，分纠百揆，呈明慎泽，尤异于人。复有皇华之命，以子高才，自能了此。心喜故人得此显贵，但我不复为人，不得与

君相见，徒增悲涕耳。”俨又道：“往年吾与执事，同年交契深密，异于他友。君竟不幸，化为异类。故人之分，岂以形骸为间，而必坚匿于草木中？”

俨与虎絮絮叨叨，言之不已。随从人役，都站在两旁。初时惊惧，渐闻其言颇有文理，大家悉悉窈窈，以耳语耳，议论其怪。虎便对俨道：“故人词意恳切，欲见吾形。吾亦为不妨一见。但君之吏役，在旁窃议。我露其形，必致惊恶。我既不得为人，而复为人所憎恶，又何苦乃尔。”

俨又道：“君既不肯见形，然则请详其变虎之事。”

虎又吁嗟悲泣说道：“言之不胜痛心，然亦不得不为故人详之。我因谢任家居，寥落无聊，因往吴楚之间，干谒当事，将周一岁，得馈赠二三千金，拟归虢略，安顿妻孥，挈余资往京补官。道次汝坟，忽得狂疾，颠呼喊叫，若不省人事者。忽一夜，闻户外有人呼吾之名，我遂应声而出。路甚黑暗，走了一程，至一山谷间，不觉以左右手攫地而步，殊觉快便，欣然自得。此时心愈狠，力愈倍，纵横跳踯，无不如意。及视髀间，见斑毛种种若兽然，心甚惊异。意欲挺身以行，不可得矣。疾行至一溪边，照影观之，俨然猛虎。中心悲恻，几不欲生。又思既已至此，无可如何，只得隐身草泽。腹中颇饥，然尚思不食生物，或可复形为人，遂忍饥不攫生物。既久，饥不可忍，乃取山中鹿豕獐兔以充食。又过几时，诸兽畏为我食，皆远避而去，无所复得，饥益甚。一日，有妇人从山下过，时正馁迫，意欲食之。又思彼人也，我不幸而为虎，奈何复食人以重其罪？让彼已过。又思饥饿无所得食，此天赐也，失此不食，又不知何时得物，可充我腹。欲前欲却，徘徊数回，不能自禁，遂取而食之。其味甘美殊甚，与

诸鹿豕又大不同。今其首饰犹在岩石之下，可取而证也。自是以后，便念念欲思食人。不论贵贱老少，徒行负担，凡过我之前，力之所能及者，悉擒而嚼之，不尽不止。率以为常，不复有获谴畏罪之念矣。非不念妻孥，思朋友，直以行负神明，一旦化为异物，有觊于人，故分不可见。嗟夫，我与君同年登第，交契素厚，相期白首登朝，后先焜耀。君今口衔王命，手执天宪，荣妻子，耀闾里；而我匿身林藪，永谢人世。跃而呼天，天不我怜。俯而泣地，地不我惜。身毁不用，是果命耶！未有一天之付命于人，始人而终异兽者。罪孽深重，以至于此，夫复何道！”因呼吟嗟泣，悲不自胜。

俨又问道：“君既为异类，则有咆哮而已，何尚能人言耶？”虎对道：“我形虽虎，心犹人也。往昔之事，念念不忘。自居此处，不知岁月，但见草木荣枯，亦时时泣下，沾草被木。恨无人可与言，亦不得与人言也。近日绝无过客，久饥难忍，忽见驰驱，故挺身而出，冀得一饱餐。不意唐突故人，惭惶无地。”俨道：“君既久饥，我有余马一匹，留以为赠何如？”虎对道：“此又不可。食吾故人之后乘，何异伤吾故人乎？愿无及此。”俨又道：“然则食篮中有羊肉十余斤，以食君可乎？”虎若喜道：“此则受故人之赐矣。然吾方与故人道旧，何暇言食。若对故人而啖肉，有失应对，不亦无礼甚乎。君去，则留之以待吾食可也。”俨顾左右，命取羊肉。虎又止之，道：“且迟之，尚有言。我与君真忘形之友也，将有所托，不知故人肯诺之乎？”俨曰：“平昔故人，安所不可。但不知所事云何，请详示之，当不负所托。”

虎乃谢道：“君不许我，我何敢言。今既许我，岂我忘耶。忆昔在汝坟逆旅之中，为发狂疾，痛笞僮仆，不顾行装。既而走入

荒山，变为异类，不复可入市井，亦已忘其来路。虽心尚明悟，而自揣如此面目，见人，则人皆慌避，何处可觅僮仆资囊。不意二奸仆，竟驱我乘马衣囊，悉□□□。妻与子，尚在虢略，不见我归，又不見仆归。□□□悬想，岂知我变为异类乎！君如王事已毕，自南回京覆命，乞命仆赍书，访吾妻子。但云我已死，无言我今日之事，以骇人听闻，彰我之丑，是所望于故人者也。”俨拱手道：“谨奉教。”虎又道：“吾于宦时，与僚友不合，伉俪自高，颇无所得。任满而归，并无资业。有子尚稚，未能自立，谋生之计，不知若何。君位列台阶，素尚信义，昔日之分，如同手足，今谅不以异类，变其初心。必望念我稚子孤弱无依，时赈其乏，无使殍死道途，是真莫大之恩也。”言已，又大悲泣，若人之号咷者然。随从之人，闻其言泣，亦觉酸心堕泪。俨亦不禁呜咽道：“俨与足下，誓同休戚，足下之子，犹吾子也。凡有所委，自当力副尊命，不敢有违，又何虞其不至哉。”

虎又道：“既蒙季诺，吾无复挂念矣。然犹有所托，我有旧文数十篇，一生精力，毕萃与此，未及行世。虽有遗稿，妻愚子幼，当尽散落。君苟为我传录，诚不能列文人之户闾，然亦贵传与子孙，使知祖若父虽无显仕，犹有文人也。”俨即呼随行吏人，听虎所言，命笔书之。近二十章，文理甚高远。俨阅而叹之，至于再三，道：“君文诚高美矣。然许久时，何以犹不忘于心？”虎又道：“此吾生平来极得意之业也。在吴楚间，时时念想；即今在草莽间，亦时念想。又安可寝而不传乎！”

俨又问道：“君之所命，止于此欤，抑尚有所未尽也？”虎乃道：“吾欲为诗一篇赠君，以表吾外虽异，而中无所异，亦欲以道吾怀而抒吾愤也。”俨首肯道：“愿闻尊教。”复命吏人，以笔

授之。虎朗吟道：

“偶因狂病成殊类，灾患相仍不可逃。

今日爪牙谁可敌，当时声迹共相高。

我为异物蓬莱下，君已乘轺气势豪。

此日溪山对明月，不成长啸但成号。”

俨览之大惊道：“君之才行，我知之久矣。今在异形之后，尚犹如此高迈！慧业文人，当生天上，今不生于天而沦于兽，当必有遗行，以至于此。君试思生平，得无有自恨乎？”

虎叹道：“二仪造物，固无亲疏厚薄之间。若其所遇之时，所惠之数，吾又不可得而知也。因君之言，提醒我心。若反求所自恨，则吾亦有之矣。吾犹记少时，于南阳郊外，与一孀妇通，情好殊密。后来往返频数，形迹渐露，其家知之，尝有害我心。我与彼妇，由是不得再合。吾愤恨之极，因乘风纵火，一家数人，尽焚杀之而去。始虽快之，后亦殊悔。生平之恨，此为甚耳。但以杀人之故，受此孽报，又复为虎食人，孽益日深，又不知报将何如也，可为拊心疾首、痛哭流涕者耳！”

俨叹息道：“君之今日，大都以此。然君既知悔，当不以恶道终其身，可无过自悔伤也。”虎又嗟吁而言道：“已矣，无复望矣！然尚有一言相嘱：君若使事已完，回京覆命，幸取道于他郡，无再过此途。吾今日尚悟，认得故人，然胸中不了之事，无所告诉之情，既得一泄于君前，则我之事毕矣。自此以往，无复人世之念矣。便恐迷却本性，茫无知识。则君过此，吾既不省，将碎足下于齿牙之间，终成士林之笑。此吾之所切祝也。君从此去里余，有一小山，登其上，尽见此地，将令君见我焉。非欲矜勇，欲令君见我猛恶之状，不复再过于此，则知吾待故人之

至意也。”俨悉唯唯领诺。虎又道：“君还都，见吾友人妻子，无言今日之事，以彰我丑，则感庇深矣，是以不憚再三叮咛。君奉命有期，吾恐久留使旆，稽滞王程，愿与子诀。珍重故人，相见无期。”俨再拜上马，回视草茅中，号咷悲泣，所不忍闻。俨亦向之大哭一场，然后策马而行。

不里余，果有一岭。登其上，顾视岭下，则虎自林中跃出咆哮，岩谷皆震。俨想其言之不诬，遂去抵岭南，将所命公事一一料理。及事毕，亦几半载。忆虎之言，不敢复由故道，乃求他道，纡其途而归。亦不知虎之所终也。

至京覆命一完，即遣人持虎所授之诗文，又自作书一封，及赠贖之礼，若李微真死者然，以诂于微子。月余，微子自虢略至京，诣俨拜谢，求先人之柩，欲扶归葬。俨无可为对，不得已将微往游吴楚，及回至汝坟变虎，相遇口授诗书、嘱托妻子之事，自颠至末，一一告之。其子痛哭而返。俨念故交，且已受虎之托，遂以己俸均给其妻子，免饥冻焉。其子亦有文名。俨官至兵部侍郎。

古今才士，不为少矣，而变虎者，曾未之闻，乃竟以傲放一念致之。世之非才士者，侥幸一第，便尔凌轹同侪，暴虐士庶，上藐千古，下轻来世；其又不知当变为何物耶！至于李俨，以异类之所托，而不负约言，分俸贍子，其视贫贱之交，漠不一顾，死亡之际，视若路人，其贤不肖又何如邪。在下懒作落场诗，听唱《黄莺儿》一只：

摘藻薄卿云，恃才高，每丧身。古来多少遭奇困，
於菟快心。蚡蛇有文，现身说法殊堪信。再沉吟，若
无谊友，妻子定飘零。

第七回 失燕翼作法于贪 堕箕裘不肖惟后

贪淫作法已先凉，燕翼何堪鲜义方。
狗狗贪名惟好径，蝇蝇学谄只循墙。
从来悖入终须出，自古荒淫必惹亡。
道是像贤还得笑，羡他五桂日芬芳。

《左传》云：“爱子教以义方，弗纳于邪。”教子是第一件事，盖子孙之贤否，不惟关自一生之休戚，还关祖宗之荣辱。这所系甚重，可以不用心教诲么？俗语道：“爱在心里，狠在面皮。”除了虎狼，那得无父子之情。但一味爱惜，与他吃，与他穿，养得肥头胖脸，著锦穿绫，且是好看，却是一个行尸坐肉。愚蠢受人轻玩，软弱受人欺凌，已是为祖宗之玷。还有强暴的刚狠惹祸，狂荡的放纵破家。只是为父母没见识，没教养。愚蠢的，不能开发他，使他明白；软弱的，不能振作他，使他决断；强暴的，不能裁抑他，使他宽和；狂荡的，不能节制他，使他谨飭。这叫随材器使，因病与药，纵不能化庸碌为贤哲，还可进弩下为中材。但这教法，在古人有胎教。这理极是，却难行，独是父严母慈，还责在父亲身上。

家有严君，斯多贤子。

肯构肯堂，流誉奕世。

父之教子，有身教。身教是把身子作个榜样，与儿子看。自

己事父母孝，承颜养志，没个不尽心竭力；待弟兄友，同心急难，没个不笃爱致敬。夫妻和，相敬如宾，绝无反目；朋友信，切磋砥砺，久要不忘。至于一做臣子，便忘身殉国，不顾身家。至做人正直，却不是傲狠；做人谦厚，却不是卑谄；处家节俭，不是鄙啬；处家备整，不是奢侈。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，也不为世所轻，也不为世所忌。子孙肯像贤者，做去自没有过差。还有言教。言教是把言语去化诲他，指引他。道理不明白的，为他剖发；世故不通晓的，为他指点。有好事好人，教他学样；有不好事不好人，叫他鉴戒。不憚再三，勤勤勉励。

以身作典型，训诲复不惜。

贤愚转移间，木借绳而直。

若是自己既不肯作好人，说好话。那子弟中，能不假教诲，盖愆干蛊的，有几个来？这也只落得家破名灭，为人所笑。

明时，中州有个缙绅，姓吕。自己是个孝廉，做人待胜我的极是小心，待以下的极其倨傲。要人钱不顾体面，到钻营也肯用几分。因两句书，得一个举人。做举人便把书撇脑后，只是吃酒好色。人有好田地，百计图谋他的来。人有好妇女，用心要令他到手。百姓怕他如蛇，连上官怕他如蝎。

到四十余岁，料道登不第来，就去谋选。还用了千金，讨得一个仪真知县。一到任，乡绅举监生员来见，满面春风。送礼只回盘盒；征钱粮，兑头火耗，准准只加一五。问词讼，原被干证，个个一两三。买食用，一两也给三四钱，还要领他一载。给钱粮，十两定除一二两，何妨预借一年。拿著强盗，是他生意到了。今日扳一个，明日扳一个，得钱就松。遇访土豪，是他诈钱桩儿，这边拿一个，那边拿一个，有物便歇。奉承乡绅，听他说

人情，替他追债负，不顾百姓遭殃。搪抹生儒，要他颂德政，要他留朝覲，总只黎民出血。待衙官，非重礼不与差委，非重赎不与批词，个个都为挣子。待吏胥，曾打合便多承行，善缉访即多差使，人人尽是用神。上司贪的与钱，不贪的便寻分上。考语上常是以瑕作瑜，考察混得便朦胧，难混便极钻营，每次捉生替死。

共叹天无眼，群惊地少皮。

狼贪兼虎暴，全邑受灾危。

至于考较生儒，是件正务。一等头，乡绅子弟；一等尾，自己钱神。这些吃荤饭送节礼的，布在又一等，把些孤寒有才的都剩下。到童生案首决进的，又得个名，决要三百。三十名内，可望府取，定要三十两。禀进学，禀科举，都是得钱。真是乡绅口是心非，士民积怨深怒。八差地方，似这样做官，是一日安不得身的。但奈他钻刺不过，凭著这说不省道不省毒心，更有那打不怕骂不怕皮脸，三七分钱，三分结识人，七分收入己，上台礼仪不缺，京中书帕不少。混了五年，也在科道中，寻个送他千两作靠山。又去吏部中用他几百两，寻头分上，也得个部属。

金多誉重，财旺升官。

排门入闼，只是能钻。

在部冷坐了几时，用了个分上，谋得个九江抽分。关门上，已养了许多包揽的光棍。又有这些白役巡拦，已是够了。他又差出家人缉访长江大船，重载报税，他都要起货盘验，刁难他，捐他倍税，若到搜出夹带，好歹十倍，还要问罪。把货白送与他，还不够。弄得大商个个称冤，小贾人人叫屈。

牟利及锥刀，搜求不惜劳。

谁怜负贩者，辛苦涉惊涛。

长江风水大，他要留难诈钱。把这大船千百炼住，阻在关口。每遇风狂，彼此相撞。曾一日淹住客船，忽然大风锚缆都管不住，至于相撞碎船，死者数百余，只为他贪利诈钱。至于客商，不惟不能图利，抑且身命不保，他也全不在心。但人都道他不祸于身，心祸于子孙。一年任满，也得银十余万。自倚著肯奉承人，有钱舍得钱，再捱两年，可以捱个知府，是黄盖了。不期公道难昧。离任时，也毕竟寻几个游花百姓，脱靴挽留。那无辜受害的，自嫉之如仇。离任时，也毕竟寻几个歪老秀才，立碑建祠。那高才受抑的，自恨之刺骨。乡绅说分上，与他八刀，一时也像相厚。到后来事过人去，也就不肯奉承，以非作是。

弥缝有时露，秽迹无不彰。

名实每相副，贪人誉怎长。

所以士绅把他秽状，做笑柄，以资笑谈；小民把他恶迹，编歌谣，彼此传唱，不免传入人耳朵里。

下次大计，他到八九日，也差人送礼与守巡抚按、本府刑厅，要他盖护。只本县下首知县，恨他工食得头除，预放两年；钱粮要火耗，预征几限。远年已征未解，尽行抓去；各项预备无碍，尽行拿回。还又将库中要解钱粮拿了，把些纸赎抵补，还补不来。竟是他白做半年，还揩不够，所以恼了。他送礼，也收他的，有书求照管，也应他。却将他用事书吏，时时送访，也揭出他平日赃私。临大计也从公出个事实。升任的人，不在面前，终久情面少。他平日夹人、打人、监人，诈钱贪酷，是并行的。如今只用一个贪字，也是上台人情了。大察照例，也得个为民。

家资共山高，民怨似山积。

一黜谢苍生，犹恨不诛殛。

闻报时，恰又谋得个好差。也说没我前任，不没我见任。但这话是说得行不得的，只得收拾回家。可恨是带不得这顶乌纱，穿不得这领圆领，称京官、见上司、吃乡饮，只好家中纳闷。后房妾多，生下五个儿子，道是五凤，大的叫做凤喙，二的叫做凤翼，三的叫凤趾，四的叫凤翎，五的叫凤毛。他又自己解嘲道：“我有这五个儿子，做乌龟忘八的也有，做官做吏的也有。我如今一人分与他二三万两，使他各人造所大房子，前园后池。我老人家带了些歌童清客，五日一转，轮流供给，尽可以乐余生，做个陆贾了。”有那相爱的亲友道：“你是该快乐的了。但这五个贤郎，该请名师良友，叫他潜心读书，以取上第。”群妾们也有劝的。

堂上虽朱紫，膝前犹布衣。

好因焚刺力，万里试鹏飞。

他仰天大笑道：“读甚么书，读甚么书！只要有银子，凭着我的银子，三百两就买个秀才，四百是个监生，三千是个举人，一万是个进士。如今那个考官，不卖秀才，不听分上？监生是直头输钱的了，乡试大主考要卖，房考用作内帘是巡按，这分上也要五百。定入内外帘是方伯，无耻的也索千金。明把卖举人做公道事。到后边外面流言得凶，御史将房官更调，他两下又自行打换，再没个不卖的，只要有钱。起初用了三千，又是一万得了出身。拚得个软膝盖谄人跪人，装了硬脸皮打人骂人，便就抓得钱来。上边手松些，分些与上司，自然不管我。下边手松些，留些与下役，自然寻来与我。

打开幸路，跳入名场。

当今之时，只有孔方。

“到那时，一本十来倍利。拿到家中，买田置产畜妾，乐他半生，这便是肖子，读甚么书！若要靠这两句书，这枝笔，包你老死头白。你看从来有才的毕竟奇穷，清官定是无后。读甚么书，做甚清官！”

家中还沽名，一个经学，一个乡学。经学先生在馆里，学生在嫖场赌场里。乡学先生在馆里，学生在奶娘房里。大的次的年纪大些，趁着自己做京官，一半银子，一半分上，也进了个学。到科举时，正考有优劣的，不敢惹他，遗才出去不取得。直到大收，一人用了八十金，去钻房考，买题目关节。晓得儿子来不得，寻拟题，要先生改，要儿子记，图个撞著。

那大儿子知机，晓得记也不曾记得，撞也料撞不著。自用了六七两银子，自向供给所去进场，点进头门，自有人招接。进去高卧一日，两个半夜。也有粥饭粉汤，还有题目纸，馒头果饼。监军相随，三场喜得完名全节。

二郎不识嗅，进了三门，落了号。记出文字来等题目，不期不对。他道题目差，文章是，也写了两篇。到后来记的忘了，没得写，只得歇手，弄个墙上先揭晓。害这房考，在里面寻个头昏，还去别房搜不得。

鸿飞正冥冥，弋人何所觅。

到场后，买主赖他关节不灵。卖主说他误事，没科举哄我。一个查不出朱墨卷，一个明是贴出，难说个不误事。虽赖得些，也费了四五千金。

敲剥聚脂膏，浪把科名覬。

原从空中来，自向巧中去。

到底大郎识嗅，道：“父亲原不叫我读书。道三千举人，一万进士。如今做不来，只拣省些的做做，一千七百，弄个中书罢。”吕主事道：“这是没择钱的生意。还是举人，本钱多些，后来弄个知县通判，所得还大。”大郎道：“这使不得。要到下科，还要捱个岁考。你又费钱，我又吃力。若说中书费重，便四百两纳个儒士，弄个简较，就是有司。有钱的只是中书，还有体面。你若不依我，定要买举人，你买成了，到临时只不进去考，你自折银子。”拗不过，只得纳中书。喜得改换头角，在缙绅中走了。

第二个仍前干科举。怕他来不得，用了二百两，买编号书吏，联号，七个同号。每篇百金，中出再谢。还又用钱与誊录书手，加意誉，用钱派在关节房官房内。不知遇了个撞太岁，拿个假关节来，竟撮了几十两去。场中不中，早已破费千金。吕主事气得紧，将来把做废物。他也巴不得丢手，且喜书上笨，盘算上清，且自去放债经营去了。

封侯自有骨，田舍人可为。

何若事毛锥，尝添沦落悲。

喜得第三个儿子，是他爱妾所生，小时极聪明，生得秀雅。他自不肯把书去苦他。倒是其妾上紧要他读书，厚供先生叫作文字。到十四五岁，也写得两句出，先生盛称是个奇才大物。涂得篇文字，凑了个铜钱，也早早进了学。他就恃才傲物，见刻文不直便义，见先辈便道腐物滞物。季课堂考，他拿定魁解之才，自然前列，不须人力。那父亲母亲放不心下，暗里为他请托。取得个前列，就认做自己的，越发夸大。从此不从先生了，只是结社。这社中夙弊，只是互相标榜。有那深心的，明怪他狂，却肥

拱景他。他又认真刊了两篇胡说文字作贄，厚礼去求某老先生某老名公作序。每日披巾玉结，大轿高盖，毡包俊仆，跟拥拜客，送礼请酒。结交名士，都是厚往薄来，勉强亲热。

结交须黄金，金尽名乃起。

还愁轻薄儿，以我作玩具。

家中见他交游多，又大言不惭，认做有才。有时不来衬副，自然失利。他却大骂瞎眼主司，全不自愧。家里要替他买廩，他道：“就中了，要廩做甚么！以我之材，决不至打破鼓田地。”父亲不相信，用了百金，弄个科举第二。他道这我分所当得，还暗里埋怨父亲，错使了银子。

一片狂奴态，其中未必有。

大言不惧人，颜甲十重厚。

到将进场，他道两个哥哥每次折银数千，我不要你买举人，只拿几千与我供出场嫖资。父亲也与他千金，还自己随他到省。道官办圆领不经穿，自己的他不屑穿，在家寻了一套京屯，一套怀素备用。又带了许多尺头、犀玉、杯、银器玩物，备送座师外，几百银子听用。到省头场出来，对父亲道：“稳稳还你一个解元。”三场喜得苟完，就带了清客陪堂，寻些变童美妓，自去顽耍去了。

揭晓这夜，吕主事与几个陪堂，痛饮彻夜，开门待报。他也在妓家，吃通宵待报。家里有人知他家是历科弄手脚的，都先来报。有恨他家的，故意以报为名，将他窗户什物打碎。及榜挂出，并没大名。

富贵虽有命，功名也仗才。

君家固谫劣，岂易上金台。

在妓家，把主试大骂。父亲邀他回去不去。道：“无颜归故国，只有银子可留几千，我暂在外边解闷。”吕主事只得将原带银两尽行与他。他却在外边求名妓，落赌场。银两用尽，便写票转借。九折五分钱都不论，借来随手用完。吕主事与其妾计议，急与他成亲，要收拢他。不知习与性成，竟收不住了。

第四个儿子，是吕主事做官时生的。看见银子容易，看惯骄侈，读书不曾有成，单学得些摇摆。每日饮食，只图个丰盛，也不论钱。穿衣服只要新，也不论价。父亲见前边三个儿子都不能成功，意思要他读书。他道：“三个哥哥都不读书，偏要我读书。”特为他请先生，供给先生，落得读书。他只不去，还要捉先生陪游山吃酒。那先生也是有人心的，觉得虚糜他馆谷，心甚不安。请他来讲书作文，他便发话道：“吃我家饭，收我家束修罢了，苦苦来逼人做甚？”父亲来查功课，先生遮掩不来，也只说令郎是个堂堂乎张也，只习外貌，不甚留心书上。他知道了，竟绝了先生供给，饿了两日。先生也竟就辞了馆去。

醴酒已不设，穆生安可留。

所惜不学儿，襟裾而马牛。

他的癖是在房屋衣饰上。他每日兴工动作，起厅造楼，开池筑山。弄了几时，高台小榭，曲径幽蹊，也齐整了。一个不合意，从新又拆又造，没个宁日。况有了厅楼，就要厅楼的妆点；书房，书房的妆点；园亭，园亭的妆点。桌椅屏风，大小高低，各处成样。金漆黑漆，湘竹大理，各自成色。还有字画玩器、花瓶鼎炉、盆景花竹，都任人脱骗，要妆个风流文雅公子。起初吕主事也要把园亭池沼，怡悦老景，也来指点帮衬他。到见用银子，也觉心疼。要他收手，已收不住了。

原是好嚼的，喜得不自吃，好请客。却也不是正客，是些狎客之流，却也每日烹宰。还又征歌选伎，做起梨园服色来。在席看了，也眼热，思量下场。奈是人儿姪小，面孔掐搜。妆旦丑，妆生不风月，妆外不冠冕，妆净不魁伟，只有丑相宜些。况且从来丑没甚大曲子，他这喉咙，还可捱去。他就硬记五七日，也记有一二出。弋阳腔“驻云飞”，极是好唱好听，他就做个招商店酒保，众陪堂帮衬。喜得这副面皮，不扮也就是，拜跪也活脱，这段是他一生长技了。家中每做戏，这一出他定是要做的。一日正在那厢妆这丑态，不期父亲到来，远远见了，甚是大恼，到场上大骂。他不慌不忙，呆看这花面道：“老爷讲的，拚得个软膝盖跪人谄人。今日试演一试演，想你们这些做官的，在堂上面孔还花似我，门背后膝盖软似我。逢场作戏，当甚么真？”吕主事作色要打，他竟是一溜风走了。

顽妻劣子，无法可治。

悔是从前，训诲欠是。

这个光景，已如斯了。

那第五个贤郎，自小生来痴懵，除了觅梨讨枣，也自聪明。只读《百家姓》，一句读了一日。到大来真叫其笨如驴，一毫世故不晓。在人前，一句话说不出。见人行礼，定要家人指拨。与人吃酒行令，只是认罚而已。偏娶得一个极风流标致娘子，会识会算，能写能诗。撞著这拨不动泥块头，甚是懊恼。况且蠢俗逼人，开口惹厌，动口惹恼。枕席之间，也没一毫情趣。所以起初昏昏闷闷，也只是怨。到后面见这呆物可以欺瞒，可以钳制。这呆物好酒，尝要他吃个酩酊，人事不知。也好色，偷丫头，缠小厮。故意丢两个丫头小厮与他，自己另寻风月。家主既蠢，

家事自不能料理，全靠内人。内人既自己有隐病，威令难行。田产租息，付之奴仆，也只有日损了。

贪婪得长享，世无此天理。

不教有贤子，世无此人理。

不到五七年，这做中书的，在京中遵父亲的教，只是奉承人，拿钱去结识人。在本府做个敛分子的头，在里边忙忙的出知单、管置酒、管做轴、送下程、送贺礼赆礼。自己分子，那里躲得一分？只落得日日在缙绅中吃酒作揖，还又去营钻史馆办事，实录纂修，都是银子做来。家私也费去一半。因要借钦差阔一阔，讨一江西差，行至九江，风狂舟坏，死于水中。

风急长江白昼昏，波狂无复布帆存。

骑鲸一往悲难返，下报当年久滞魂。

第二个儿子，听了父亲这句话，只要有钱，不舍吃，不舍穿，不舍用。把家人逼去做田庄，凡是少租欠债，一忽不饶。又用了几个不好家人，在庄子上收留些无籍之徒，做些没本钱生意。二公子也贪小便宜，收他些月钱管他。到事发，这家人怕搜出来，都寄顿在主家。那二公子还只道这为民的主事，还有声势，可以遮盖得事来，竟收了。想道，这干脱不命出，这孔藏归我。不期到官一打一招，供在他家。知县就是仪真科举不取的秀才，他只按法。做了窝囤，二公子已不得出监门了。

为盗托冠裳，满橐可无患。

为盗恃攫夺，罪戾何可免。

吕主事虽说是个乡绅，为民的不便见官。拿钱央人，当不得县尊作主，这个儿子虽生犹死了。

第三个着了迷，在嫖赌中走不出。嫖还犹可，一日不过去

两数，就打差也还有限。到那赌，刘毅一掷百万，是顷刻间可以破家的。他赌到高兴，没钱他把田产来出注。一注几亩，一注几间，可也输个尽绝。还又因在这里用了功夫，书不曾读，到岁考竟奉还了。吕主事不好读书，所以连读书子弟，也不读书。

朱弦久不操，手涩若在棘。

为学不日新，何以免一黜。

第四公子，园池亭榭，已整齐了，只是箱笼日空了。古玩器物日增了，手底极干了。学成这副奴颜婢膝，不做官也没处用。喜得门前这些清客，没光景也不上门，拆拽的人少。却也有个看房子吃不得，有古玩看不得光景。

谁云灾土木，还作一身灾。

容膝亦已足，高巍何为哉。

到第五个公子，痴蠢不晓读书，不晓营家。又不晓谈琴著棋，游山玩水，以消白昼。娘子自要活动，放他一路。酒不离口，色不离身。人是金石形骸，也要消坏，竟成弱症身亡，年少无子。

持螯暗藏身，倚翠乐年光。

血肉能几何，日经双斧戕。

当日吕主事，倚着挖得这许多百姓商贾的脑髓。家下有五个儿子，真叫无官一身轻，有子万事足。只为自己贪财克剥，寡廉鲜耻，做个好样子，又不肯教他读书习上。黄山谷道：“士人三日不读书，则面目可憎，语言无味。”盖人家子弟，读得两句话，便明道理知应对，在人前也不俗。就是少年，把书拘束他收拾他身心，不至胡思妄作，入非礼之场。所以人家教子第一件，教子令他读书是第一件。不叫他读书，只替他钻营，增他怠惰

之心，惹出身家之祸，尤是不可。吕主事自己既无好样子，儿子又不叫读书，所以当日倚著有钱有子，要似陆贾遨游五子之间。不料这五子，或是身亡，或是家破。到处只见凄凉，那得快活。未尝不怨天不肯佑他光景，不知都是自己不是。

既鲜积德，又无远谋。

人之不臧，天乎何尤。

所以古人道：“黄金满籝，不如教子一经。”贫穷无以自立，只有读书守分，可以立身，富厚子弟，习于骄奢，易至愚荡。只有读书循理，可以保家。得来钱财有道，能教子孙，是个顺取顺守，可以久长。得来钱财无道，能教子孙，是个逆取顺守，还可不失。若只逞一己贪婪暴戾，又有不肖子孙相继，未有不败者也。

第八回 假虎威古玩流殃 奋鹰击书生仗义

石火光中暂欠伸，百年飘忽类轻尘。富贵倘来宜任运，问人何事苦萦神。 矛顶利，剑头珍，得来犹恐累吾身。自古聪明输懵懂，半缘耻贱半忧贫。

右调《鹧鸪天》

人世营求，无过富贵两途。贵这一途，上等是读书取科第。其外，以辛苦博来，是吏员承差之类；以钱财买来，是监生儒士之类。若夤缘作弊，就不免有祸。富这一途，守分是蚕桑耕织。其余，在家安逸擢钱，是铺行经营之类；在路跋涉擢钱，是商贩赶趁之类。若飘洋走险，也不是万全。

至守贵必须奉公循法，勤慎谦恭。守富必须量入制出，小心勤俭。这等叫做须取顺守，可以常保。若是不才小人，也不晓甚么是名义，甚么是法度。奴颜婢膝，蝇附狗偷，笑骂由人。只图一时快意。骗得顶纱帽，不知是甚么纱帽，便认作诈人桩儿。骗得几个铜钱，不知是甚么铜钱，便做出骄人模样。平日于他有恩的，怕认了形他短处，置之不闻。平日于他有怨的，一遇著下石设阱，睚眦必报。

器小仅斗筭，毒甚似蜂蛰。

惟逞一时心，不鉴前车败。

忘却自己出身，家里僮仆，跟随人役，一味暴戾克剥，似服事奔走，应得衣食养家不该的。不想钱财有命，借人虎威，逞己

鼠腹，一味贪婪狡诈，似权势再用不尽，天理竟可抹杀的。总之仗了个说不省、道不省黑肚皮，闪了付打不怕、骂不怕花脸嘴。也知道走得慢，须掉下个打破醋钵儿的头；走得快，添一顶压折强脖项的帽。他说得一时，且快活一时。还晓得追给主，还好把家伙什物来搪。追入官，须要将真金白银来纳。他说有一日且享用一日，直到恶贯满盈，人怨天怒。那时：

瓮贮周兴骨，车分商子尸。

逆凶惟影响，人尚怨来迟。

成化年间，有一个王臣，原不知姓甚么，名甚么。因十余岁时，投了一个江南大家，姓王，从此叫做王勤。大凡大家，出于祖父以这枝笔取功名。子孙承他这些荫藉，高堂大厦，衣轻食肥，美姬媚妾，这样的十之七。出于祖父以这锄头柄博豪富，子孙承他这些基业，也良田腴地，丰衣足食，呼奴使婢，这样的十之三。但贵的多半骄侈而少文，富的多半鄙吝而近朴。有那强脱俗子弟，毕竟结纳些才人墨客，谈诗论古，学文墨。收纳些篋片陪堂，谈琴格物，学清致。更寻几个僧人妓女，探花问竹，学风流。出入小舆画船，华衣丽服，变僮俊仆，务求异人。只是骄侈鄙吝，这习气断断除不尽的。若世家子弟，脱去骄侈，定是个手底来不得。财主人家，脱了这鄙吝，定是个不久。我道还是一窍不通，广居厚积，所以常守贵也。一毛不拔，银脂钱血，所以常守富也。

汉家侈金张，晋室称王谢。

鄙吝不消除，允哉贤子弟。

这王大户，也是个学文墨，学清致，学风流的。见这王勤，人儿标致，言语伶俐，举动活变，就收在书房中。叫他烹茶洗

砚，闲时叫他习字摹帖，服事书房往来朋友清客。到十四五，面首儿好，也充了变童之数。鲜衣洁食，主翁相待甚好。但只是主翁甚酷，他却多情，甚好结客。主翁知道，打骂无所不至，他却改不来。趁著人要拐他，他也拐人。遇棋客，要他教棋。遇琴客，要他教琴。写的学他写，画的学他画，唱的学他唱，识古董的，学他识古董。吃了主翁闲饭，又得闲工夫，仗着后庭，也弄有一身本事。

以其所有，易其所无。

纤指调弦，泼墨成图。

养就凌霄，岂曰庸奴。

小人有了些伎俩，他跃跃自是，也有个不能安其身之意了，偏又凑出事来。江南娘娘们极脱洒，大家闺门整肃，内外悬绝的固多。好这等寻山问水，笑谈玩耍，脱略绳墨的也有。王勤十四五小伙，人看他还是小。况且十来岁，就在内外跑动，出入也惯的。说他会得吹会得唱，还有一般几个小似他，略会吹唱的，遇时节，常常叫进里边吹唱。

软语能臆意，柔声更殢心。

碧箫轻弄处，应自有知音。

他是个聪明人儿，庞儿生得媚，袍仗儿也济楚。又看惯了这些来往子弟举止，站在人前，略弄目就有腔，低低眉就是态。吹唱到幽扬不尽处，真是新莺雏燕，引得人心俱飞。所以每到承应，偏得各位娘娘赏鉴，也多得各位娘娘赏赐。这其间无情有情，他也不免揣摹道，个娘娘似个喜我，个娘娘甚是爱我，动了一点邪心。

未必他心在，低徊我自猜。

秦宫花里活，帷薄每怜才。

不知这些大户人家，倚著有两分钱，没个不畜妾置婢。但其中或苦于大娘禁制的；或苦于同辈专宠的；或主人浓于书史，急于经营，昏于怀酌；或情分外宠，里边返不及；或质赋得柔薄，风月苦不胜；或年事高大，支給常不到。婢妾中常有虚设的。他在大家，衣丰食足，身闲心闲，春宵秋夜，那能不胡思乱想？不见可欲心不乱，看了这标致后生，有衅可乘。怕事的还恐碍著人眼，顾著后来；好事的便百计千方，且图目下。先是送目传情，还贻书赠物，后来毕竟到逾墙穴壁。在男子中几个鲁男子，女人中几个鲁共姜？男求女难，女求男易。单相思也有成时，两相思无所不就。

无花不来蝶，何蝶不寻花。

香逐轻风远，偏牵粉翅斜。

所以大家少置妾媵，不惟惜身；严整闺门，不惟存体。这王勤在家中，竟至与主人妾勾搭上了。

寂寞秦台上，时看赤凤来。

若要不知，除非莫为。闺中原有一辈喜伺察的，好要寻人不是。又有一种脸儿强心儿痒，要做不做，人得头筹，心里也怏怏，忌人要害人的。况王勤还是小厮，轻浮不晓事，也不免露出些马脚，早已为主翁知道了。这主翁却也有主意，道这件事发不得，发出来关系家丑。捏做盗情，送到官府，他供出实情，也不像样。只说他将书房中玩物，屡次盗出花费，不由分说，将来打上一顿。身边还带著其妾与的香囊，穿著其妾的裤，主翁只做不见。将来锁在一间冷房，吩咐不许与他饮食，待要饿死他。

曾得深闺著意怜，娇颦巧笑共灯前。

寻香日作穿花蝶，吸露今为抱叶蝉。

王勤到那房里，没有桌凳床铺，不免地下坐卧。想道，这应是事发了。我是小厮，与人混账，尚且吃打了几次。今日是他妾，怎肯甘休，这死是大分了。却喜这王勤平日做人，狡诈强狠，却只凌虐同辈的。到主人用事的人，都肯奉承，揉著就倒，都肯倾身结识。所以有人照管他，打也不甚凶，饮食明绝，暗里不绝。他又央个最厚的，里边求各位娘娘，外边求这些平日与他有些账的相公阿爹。不知他为的甚么事，这些娘娘自避嫌不说，这些相公阿爹，不过平日把他做玩具而已，有甚情谊，肯为他贴面皮？

过了几日，主翁问饿得怎么了，意思望他死。其妾的又要他走，弄个没赃证，悄悄叫个心腹丫环紫荆，拿二两银子与他，道：“救你不得，与你盘缠。”关在房中，要甚盘缠，明是叫他走。王勤也省了，黑夜将房门挖去一块板，伸出手来扭去锁。自家家里人，走自家家里路，人不惊、狗不吠。只有大门上锁，他就在大门里走了出去。

为攀上苑花，竟作丧家狗。

夤夜去投平日爱他这几家宦家富室。不期这几家已知他行径，容留不惟体面有伤，抑且那家没有姬妾，肯引狗入寨？都拒绝不留。饭也没讨一碗，他也甚恨这些人情薄。

朱门空遍谒，蹴断履头芒。

谁作终袍恋，徘徊落日黄。

无可奈何，只得买了床被褥，在姑苏沿途雇船，要寻个显宦家躲雨。年纪儿青，到处有人搭伴。光得著，光人些；光不著，也被人光些。只是说起投靠，人儿聪俊，人也要他。但嫌他没

些根蒂，留在家中，住了一两个月，偷了些物件逃去，何处找寻？没个收留的。每日饭店安身。会得唱，跟人去赶唱；会得写，也去与人抄书。看见人编头修脚，也就买副家伙编头修脚。撞著风月人，也搭卖。嘴是糊得过，却怕家中知风来缉捉。东飘西荡，不敢停脚。

只羽白云边，翩翩影自怜。

汀芦栖不敢，几欲落惊弦。

幸得主翁知他逃走，捉来必致彰扬，也只出两张招纸，阁起。

他在南京饭店，看见个走方弄戏法的，好有擢钱，却也就拜他为师。那人得个老婆，在河南山东混了两年。王勤每自想，自己也是个百能百会人，怎做个方上终身？捉空把这人身边积攒下几两银子偷了，竟到北京。道大邦去处，还可以图得出身。

燕台方下士，朽骨也千金。

试策骖驔步，腾骧入上林。

他在礼部前，见人与人写扇儿擢钱，他也去写，不弱于人。又自己拿出一二两银子，买几把扇子，自己写画了，逢庙市去卖，就与人写。

一日，逢玄武市。他向来带巾，这日要进内市，换了帽子，带几柄扇去卖。摆得下，早走过几个中贵来。内中一个淡黄面皮，小小声气，穿著领翠蓝半领直缀，月白贴里，匾缘乌靴。拿起一把扇来瞧，是仿倪雲林笔意画，一面草书。那中贵瞧了，道：“画得冷淡。这鬼画符，咱一字不认得。”撩下，又看一把，米颠山水，后边钟繇体。他道：“糊糊涂涂。甚么黄儿，这字也软，不中！”王勤便也知他意儿，道：“公公，有上好的，只要上样价钱。”那中贵道：“只要中得咱意，不论钱。”王勤便拿起一把，用

袖口揩净递上。却是把青绿大山水亭台人物，背是姜立纲大字。才看，侧边一个中贵连声喝采道：“热闹得好！字也方正得好！”一齐都赞。王勤又递上一把宫式五色泥金花鸟，背后宋字《秋兴》八首。那中贵又道：“细得好，字更端楷。”

浓注胭脂画牡丹，青山叠叠绿波寒。

更教小阁云烟里，相对苍苍竹万竿。

那中贵道：“要多钱？”王勤道：“这凭公公。”中贵道：“你的货，还你说一说价。”王勤道：“公公只与扇子钱。字画都是小人自己手出，孝顺公公罢。”中贵道：“写画都是你写的？好！有才学。如今两殿中书，也只写得一家，学一家画。你怎这样会得，你姓甚么，在那厢住？”王勤道：“小人姓王名勤。”调个谎道：“随父选官，父亡，流落京师。琴棋吹唱，无所不会。如今只住在东江米巷客店里。”这中贵道：“我要画一架屏风，你会么？”王勤道：“画得。”那中贵便拈一块银子，可有一两，拿了两把扇去。

悲鸣方在市，回盼得孙阳。

次日去画，拿住了他生性，大红大绿，画得他中意。那中贵见他诸样会得，又无家，自己在司礼监文书房，姓王名敬。就叫他在家出入，认作侄儿，其实是个毛实。又道“勤”字不好，这番才改作王臣。又荐到各相识处去写画，弹琴教棋，市上去陪走买古董。为他娶了一房妻小，竟在内监中做了个清客。

悄语深躬，不怕脸红。

狐骨鸽心，何地不容。

又撞著一个大中贵韦春公公，他通文墨，上位极喜的。上位喜的是书画，他乘机把王臣书画进献。与他夤在武英殿书画

局，列衔锦衣卫千户，常托他在京收买古玩书画。这厮本以人奴，一旦死里逃生，得了个官，跟了两个长班，叫爷，家里叫奶奶。这便是平步登云，落了好处了。

昔为骑从奴，今为马上郎。

大扇簇乌云，殿阁从趋跽。

得两个中贵做靠山，捱资序俸，可以升转。他却小器易盈，况且是个小人，在人前不过一味阿谀奉承。一日，韦公公说道：“今上位好书画古玩，如今京师再寻不出。”他却胡诌道：“这书玩，宋朝有个徽宗，极喜的。他遍天下搜访极多，后来南渡，这些玩物都流落江南。所以如今江南大家都有，只除往那厢收买，有奇异的。”韦公公道：“前日皇上，也曾要刻丝观音。那应天王巡抚上本不与，这恐要不来。”王臣道：“内面做事，外边时时执拗。只除里边差一个人，自带些银子去收买，这有司须阻当不得。”

这韦公公听了他，在皇上御前奏了。就差他赍了二万银子出京，也吩咐他不要生事扰民，惹这些酸子言语。他却志得意满，那里肯听。用几个走空光棍做书房，收了些无赖泼皮做人役，带些清客陪堂，叫了两只座船。每只得他八十两坐舱钱，容他夹带私货。打了个钦差金字牌，中书科不轩豁，倒打锦衣卫头行。每船起夫五十名，沿途索要廩给口粮下程，一路折乾需索，好不骚扰。

鼓吹如虎啸，邪讪是鲸鸣。

一路脂膏罄，民悲官吏惊。

渡淮到了扬州，过江在镇江，这是江南地方了。他就在公署坐下，锦衣卫官与抚按巡道相见，都是宾客礼。又是奉著钦

差，人都奉承他。他在出京时，已与清客陪堂，造一本古玩书画册在前，他就出下一纸告示道：

钦差锦衣卫王 为公务事。照得本卫奉旨采买书画玩器，上供御览。凡缙绅士民等，如有存蓄，许得送官，以凭平价回易。如有隐匿，以抗违诏旨问罪。首发者官给赏银五十两。特示。

这个风一倡，宋徽宗时进花石纲，人家一花一石，以为不祥。如今人家一幅破画儿、呆字、旧铜炉、破磁瓶，都道是戴嵩牛、韩干马、吴道子人物、小李将军山水、汉鼎周彝、哥窑瓶碗，借此吓诈。先时有几个怕事的，拿几件来交易，里边也偿他半价。内中去了官的头除，人役使用，已十不得三。以此人不甚来。他却坐名，某人某样画，某家某人字，某家某器。把自己主翁名下，填上几种。前日去求他说分上不说的大户，不管他有没，名下注一二种，叫他亲送至监领价。先通行苏、淞、常、镇、杭、嘉、湖七府。

不啻摸金校尉，何殊发丘中郎。

括尽前朝翰墨，搜穷历代彝章。

凡一应来见王千户，有那回没有的，拿贗造的来，难逃王千户眼睛。先将来打上一套，然后来拶，叫他彼此攀引追捉。追到真的，他还不肯作真，还要短他价。自己家主家中，原没多几件，拿几件出官，其余回没有。这来回话人，正曾与王臣同服事的，觉得这千户有些面善，偷看了几眼。他将来打了三十，说他抗违，将这入墩在衙门里，又拿他亲身。其余不收留他的，都要追他玩物，提他本身。此时渐有人知他是王勤了。

新来不义侯，故是彭苍头。

臧获滥名器，应生簪组羞。

他主翁知道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寻他平日小厮中最交厚的，叫他拿了二千两银子，回说前开玩物，委是没有。计价千金，今倍价纳官，求爷自行寻访。这人晓得他转面无情的，去见极其小心，再三叩头求他。他想到，千金古玩，我不消一二百金买。如今他一千送了二千，一翻腾岂不到五七倍？把两边一看，从人都避开。

他叫这人上去道：“你认得我么？”这人道：“不敢。想不曾拜识天颜。”王千户道：“你这样忘旧。论他要置我于死，也该弄他个死，今日都是你情面。某娘娘还在么？”道：“在。”千户道：“我出京没个家眷，待要你作媒。紫荆姐好么？一同作伴更妙。”这人道：“小人去说，只说爷原籍家眷送来。”千户道：“还有这几家，我当日央你去求他，他不理我。我如今已去奈何他，你可去打合，我宽他，你也得些作谢媒。”

淫心图麀聚，婪念是狼贪。

毒焰几难扑，炎炎江以南。

此人去说，主翁甚是不愤。此人道：“某娘娘，阿爹久已不近他，不若与他去，不然恐还有祸。”主翁只得应允，并紫荆都作他家眷，送入公署。

相逢叹梗萍，孤旅烛光荧。

一似平阳主，今来嫁卫青。

这几家，此人打合，少的也送千金。王千户笑道：“韩信吃顿饭，赠千金。他不留我一顿饭，叫他费千金。足相当，出我气了。”自此例破，没有的纳价。凭他要三百五百一千，诈完才歇。自乡宦下至穷乡僻邑，三五百金家事，也要蒿恼他一番。若央

分上，越打得紧。有司无可奈何，自常至苏，苏州朋友见他穿红进城，把《千家诗》改两句嘲他道：

指挥飞作白蝴蝶，千户染成红杜鹃。

又谄一个笑话，用著两句《浣纱》曲子道：

胥门有神人，头大如车轮。

一个呆鼻子，抬他用四人。

满街这样传笑。王千户恼了，道：“我知道苏州朋友极轻薄。前日在王家，这干人将我玩弄，又不救我。我正不能忘情，他倒老虎头上来揉痒。”心生一计，说收到古书，恐有差错，取各学生员查对，仍要他抄誉副本。先是一班到他公署里抄誉，早进晚出，饥得腰痠肚软。那带来京班，还嚷乱道：“字写得不好。”不肯收他的书，要诈钱。这些来受气的秀才，出来一传，外边反乱了破靴阵了。

墨兜整乌云一片，蓝战袍翠靄千层。皂靴脱脱壮

军声，腰际丝绦束紧。尽道百年养士，何尝受役阉人。

卷拳攘臂竞先登，排个簸箕大阵。

先在学间聚齐，随见吴长两县县官，你一声，我一句叫。县官不知向那一个回答，只说：“原没这事，你们还到上边讲。”又到府间，府官道：“秀才原是奉朝廷作养的，岂有取去抄书之理！你们去对他讲，要到道前，并见抚按。”

只见远远道子来，是王千户拜客。这些秀才便也破口道：“你这奴倖！在王家掇茶掇水，服事我们相公的。今日暴得人身做，怎敢来惹我们相公！”夺板子，扯轿扛，乱打将来。秽言恶语，也听不得。瓦片石块，夹头脸打来。王千户见不是条，叫：“快走！快走！走得快，有重赏。”后边一个轿夫，去夺轿扛，被

秀才拿住打。只得三个，牛头扛扛了。飞赶到得衙门，叫“快关门，快关门！”等不得到堂落轿，头门边便已跳下轿，往里一跑。已是：

乌纱双翅折，绣服满污泥。

带落花银片，真如落水鸡。

这干秀才已赶到，将他大门打得梯样，头行牌打得粉碎，口中只要拿出去打。那看的人，又来助兴。秀才喊一声，他喊四五声不绝。秀才已住，他还打个不休。弄得王臣：

脸中五色浑无定，身上三魂莫可寻。

无可奈何，与后司计议道：“秀才原是破靴阵，不好惹的。如今只除免他抄对，散他去罢。”两下计议，写上一面白牌，写的心惊，写得差，揩去又写。那王千户战兢兢标朱，那点不知点在那厢，日子全不成字。道：

本卫

上供书籍，俱已倩人，诸生姑免。

叫人拿去门上挂，那个敢去。捱不过，一个大胆的拿了，从打碎门洞中塞出。一个秀才，扯住正读。一个在侧边嚷：“好大胆奴才！我们要你免？只是打！”一声喊，在隔墙石头瓦片，如雨打进。近墙的屋上瓦，没一块完全。王千户道：“怎处？不如走罢。”却舍不得这些诈来银子。众人道：“免字不好，换个字哄他散罢。”商量一会，改作：

本卫

上供书籍，自行倩人抄誊，诸生各回肄业。

写了，弄得出去。众秀才道：“诸生也不是你叫的。”仍旧嚷乱。王千户道：“诸生二字不好。终不然，称列位相公。”后司道：

“没这行移体。”一个道：“只著人口传。道以后抄书，不敢相劳，列位相公请回。口说无凭，不害体面。”一个道：“只说，他也不肯准信。”王千户道：“三十六著，走为上著。”自己换了衣帽，连婢妾也叫穿了男衣，打通后墙逃命。

却是后司道：“不可。我们走得多远，被他赶上拿住，打做稀烂。只除把钦给银两搬来，摆在堂上。大开仪门，他若进来，就把抢劫赖他。秀才晓得道理利害，必不敢来，可以退他。”众人齐声道：“好！”不问钦给诈赃，忙忙的将来摆了。自己躲在深处，叫人将大门门拔去，飞也似跑进。这众秀才正闹嚷时，忽见衙门划然大开。众人恰待赶进，早见堂上甬道，并月台上，一片雪白排满，都是木屐样大元宝。一似：

梅开庾岭玉，风卷浙江潮。

那秀才果然道：“列位不可告次！这厮待把钱粮涂赖我们了。我们莫进去，只围著守著，绝他水菜。”

少不得有司出来调停。果是长吴二县，心中也怪王千户，要人啰唆。他却也道：“歹不中是个差官。带有钦给银两，也是地方干系。”一面申报上司，一面自来抚慰。众人围住，嚷嚷乱乱。又得抚院守巡，俱有硬牌，差学官解散，且禁百姓乘机生事。

众秀才假手脱，打起退船鼓散讫。这干赶兴百姓，也都走回。这番王千户才有了性命。

似脱昆阳困，如逃垓下围。

在里面与后司做本，道是乡绅大户买嘱劣衿，阻挠采办，凌殴差官，有司不行禁止，正待发本。不期王抚向知他在地方骚扰害民，已行有司访他恶款，待要具疏。又遇此事，就与学院

会稿，一齐上本。学院还只为学政，奏地荼毒生员，逼诈凌辱，失朝廷养士之体。王抚便将他非刑逼拷，打死平民，纳贿诈财，动经千百，江南根本重地，财赋所出，岂容动摇。一面发本，一面借防护为名，差兵围了他衙宇。又牌行府县，拨夫巡守。王千户与这干随来光棍，原怕秀才殴打，不敢出门。这一围守，要藏匿搬移赃物，搬不得。要上本勾干，也做不得。却又似个：

笼鸟难张翼，囚猿浪举身。

只是两院上本，行学查个为首生员。却把个新进并不曾出来的秀才，叫做陆完，是因他进学不完束修，竟将来报入在本里。却不：

李代桃僵，张帽落戴。

初次本不下。二次留中。第三个本，王抚说得异样激切。江南缙绅，为地方，也向阁中讲说。圣上悯念三吴，竟差官拿解来京。

此时王千户见王抚两本弄他不倒，仍要放那毒手，不料官旗已到，束手就缚。本上有名党与，抚按竟自拿问。许到倾成元宝五千锭，尽盘在官。王抚并将采到书玩，一并解京，这便是真赃实犯。王千户枉费了许多心，用了许多力，不得分厘随身入己。

饿是邓通命，空开蜀道山。

到京，下镇抚打问。没钱用，夹打都是重的。没钱用，没关节，这恶迹都不能隐下。卫中上本，参送法司。刑部依律，拟他打死平民，激变地方，定了个斩罪。倒是圣上英明，既批了个著即会官处决，还传首江南。这王臣：

三度江南路，居然两截人。

头飞千里去，堪笑是王臣。

其随从白棍，充军问徒不等。倚势诈钱，威阔能得几时。若是这王臣安分知足，得顶纱帽，虽不为缙绅所齿，还可在京鬼混过日。就是作人奴隶，贫贱终身，却没个杀身之祸。总是小器易盈，贪得无厌，有此横事。单只为朝廷撰得二十余万银子，单成就得个圣上仁明、纳谏如流，王巡抚爱民忠鯁。

主圣容臣直，奸为贤者资。

还有那陆秀才，邀圣上宽恩，置之不问，已是个侥幸了。到后来中了举，中进士。京中闻他是前日打王千户，是个有胆气有手段的，却铨选了个北道御史，后来直做到吏部尚书。其实陆秀才原也没甚力量，那无妄之福，翻得从无妄之祸里面。在王臣还替世间做个走空诈钱的鉴戒，足发一笑而已。

第九回 逞小忿毒谋双命 思淫占祸起一时

拍手笑狂夫，为色忘躯。施坑设阱陷庸愚，静夜探丸如拉朽，图遂欢娱。云雨霎时无，王法难逋。探骊自谓得名珠，赢得一时身首断，颈血模糊。

右调《浪淘沙》

事成是何名目，事不成如何结果，这是杨椒山先生论主张国事的。我道人当国家之事，果能赤心白意，慨慷担承，事成固不求忠义之名，事不成何妨为忠义之鬼。

独有做不好事的，或出孟浪，或极机巧，事成总归奸盗诈伪，不成不免绞斩徒流。这结果，这名目，大有可笑。但担着这没结果，没名目，去图名图利，还道贪几时的快活，也不免是个剖腹藏珠。若到酒色上快活，只在须臾，著甚来由要紧？这正是太祖高皇帝六论中所禁：“毋作非为。”奈何人不知省。

至京师为辇毂之下，抚治有府县，巡禁有五城，重以缉事衙门，东厂捕营锦衣卫。一官名下，有若干旗校番役。一旗校番役身边，又有若干帮丁副手。况且又有冒名的，依傍的。真人似聚蚁，察密属垣，人犹自不怕。今日枷死，明日又有枷的；这案方完，那案又已发觉。总之五方奸宄所集，各省奔竞所聚。如在前程，则有活切头、飞过海、假印、援纳、加纳、买缺、挖选、坐缺、养缺各项等弊。事干钱粮，上纳的有包揽、作伪、短欠、稽

延之弊。买办的，领侵、冒破、拖欠之弊。尝见本色起解，比征参罚，不恕些须。及落奸解奸商之手，散若泥沙。况功令森严，本色完纳，极其苛刻。十分所收，不及一二。及至一不堪驳回，竟如沉水。茶蜡、颜料、胖衣，拖欠动至数年。买铁、买铜、硝黄，拖欠动至数万，弊窦百出。至刑名，在上则有请托贿赂；在下则有弄法侮文。都是拿讹头光棍的衣食。所以京师讹棍盛行。我想这干人，毕竟是伶俐人。不晓伶俐人，偏做得不伶俐事。人说他拿讹诈人害人，天故令他昏昏，作出杀身之事。我说这都图前忘后，见利忘害，浑不从名目结果上作想耳。

思则愚作圣，昧则愚作狂。

名洁与名污，分之只微茫。

这人姓王，排行行四，越中人。流寓京师，人叫他小王四。他生来有一种羊肠大行的心术，假做出一种洞庭溟渤的襟怀。上交的是一辈权势监厂内官毛实，生事府卫勋戚管家；中间有一辈紧要衙门胥吏番旗；下至一干打得起枷得起、会捕风会捉影泼皮无籍。故凡遇有些痕迹的，这不消说是他口中食了。买休，则捱身打合。不买休，便首的首、证的证，不破家丧身不歇。甚至安分富民，又会借事飞扎。所以在京师出了个名，起了家。便有几个有风力的城上御史，拿他不倒。纵使拿倒要处他，只除了是圣上圣旨，其余非常大分上，毕竟弄来，脱却身去。

噬人疑虎狡疑獠，幻出黎丘术更幽。

纵使王章悬象魏，也看漏网出吞舟。

家有一妻二妾，至亲有兄弟王三。倚着撰钱容易，每日闯朝窠，走院子。看见那有颜色的妇人，务要弄他到手方歇。一日打从器皿厂前行走，只见一个孩子喊：“热波波、火烧哩！”正

喊时，却听得小弄内答应一声道：“卖火烧的。”这一声阿，恰似：

嚶嚶花底三春鸟，惹得行人步履迟。

王四听得这声儿娇，便做意缓着步走。恰见弄尽头，掀开芦帘，走出一个女子来。恰似：

一枝红杏篱边出，招贴东风态度徐。

拿着十个黄钱，递与孩子，在柳条筐子内拣了六个火烧，四个波波。这番王四却看得仔细：

晓妆未整绿云松，梨蕊似，淡烟笼。眼波流玉溶溶，脸微红，不亲脂粉偏工。青青两朵出巫峰，春纤嫩，玉新簪。更长难寸减，弱且多丰。这娇容，应惹得意儿浓。

右调《系裙腰》

王四直瞧了他进去，问孩子道：“这是谁家女子？”孩子道：“是兵科写抄老陈的女儿，还没有吃茶哩。”王四道：“待咱娶来，做第三个小老婆。”着个媒妈子到他家中去说。

这老陈也是南边人，家里穷，在科中替写抄度日。一妻张氏，一子陈一，年纪二十岁。也好与干光不光、糙不糙人走动。一女叫做大姐。

这媒妈子走到他家，先贺喜道：“你老人家一天喜哩。这边王爷，是京师里最出名，最了得，有钱有势的。他有一位娘子，因生产瘫了，起不得床，没人掌家。他知道你家大姐生得好，又能干，特著老媳妇来相求，去做位掌家娘子。”问起详细，却是小王四。那陈一是个没见识小伙，道：“王老四是京师来得的人，咱们托着他，后边也有好处，这是使得的。”老陈道：“咱止

得这一个女儿，咱正要招得个财主，一家靠他养活。”倒是张氏道：“这亲事不是一会定得的，待咱从长计议。”总是：

袅袅女萝蔓，依附慎所择。

引枝向蓬麻，窃恐中道折。

后来访得小王四家中已有了两个妾。张氏道：“这样的人，真是京花子，杨花心性。有了妻，又去娶妾。有了两个妾，又撇了娶第三个。日后再见个好的，安知不又把我大姐撇下。”故意把言辞支着，道：“我小户人家，看得一个女儿，我夫妇要靠他养老，是要寻个单头独颈人嫁他，不与人做妾。”往返也说了几次，陈家只不肯。

肯将幽艳质，误嫁轻薄儿。

到后来，王四道：“他既要嫁个单身，我兄弟王三，还没有妻，我娶与王三罢。”又有那闲管的，对陈家道：“这厮学骗了一个人。许了他，知道配王三，配王四？就是王三，名说兄弟，其实在他家提篮把称，小厮一般。”以此，陈家只是不允。

歇了几时，凭人说合，与了一个当军的，叫做施材。家里有间房儿住，又有两间收租，两名军粮。一名自己当差操，一名每月用二钱四分，御马监买闲。一月共支两石糙米，每石卖票与人，也得八百黄钱，值银一两，尽够买煤烧，买酒喝。陈大姐嫁着他，甚是过得日子。早晨炕前种着火，砂锅里温着水。洗了脸，先买上几个火烧馍馍，或是甜浆粥，做了早饭。午间勤力得，煮锅大米或小米饭，吃两餐。不勤力得，买些面下吃。晚间买些烧刀子，有钱买鱼肉荤腥，没钱生豆腐葱蒜。几个钱油，几个钱酱醋，权且支过。终日夜不落炕坐着，也算做一双两好。

饥有黄粱倦有毡，便于何处觅神仙。

齐眉更是多姣女，不用神游赋洛川。

忽一日，本管奉文，拨他昌平州到皇陵上做工。央情去，说不脱。念妻子是小男妇女，不便独居。把大姐寄居丈人家，自往做工。昌平离京六十里，一去两个月，没有信音。央人问信，有的道：“内相叫去家中做工去了。”有的道：“做工不过，被内相难为走了。”又有的道：“出墙砍柴，想被兵马抓去了。”并没实音。陈大姐自己拿出钱来，央哥哥去，也不得实信。似此年余，陈大姐活活守寡。

卜尽龟儿卦，刀头杳未期。

空房虚枕簟，灯影独身移。

其时有个阮良，是金华人，年纪二十四五，与陈一结为兄弟。时常来家走动，也是不怀好意的，每每用言撩拨。这大姐却也正气，不甚理阮良。他常道：“施姐夫久没音耗，想是不在了。妹子笋条儿年纪，花朵般模样，可不为他耽误了，也该活动一活动。”这老陈是本分人，道：“有夫妇人，谁人娶他？我一时嫁了，或是他丈夫不死，泥捏不出个人来，须吃他官司。”阮良道：“妹子若肯嫁，我衙门熟，替他先讨一执照，怕他怎的？”倒是陈大姐道：“有的吃有得用，嫁些甚么。”

萍逢亦夫妇，革户有幽贞。

似此又经月余。忽一日，两个人走入来。后边一个人，青衣方巾，带着眼纱，项下系着一条绳子，一同进门。不由分说，将老陈一起拴了，拿到内巡捕衙门，下了五夜铺。陈一慌得不敢出头，人上央人打听，是兵部一个书办，做造假印札付，说老陈曾替他卖一张与人。内臣衙门，有钱生，无钱死。虽皇上洞鉴情弊，曾于安民厂火灾，严敕戒谕内外缉事衙门，却也不能

尽革。老陈虽辩得无干，却也急卒不得释放。

官法惨如荼，胥恶毒如虎。

通神无十万，何以免桎楚。

只见阮良走来道：“这件事明是冤枉。但衙门中，也不单冤你一人，除是大财力，可以挣脱。我看王四是个有手段人，他若要妹子做小，不若我如今说合，把妹子与了他，包你就出监门。”张氏恰在焦燥时，道：“只说恁王四！有天理他自出来。”陈大姐也将阮良瞅上一眼，道：“我不嫁，不要你闲管。”阮良笑道：“大姐，夜间长，怕抓不着人苦。”陈大姐恼了，道：“走走！以后休来讲这样胡话！”

也是当有事。阮良吃了一个没趣，出门走不多路，早迎着王四。王四道：“小阮儿那里走！”阮良要讨好，道：“我今日为好，倒着了个歪辣姑气。”王四道：“是谁臭淫妇蹄子，吃了豹子心来，敢恼我兄弟？待我去采他毛，与兄弟出气。”扯着要走，道：“是那娼妇家？”阮良道：“不是娼妇。是不承抬举的陈大儿。我道你丈夫没个影儿，老子为事禁着，不若我做个媒，送与哥哥，待哥哥摆布救他父亲。那小淫妇，没好气的，倒把咱嚷乱，不许咱上门。就是陈一，咱虽比不得待哥哥，也是名色兄弟。不拦这一栏，任他掉嘴。”王四道：“这等莫恼，慢慢奚落他，且到咱家吃杯酒。”

觅得青州从事，屏除平原督邮。

人道顿除烦恼，我忧易起干矛。

谁知这酒，却吃得不好了。到家，王四叫拿酒来。先摆下一碗炒骨儿，一碗肉灌肠，还有**燥**鸡，烧肚子，响皮，酒是内酒。正待吃，王三恰走入来，王四也叫来坐下，吃着酒。阮良又说：

“陈大姐母子不听他言语，可恶。”王四道：“陈大直恁高贵，我好歹要攘他一攘。”阮良道：“我也要攘他一攘出气。”王三道：“他又不肯嫁咱们，怎攘得他着？”常言道：色胆天大，加了酒，又大如天。王三想一想，道：“我们乘陈一母子不在家时，用强撮了他来，放在家中，任我意儿。”阮良道：“四哥，这等我却攘不着了。”王四这莽夫，又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我有一个绝户计，弄断了他根，便占了陈大。”也没得说，附了阮良耳，说了几句，道：“明晚就用着你。事成二十两纹银，与你讨个好嫂子。”王四还悄悄与王三说了。王三道：“只太狠了些。”当日酒散。

断金在三人，鬼计蔑天地。

谁知酒里谋，酿出杀身计。

次日，是二月初五日。陈家娘儿们在家，愁官事不得结，没个门路去救老陈。只见阮良跨进门道：“昨日撞了几杯寡酒冲撞，今日特来赔礼。”陈大姐听了不理，回着脸向炕里壁坐了。陈一道：“兄弟，你要来往，以后言语谨慎些。”阮良道：“大姐怪我，干娘也还有些不喜光景。我且与他去吃三杯。”陈一道：“罢，罢。”阮良扯定不放，两个一径去了。此去呵：

寻欢未见三杯酒，入够难完七尺躯。

去了一会，约莫起更时，张氏道：“夜紧，怎不回来？”却见阮良手里拿着一件，是陈一穿出去的旧青布道袍，急急进门道：“我适才同老一吃杯酒，吃了出门，遇着张秃子，道老一欠了他甚银子。一个要还，一个没有。两下相争，操铺。叫我来将这道袍子为信，要你快去救他。”张氏道：“我有八个月娠，身子粗大，行走不便。”阮良道：“正要你这身子大的，人才害怕。定要你去，我扶着你走是了。”一手带搀带扯，扯出了门。陈大

姐不知甚事，在家怀了鬼胎。

不期这边，阮良果是请陈一吃酒。天将昏黑，到得器皿厂前。阮良道：“厂里近有个私朝窠，咱与你顺便瞧一瞧家去。”强拉了走。走到一土坡子边，没人家处，陈一不提防，王四一砖向太阳打来，跌晕在地。王三阮良加上几脚，登时气绝。

三虎伺一羊，性命那可保。

阮良从身上剥了海青，来赚张氏。一到，见儿子跌在地下，正低身看时，三凶一齐动手，也结果了。

诡计觅欢娱，狂谋图所忌。

可怜母子身，横尸路旁里。

阮良道：“陈大姐如今没人管了，我们同去。”又从张氏身上，脱了他一条绢裙。

阮良当先赶至陈家，陈大姐正呆坐在炕上，对着一盏孤灯，等不见个消息。陡见阮良赶到道：“你母亲去，相争推跌，晕去。教我把裙作信物，要你去。”便向炕前来扯。陈大姐道：“我去没帐。”又见一个人进来，也来同扯，道：“去，去。”大姐此时慌张，急待声唤。阮良却从桌上，抢过一把厨刀，道：“做声便杀你！”先来人便来掩住了口，又一个闪进，吹息了灯。阮良把身子在陈大姐身上只一靠，陈大姐早被压倒炕上。二只手各有人扯住，阮良早将小衣扯去，抬起脚来，拔了个头筹。

涧花抱幽芳，含香向岩壑。

那堪蜂蝶狂，纷纷恣轻薄。

陈大姐挣挫不得，口中气吐不出，任他无状了半晌。方完，又一人道：“小淫妇，我几次讨你不肯，今日也到我手里。”来得更是凶暴。陈大姐也只得承受，心里想道，这定是王四了。又

是半晌，侧边的道：“你已像意，也该丢了让我罢。”第二个人抽得身起，又一个扑来，却放了掩口的这只手。陈大姐便急嚷道：“强盗杀人奸人！四邻救命！”一声喊叫，这人连忙扒起。陈大姐也走身起来，早被这干人，搀的搀、推的推、扯的扯，撮离房门。内中一个，将他拴膝裤桃红线带解去。正待转出小弄，弄口早有人闻得叫声，起来开门了。这三人只得丢了陈大姐，一哄而去。

蜂狂蝶横苦磋磨，零落寒香无几多。

幸得护花铃索密，一枝犹得在岩阿。

陈大姐略定了神色，整顿衣服，自与邻舍说这苦不题。

巧凑是内巡捕把牌，闹夜。这把牌好走僻静地面，骑着一匹马，带了一对番青板子，远远随着一对橄榄核灯笼。黑影子里似两个醉汉，倒在土坡边：“快叫人与我拿来，打他个醒！”去拿时，却是两个死尸，不知是甚人打死。忙叫地方居民，灯下简认，数中有一个道：“这男人似厂前住的陈一模样。”把牌就差人押这人，去唤苦主家属。

一行人赶来，陈大姐正在那边，说哥哥母亲被骗去，不知下落。听得差人说，已被打死在器皿厂土坡下，放声大哭。

恨是红颜多薄命，顿教骨肉陨沟渠。

把门锁了，与几个邻舍，来见把牌。诉说哥哥先被阮良说请酒，哄出来。母亲也是阮良说，哥哥与人相争操铺，哄出来。不知仔么打死。二更时分，还同两个人来强奸。内中一个，听他说话，是小王四。两个奸了，因叫唤邻人知觉，赶散。

把牌即差各地方邻佑，协同番旗抓拿。嚷乱了一夜，去时都已走了。都拿得些家属亲邻，展转供攀根捉，三日里都自远

地拿来。只为人命事大，虽是党与他的多，也停阁不来。冤魂相缠，要逃也逃不去。

天心严报复，王法惩奸顽。

堪笑痴愚辈，牢笼欲脱难。

三人这一逃，已是递了供状了。把牌据陈大姐口诉，逐节研审，夹的夹，打的打。人命，王四是主谋，阮良王三是下手。行奸，初次是阮良，二次是王四，王三行奸不成。打死陈一，起手致命是王四，后边是阮良、王三。打死张氏，阮良先踢肚子，以后王四、王三，踢打至死。奸陈大姐，持刀恐吓，解膝裤带，推的是阮良。掩口，扯左手，扯的是王三。吹灯，掩右手，掩的是王四。一一供招明白。一似：

鉴炳秦宫，鼎铸神禹。

奸状虽幽，出之缕缕。

管巡捕是马太监，他看招由，杀人强奸，都是干大辟。至张氏腹有八月之孕，母毙以致子亡，虽非殴毙，但致死有因。简验已明，他竟以杀死一家无罪三人具题，参送刑部。近来刑部，因批驳严，参罚重，缙绅中视如畏途。十人中八九孝廉官生，殊少风力。凡系厂卫捕营题参，并不敢立异。不过就他供词参语，寻一条律例，与他相合。拿定一人有重无轻，有入无出，为保官保身妙策。这原参三命，部中也作三命。将王四拟了凌迟，阮良王三拟决不待时。

疏上，幸圣主敬慎刑狱，道腹中有形无生，果否可作三命，批着该部再谳。前番刑部依捕营，这番刑部体着圣意，不敢拟作三命。将王四、阮良、王三，俱拟斩罪。时阮良已因几处夹打，已死在刑部了。奉皇圣旨：王四着即会官处决，阮良戮尸，王三

监候处决，陈大姐发放宁家。文书房写了驾票，并红本送至刑科。科官签了，校尉赍至刑部。锦衣卫官将犯人绑缚，同刑部官押赴西角头。此时，都察院已委出御史一员，在彼监斩。王四到此，便十张口也辩不来，八只臂膊挣不出，二十双脚也跑不去。平日酒食扛帮光棍，一妻二妾，也只好眼睁睁，看他砍头罢了。

莫落今时泪，须思当日差。

请看陈氏子，何故殒泥沙。

总是王四穷凶极恶，天理必除，故神差鬼使，做出这样勾当，奸时又说出这两句供状。且天下有杀了两个人，不偿命，强奸了人，不做出来的么？若使当日打死了陈氏母子，再弄死了陈大姐，这事便不知出于何人，为地方邻佑之累不小。若使三人撮了陈大姐去，藏在僻处，从容奸淫，事不发露。人还道是陈大姐与奸夫谋杀了母兄，不知逃走何处，也是不能明白的疑案。我所笑的是：华堂画栋，日居不过容膝；锦衾绮帐，夜寝不过一簟；炮龙炙凤，所供仅止一口；珠襦纨袴，所被仅得一身；竭骨髓以奉骷髅，尤其是色；作马牛以为子孙，尤其是财。只看为一陈大姐，把自己一妻二妾，不能白首，不知付之何人。为一二十两银，把自己一条性命，不得保全，竟至于刑戮。所得何在，至于如此？至于陈大姐的丈夫与父亲，人说出都是王四这干人机智。陈大姐丈夫，尚无踪迹。他的父亲，反因此得昭雪。看此光景，机心何益！若使这干奸徒，平日也想到，事成不过一刻欢娱，没甚好名目。事不成必至破家亡身，又随你甚热心，也都冰冷。惜乎三思的人少耳。

第十回 济穷途侠士捐金 重报施贤绅取义

峻嶒气运寒山劲，襟期万顷琉璃净，热肠缕缕尤堪敬。英雄性，千金不惜周同病。嘘枯寒篆清声竞，相怜何必为相盟，剧孟朱家恒自命。心儿莹，高风今古宜歌咏。

右调《渔家傲》

人最可鄙的，是吝啬一条肚肠。最打不断的，是吝啬一条肚肠。论自己，便钱如山积，不肯轻使一文；便米若太仓，不肯轻散一粒。论在人，就是至亲至友在饥寒困苦之中，得一升胜一斗，他不肯赠这一升；当患难流离之时，得一钱胜十钱，他不肯送他一钱。宁可到天道忌盈，奴辈利财，锱积铢累的，付之一火一水。盗侵寇劫，或者为官吏攫夺，奸究诈骗。甚者门衰祚绝，归之族属，略不知恩。或者势败资空，仰之他人，亦不之恤。方知好还之理，吝啬之无益。

不知那豪杰，早已看透。他看得盈必有亏，聚必有散。何得拥这厚资，为人所嫉，犯天之忌。况蚩蚩负行，蠕动犹知相恤；岂同载齿发，听他号呼不闻，见他颠连不顾？故裴冕倾家赠张建封，范纯仁赠粟以周石曼卿。曼卿还是故交，建封直是邂逅。至截发坐荐，饱范逵于雪夜，岂是有余之家？只缘义重财轻，便已名高千古。

丈夫重声气，朽腐安足计。

冯谖昔市义，名誉流无际。

故割己之有，济人之穷，难；济不相知之人，更难。济不相知之人，难；出于贫穷称贷之时，尤难。在侠烈丈夫，正自不难。

这人在嘉靖时，住居浙直交界地方，相近平望。姓浦，名其仁，字肫夫。父亲余棗生理，也有间屋儿，也有几亩田，几两银子。自小爽落多奇，父亲与他果子吃，他见侧边小厮看他，他就与了他。父亲道：“我省与你的，怎与了人。”他道：“他也要吃。”人都笑他是痴的，却他那轻财惜人的心也见了。

慷慨自天赋，匡济有夙心。

何必乘高位，方飞三日霖。

将及弱冠，父母相继而亡，他衣食棺槨，尽着银子用。还起一所大坟，只少石羊石虎。人道：“小官，死的死了，活的要活，也留几两银子度嘴。”他道：“我的日子长，我有好日。那时有衣服，扯不爹娘起来穿；有饮食，扯不爹娘起来吃；那时懊悔迟了。只这衣衾殡葬，是省不得的。”人又笑道：“这砍嘴的！弄到穷时，坟上树木，还可砍来，够几日烧。这块地，把骨头掘起了，也还有几两卖。且看。”只不知：

尺蠖有伸日，九泉无归时。

莫以天下俭，逾深风木悲。

浦肫夫虽为父母用了几两银子，却喜得做人会算计灵变，有信行，又慷慨，所以立得住。却因慷慨，做不得家。身边有几两银子，遇着亲友遭丧为事，委是穷苦无聊的，也就递与他。有几吊钱，见着亲友也会经济，没有银子作本的，也就把与他。有几间房子，有个蒙师死了，只得一间屋，卖了殡葬，妻子没处存

身，他就出一间与他。有个族叔，七十无子，穷得只剩孤身了，他就接来供养。一个姑娘，守寡廿余年，儿子不肖，不顾他，他就接来养了。弄得房子不成片段，人道是孤老院了。

誓生寒士颜，广厦自不惜。

有几亩田，有个族兄浦其良，因解白粮遭风失水，赔补不来，把他田盗卖与人。那人来起业，族兄来情恳，他就也不与分辨。人劝他告状。他道：“族兄不幸，为公破家，义当协助。他若来挪借，也要应他。已去之事，徒把钱送在衙门，争甚么要紧。”却似个怕事怕官司的。他却拿别个的事，也敢作敢为，不曾懦弱。

杖杜有深情，羞为虞芮争。

肯教负劲骨，乃作女儿行。

近村有一盛寡妇，是个大家，祖是孝廉通判，夫是秀才。早寡，一子一女尚幼。有一所祖遗房子，二三百亩肥田。有个侄儿不长进，欺他孤寡，将来投献一阵副使家，也不知曾兑价不曾兑价。八九个狼仆，驾了两只帐船：

前堆蛮石块，尾插飞虎旗。写陈府，两大灯笼。出

跳板，三枝快橹。密架着叉扒棍棒，稳载着蛇蝎虎狼。

到来镇镇女男惊，眼见家家鸡犬尽。

风响一声，到了岸。扛了一个望隆书钹牌匾，竟到盛家。把他三四十年的一个昭代循良牌匾除下，将新的钉上。带了他侄儿来，道：“盛家得了我衙中产价一千二百，房屋田地，都要起业。盛家五日内出屋。”又对附近租户道：“明日大相公来钉界，你们写租契。”叫出向来主管，使他打合，每亩要银一钱，折东五分，方与租种。寡妇出来要争执，这干豪奴那由分说，只叫快

搬屋，不要讨没趣。跳上船，一通锣去了。

帝阍不可叫，豺虎正横行。

寡妇又气又惊，无可摆划。两个管帐的管家道：“这定是族里将来投献。却没个没产的得钱，有产的白白出屋之理。”众租户道：“论理，如今原是个没理世界。只是另写租契，要我们钱半一亩，况又中人要钱，如何得来！归了城里乡宦，管家出来，催租收租，都要酒饭。一到冬至，管家们不在家中吃饭，皆在租户人家打搅了。朱签告示，头限二限三限，收租那里少得一粒。就是遇着年程不好，收不起，少他一斗二斗，还盘算得起。少了一石两石，一年一个对合。有田产，写田产；没产田，写本身。写田产，拚得起了去罢了。写本身，一年还要纳帮银。帮银缺欠，拿回吊打。打死只是家主打死义男，空丢性命。如今我们这村里，也种不田成了！”

不必天有蝗蝻，苦是人中蠹贼。

过处地赤村空，望里烟消灭。

巧是浦肫夫走来，见众人在那厢，打呆桩，读苦书。他道：“列位！你们依着我做，随我走，包你陈家起不业成。”众人道：“你是甚计？”浦肫夫道：“陈衙倚知县是中人的门生，所以横行。不知这知县要做好官，极避嫌疑。明日先打他一个下马威，拥到县中告状，知县料只听我。只要你们帮助我一帮助。”众人道：“只怕惹出事来。”浦肫夫道：“惹出事来，都我承当。”众人道：“要打，要跟告状容易。只是今日说得好，明日恐你不肯走出来。”浦肫夫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只明日叫打便打，叫住便住，不要打他致命处。”

马陵万弩伏，减灶诱狂夫。

到次日，果然一只大船，随了五七只帐船。里边坐下一个陈公子，挟了两个妓，带了两个陪堂，点鼓鸣锣，望这村庄来拢。这公子呵：

《黄莺儿》：

时服试玄绡，衬轻衫，艳小桃，玉环低压乌巾巧。
袜棱棱一条，步轻轻几摇，缓拖朱履妆成俏。假风骚，
肉麻大老，他道好丰标。

在那厢与这个妓玩呵：

前腔：

秣李两枝娇，闹东风，压柳条，飘飘漾漾来回扰。
傍花梢一招，向花心一挑，颠狂体态难医疗。恼妖娆，
蒹葭玉树，说甚好知交。

这两位陪堂呵：

前腔：

肩耸泰山高，落汤虾，只曲腰，人言未听先呼妙。
助清歌扇敲，献殷勤步劳，低言似恐人知道。也心焦，
声声大叔，怕是管家乔。

先是那管家上岸，叫众租户迎接大相公。那浦肫夫当先，领着这干约有六七十，走到岸边。他先叫人把近岸地上泥，掘松在那里。这陈公子幸未上岸，搂着一个妓，靠在船窗看。只见浦肫夫对着他道：“你甚么乡宦，敢占人田产！”陈公子正作色，要查甚人。那浦肫夫叫打，岸上人一声喊，泥块头如雨点下来。

重耳适卫，野人与块。

亦孔之羞，自作之愆。

帐船忙撑过河，少也招半船泥块。大船急卒撑不动，后梢忙驾两枝橹摇，那里移得一步。是前后缆不曾解得，板闷尽已打碎。桌上碗盏花瓶香炉，都已打坏。人打得没处躲。浦肫夫叫只打公子与助恶家人，陪堂与两个妓女，不要打他。陪堂便躲在妓女身边。一个管家对公子道：“岸上都看着你。快除去巾儿，脱了海青，到梢上来。”公子便也从命，扒到梢上，扶着橹，充做梢公。梢缆用刀割断了，头缆摇得紧，挣断了，到得对岸。浦肫夫已将新牌匾，对船上敲得粉碎。

送到新来匾额，却似隔岁桃符。

陈公子脱得身到家，忙叫人做状，告地虎打抢。

不期浦肫夫已合了人，竟到县前叫屈。县官已知陈家向来纵肆。这番浦肫夫说，众人哭叫，道：“他欺凌盛家孤寡，白占田产，横索众户租息。”知县倒即刻差人拿陈家人，抚安众人，令他复业。陈公子如今告不得打抢，来辩契买。知县道：“孤寡的田产，孤寡不出契，明是投献了。这干家人，毕竟是要处的。”公子道：“看老父体面。”知县道：“正所以为老师。”再三求，只拿中人与盛家侄子重处了，以绝投献之路。浦肫夫这一举，早教陈公子产又不得，反吃了一场亏，坏了一只船。

羊肉不吃得，惹了一身羶。

到此，人知浦肫夫自己产任人盗卖，不是没本事，只是个轻财重义。

一日短棹，在城中讨帐，遇见本管里长姓戴，来纳条银。不料在县前被贼剪去，没得上纳。官又要比卯，甚是慌张。浦肫夫见了，问起缘故，就将身边，讨得六七两银子，递与了他，省一番责打。

不必西江水，枯鳞已更生。

这里长也是个有家事，要体面的人。得他周旋，甚是感激，道：“大凡甲首见里长，说苦装穷，要他一二钱丁钱，也不知几个往还。他这等慷慨，是个好人。”到家，就将这主银子去还他。浦肫夫道：“便从容，何必这样急。”就留他吃饭，都自己整治。里长因知他亲事高不成低不就，道：“兄弟已过二十了，怎尚未婚？我看短柴可以养身，不可成家。我有几两银子与兄，并不计利，兄可在略远处做一做。”第二日，着人接他到家，兑出二百两银子，道：“兄若嫌少，不够转活，停十余日，再凑一百与兄。”

长袖资舞人，宝剑献烈士。

浦肫夫择了个日，腰了银子，叫了只船，走常州。过得吴江，将到五龙港，只见一只船横在岸边，三个人相对痛哭，还有三四个坐的卧的，在地下呻吟叫痛。浦肫夫道：“这一定是被劫的，不知要到那里去。天色寒冷，衣服都被剥，不冻死也要成病，这须救他。”船家道：“才出门，遇这彩头。莫要管，去罢。”浦肫夫喝道：“叫住就住，还摇。”船家只得拢了。

浦肫夫跳上去问，原来是福建举人。一个姓林，一个姓黄，一个姓张。诉说到此被盗，行李劫去，仆从打伤，衣服剥尽，往京回闽，进退无资，以此痛哭。浦肫夫道：“列位到京，可得银多少方够？”林举人道：“路费，一人得三十金。到如今，衣服铺陈，也得十余两。”浦肫夫道：“这等列位不必愁烦，都在学生身上。相近苏州，就在此制办，以便北上。”就在近村，打些水白酒与他汤寒，又把自己被褥与他御风。

风雨绿林夜，谁怜范叔寒。

解衣更推食，此德欲铭肝。

到了苏州，在阊门边，与他寻了下处。为他买毡条，绸布做被褥，为三个举人做衣服。失了长单，为他府中告照。又赠盘费三十两。这三个问了姓名居址，道：“异日必图环报。”两下相别。这三个似：

病鸟脱弹丸，远逞凌霄翮。

但只这浦肫夫似：

冯谖市义归，鼓篋何寂寂。

如今仍旧只好短柴了。回到家中，巧巧遇着戴里长，道：“浦兄怎回得这等快，柴得多少？”浦肫夫道：“五龙港遇著三个会试举人，被盗劫了，行李盘费俱无。我将大半赠他，如今仍就短柴。”若在他处，毕竟道这人不承挈带，想是嫖去了，赌去了，或者欺心造这谎话。那戴里长信他是个侠人，并不疑惑，只说：“我那一百两银子，已措足了，还来拿去营运。”浦肫夫也不推辞，竟去取了。

取予尔我忘，肝胆遥相照。

管鲍穷交时，异世想同道。

浦肫夫原是有手段人，看戴里长如此待他，自家去做生理，却也做着，没个不利的。就是这三个举人，想起穷途间，便是亲友，未必相顾。他做生意人，毫厘上用工夫，吃不肯吃，穿不肯穿的人，怎为我一面不识人，捐百余金，固是天不绝我三人，他这段高情不可泯灭。如今我们三人中，发得一两个去，去报答他才好。巧巧这年，三个人一齐都中了。浦肫夫在家中，买张小录看了，道：“也不枉我救他一番。总之命里是个进士，我不救，别人也救。”

先时，人闻得他救这三个人，有的道：“是个好人。钱财是难得的，他肯舍。”有的道：“做别人头研酱。把与他的，是戴家银子，他却做好人。”又有道：“就是别人银子，难得人好意。将来生息，也可养家活口。现在三十来人，娶得头亲事，也是好的。况且这三个人，得知真举人，不是举人？就是这些读书人，极薄情。与他银子，是一样脸。要他银子，又一样脸了。倒不如丢在水里，也响一声。自古道，好人是阿呆表德。小浦也是个真阿呆。”

啾啾燕雀噪，鸿鹄心岂知。

这时间得会场揭晓，有来问的，道：“三个内，有个中么？”浦肫夫道：“都中了。”那人道：“这等你一生一世，吃着不尽了。可央人做通后，备些礼物，雇个人送去，贺他一贺，不要冷了场子。”浦肫夫道：“我当日不过一时高兴，原没有结交望报的心。如今人情，得知何如。宁可他记得我，不可我妄想他。”却也丢开一边。

一饭自怜国土，千金岂冀王孙。

只是那三个中了的，倒越想起浦肫夫来，道：“当日没他赠盘缠，如何得到京，成此功名？没他做衣服，冻死了也做不官成。”三个计议，要在浙直地方，寻个近他处，照管他。

恩深洽肺腑，感宁间朝夕。

期将隋侯珠，报此情脉脉。

不料黄进士选了个兵部主事，林进士选了馆，只有张进士，人上央人，讨得个常州府推官。这两直叫八差地方。抚按之外，操院、漕院、学院、盐院、巡漕、巡青、巡江、京畿，个个要举劾。举的好再举，劾的难再劾，是极难做地方。他只为报恩

心急，只得就了。将行，林黄二位，都有礼有书托张四府，城外郊饯。林黄二位道：“浦肫夫患难之交，今日年兄为我们看他，异日我们也代年兄看他。恐他来时，以布衣相嫌，年兄要破格相待。”张四府道：“这小弟事，未有不尽力的。”

唯有衔恩处，镂心未敢忘。

张四府便道到任常州。大凡钻营结纳的，也会冷灶里着一把，他却不放松了。中式有贺，到任有贺，歇了半年三个月，就要来寻趁了。浦肫夫终是生意中人，不在行。又图报之心甚淡，不曾去寻邸抄，看大选报。常州是他出入路境，也不知推官是他前日救的张举人。倒是张推官不见他来，差一个人带了二十四两银子，两匹潞绸，并自己候书，林黄二位书礼，来寻他。叫在余棗行中寻，也寻了两日，到家又是不在。问他两邻，道：“他平日只在江湖上，不甚在家。”问：“几时回来！”道：“出路的人，那里期得定。”问他家眷，道：“三十来岁人，又不是名进士举监生员，不过商贾之家。定要选甚名门巨族，不肯娶个再嫁农庄人女。如今弄得没个妻室，铁将军把门。”差人只得回覆。

自分丹穴雏，栖托碧梧里。

萧森枳棘林，未肯集其趾。

张四府摇头不信：“你差寻了。岂有拿得百余两出的人，中年尚无家室？”正要修书，央个沈同年寻访，却值代巡委查盘苏州。他到苏州，就发牌查盘吴江。

此时正遇浙直旱蝗，米价腾涌，余棗的都获了重利。浦肫夫自团风镇，贩了五七百米来，进得京口，闻戴里长儿子为事。他叫伙计押船，自到家中，与他料理。却是里长儿子戴簪，充参吴江库吏。县官朝觐留京，他去时曾在库中取用些银两，将自

己名下纸赎抵补。又预放去次年人役工食，一来示恩，二来也得些头除，为入覲之费。不期接署一位三府，初时怕他一个将来两衙门胡乱交盘。去后只与库吏算帐。抵补的，道我不与他人拾尾巴，不肯追比；预借的，道我饭碗里的，他如何吃去，不与开销。都作库吏侵欺，要追赃问军。

常道权官打劫，如何替人作贼。

放去行取科道，只向吏胥取息。

浦肫夫来央人打合，道：“工食是要放的，只早了些。如今代出一个工食头除。纸赎，库吏赔一个加二分例，求三府追比补库。”正在讲说，那陈公子怪浦肫夫作倡，坏他体面，要寻他事，奈县尊在不敢。喜得县尊去了，他访他米船，将近吴江，差人邀住。首他违禁牟利，漏贩越界。三府将浦肫夫来拿了，签两条封皮封了船。要入官，又来讲价。

不为百姓图利，只开自己诈端。

巧巧张四府到，相见公事毕，临送出时，道：“此处有一浦其仁，烦寅翁一访！”这“访”字，三府却认错了。出来对心腹吏书道：“这地方有个土豪浦其仁么？”吏书道：“现为漏贩，老爷铺在铺里。”三府道：“想按院要他，明日先起批解，查盘厅。”

到次日起解，浦肫夫道：“我正要见上司。我船须是湖广船，芜湖许墅俱有船票。禁须禁本地贩出，不曾禁别地贩来。”解人早将来铁链了。到厅前，皂甲炒班里钱，也去了五七千钱。还讲打钱，一下多少。进见投批，解子稟：“浦其仁解到！”四府忙抬头看，只见浦肫夫带了铁链，跪在丹墀里。四府便对解人道：“谁叫你锁来？少打！快掩门，去了锁，取浦相公方巾色衣。”自下厅，一把扯起，扯入后堂。浦肫夫却认得是张举人。

縲继叹穷猿，谁明薏苡冤。

那知南面者，竟是旧王孙。

听事吏外边去借得一顶巾、一领道袍来，与浦肫夫。浦肫夫道：“犯人不敬。”张四府道：“这是县官因我访恩兄，误了如此。恩兄休要见罪！”浦肫夫道：“实因贩米，遭人妄讐，适才铺中解来。”四府道：“纵有甚事，有小弟在。”定要分宾主坐了。自发一两银子，叫县中备饭。道：“林黄二年兄致意，有礼与书，前差人送来。道兄无家室，果有此事否？”肫夫道：“委是未有。”张四府道：“兄几时丧偶？”肫夫道：“并不曾娶。”四府道：“这甚奇了，是何缘故？”肫夫道：“实因高不能攀，低不屑就，蹉跎至今。”四府道：“这等兄虚过十余年青春了。小弟央沈年兄为兄图之，定要得一佳偶。”

君才齐伯鸾，宜偶孟德耀。

染翰向春山，嫣然成一笑。

又道：“兄有甚事，可来讲。我吩咐门上，有帖即刻传进。”肫夫道：“有一事不好遽然相渎。”四府道：“有话但讲。”浦肫夫道：“其仁三十无妻，缘何有余财相赠。委是义兄戴雉城，借我资本。当日相赠，他无憾词，复又借我资本。是其仁得行其惠，戴兄为之。若无戴兄之盗，其仁虽有热肠，无以相助。今其子为库吏，前官支給，后官不与开销，强要坐赃坐罪。若大人能为昭雪，正是寻源之报。其仁并非谎言，希图取利。”四府道：“戴兄事，仁兄事，明日封一呈来，小弟即为清白。此外有绝大事，不妨来说。当为兄作置产娶妻之费。”

受恩深一饭，报敢惜千金。

漂母虽无望，韩侯自有心。

次日，果各具呈。四府请三府面讲，道：“米贩自楚中，有各关税票，这非境内贩出。还宜严处首人，以止遏余之风。戴吏纸赎，抵补见有发落簿，这亦去任官常做的，在寅翁一征比之劳耳。工食既有领状，便非吏侵。这两呈俱有理，寅翁可为一行。”三府回来，将浦肫夫米船，即刻放行。入官的入不成了，还将首人打了枷号。戴簪事，抵补的竟与追比，给放的竟入销册。莫说军罪，不应也不问一个。那戴家又省了愿赔的头除，愿送的分例。三府又怕浦肫夫放他红老鼠，叫戴吏打合，有事来说，助四府赠娶。

上官发恶，下官捧足。

一语春温，枯黄生绿。

沈进士奉承这同年公祖，差出媒婆来，为浦肫夫寻亲。偶然说着那盛寡妇女儿，已十七岁，寡妇念及他恩，一口应承，不计财礼。

当年仗义时，已作赤绳系。

四府时常着听事吏来讨事，浦肫夫道：“张爷宪纲衙门，我也不敢来，事也不敢说。”张四府甚不过意，向沈进士借了二百两，送他聘娶。这沈进士借了二百，少也要说个四百两扯直，一一如命。自此浦肫夫婚姻虽迟，终得了个名门艳质。

明月笑床虚，衾绸帐有余。

婵娟喜新得，矢冶胜芙蓉。

张四府知他性格，是不急于钱财，不肯轻来干渎的，都自送去。倒极轻也得百余两讲起，上门的买卖好做，不怕他走别家去，越讲得起。那肫夫，恐损张四府名声，不敢动人的怨，也都将就三四件，却也起千余金。先时浦肫夫没个家室，吴头楚

尾，日日在外。如今三十来少年，捧了个娇娘，你贪我爱。便道江湖上险，不思出外，止发本，着几个伙计走水。祖遗房屋，久不在里面住，败落了。如今前厅后楼，改造一新。两亩田，族兄卖去，他便赎回。旧时使势陈公子，父亲死在任上。平日投献田产，准折子女，俱来告状。官讼牵连，家资销拆，反将田产卖与他，他都用重价收买。

逆取难逆守，悖入必悖出。

沧桑变须臾，贪夫可知抑。

前时浦肫夫还是个倒转鬼，如今做了个田舍翁。

似此年余，只见黄主事有书与张四府，道：“浦兄家室之事，年翁业已任之。前程一节，弟效一臂，可资之北来。”是黄主事为他纳监。为他寻同乡保结，为他纳银，移文本地，取里递结状，要张四府打发进京。浦肫夫美妻厚产，前池后园，尽自快活，那肯出门。如今捉猪上凳，张四府又寻了两件，合五六百金，与他安家，作路费。原先浦肫夫带顶假巾，如今真巾。前边见官府，头巾圆领，札付礼部儒士，如今的确北雍监生。

只是黄金多，便尔头角改。

何必恋寒灯，沉沦在学海。

浦肫夫终不忘情戴家，也为戴簪援了两考，一同进京。

到京，林黄二位，就来相见。林吉士甚言自己不曾用情。这林吉士有个至亲，做南直学院。也曾叫浦肫夫兜一名进学，肫夫将来送了戴里长次子戴纓进了学。但他的情还不尽，浦肫夫又言起前情，引戴簪见了林黄二位，二位亦加礼貌。肫夫在京盘费，在监贲仪，都出在黄主事身上。一年，二人为他讨面情，竟作历满拨历。时肫夫自与三位患难相与，荏苒早已四年。林

吉士散馆，得个浙江道御史。黄主事改了吏部验封司主事。吏部官说吏部事，极是容易。两个援纳考中，浦肫夫得个县丞，戴簪得个典史。

虽非紫绶金章，也是牧民父母。

有了钱又有势，没事做不来。两个也就候选。不期林御史轮差，该是浙江。自到黄主事寓中，道：“这次担子该交与我。但我巡按浙江，不好为人讨浙江缺。这托在年翁。”那黄主事又会弄手脚，一个乌程管粮县丞，一个长兴巡捕典史。两个领了凭，拜谢黄主事出京。黄主事还为他发几封恳切书，与守巡堂尊四府。

只为谊重丘山，不惜报同蛇鸟。

离京到常州，去见张四府。张四府自他进京，也时时差人送礼照管。这次又赠他上任之费。两个到了家，少不得拜客祭祖，阔绰一阔绰。一水之地，带家眷到了任，投下荐书。吏部书，有个不奉承的么？批词便已不脱，及至林按院到，又有美差。上司知他与代巡有一脉，又加假借。两人在任，都擢了五七千余。任满，亏这三人力路，浦肫夫还做个沔阳州州同，戴簪陈州吏目。三人犹自照管不懈。

倒是这两个识休咎，道：“银子擢些罢了。日日向人跪拜，倒不如冬天炉煨骨枮，白酒黄鸡；夏日绿树芡荷，青菱白藕。”都致仕回家快乐。总之杰士是个拚得。贫穷时也拚得财，得意时拚得官。两件总是个看得财轻。故浦戴皆世所难，若三君之厚报，不为过也。

第十一回 惟内惟货两存私 削禄削年双结证

紫标黄榜便如何，富贵奚如德积多。
衫袖几看成粉蝶，朱门每见篆旋蜗。
一棺以外原无我，半世之间为甚他。
笑杀守财贪不了，锱铢手底几回磨。

人最打不破是贪利。一贪利，便只顾自己手底肥，囊中饱。便不顾体面，不顾亲知，不顾羞耻，因而不顾王法，不顾天理。在仕宦为尤甚。总是为农为商的，克剥贪求，是有限量的。到了仕宦，打骂得人，驱使得人，势做得开，露了一点贪心，便有一干来承迎勾诱，不可底止。借名巧剥，加耗增征，削高堆，重纸赎。明里鞭敲得来固恶，暗中高下染指最凶。节礼，生辰礼，犀杯金爵、彩轴锦屏、古画古瓶、名帖名玩，他岂甘心馈遗，毕竟明送暗取。

馈赆朝朝进，鞭笞日日闻。
坐交闾阎下，十室九如焚。

这却也出乎不得已。一戴纱帽，坐一日堂，便坐派一日银子。捐俸积谷，助饷助工，买马进家资，一献两献。我看一个穷书生，家徒四壁，叫他何处将来？如今人才离有司，便奏疏骂不肖有司，剥民贿赂，送程送赆，买荐买升。我请问他，平日真断绝往来，考满考选，不去求同乡，求治下，送书帕么？但只是与其得罪士庶，无宁得罪要津。与其抱歉衾影，无宁抱歉礼节。赠

送不妨稍薄，若污我名节，去博人好，着甚来由。况说及肥家，这天公最巧。如《唐书》所纪，阴间有掠剩使，夺人余财。丞相李峤贫，张说富。僧人道：“张相公是无厌鬼王，冥府有十大铁炉，铸他横财。”这都阴有主持。

贫富皆悬造物，谁去拙窘巧盈。

智者会须任运，从他坎止流行。

明朝曾有一御史，对门生道：银财有分限，不可妄得。我曾出巡云南，夜在官署，觉神思不宁，寝不成寐。我祝道：“此地莫非有冤欲告乎？”恍惚有一金甲神人在前，说：“公有银千两在此，特来相告。”我道：“在何处？”答云：“在公座边砖下。”我去了公座发砖，果有银二十锭，计千金。我道：“如何得家去？”神人曰：“但写乡贵姓名，及所住地方，当为致之。”我依言书毕，置银上，覆以砖。后巡历将完，一丁忧同年来见，为一知县求荐，四百金，各得二百。我坚辞不受。同年道：“你不收，怕你忘却。必须你收，我始放心。”我勉强收了。任满到家，偶思及此。吩咐家人，备了三牲，暗暗祷祝。忽神人复见，道：“银在书房条桌下。”我次日令家人发条，果得前银，但数止八百。我道原银一千，今仅八百，这二百却落何处？晚间神人复现，云：“某同年二百是也。”惊得我汗流浹背。可见凡人举动，神鬼皆知。此赢彼拙，数有一定。即此观之，可强求么？

货殖非关亿，绳枢命本穷。

贪夫空役役，人巧困天工。

我闻得广东有个魏进士。做秀才时，其家极穷，身衣口食，俱难支值。

无灯常借月，有户不留风。

甌里尘时起，囊中钱每空。

他只一味读书，不甚料理家务。亏得妻家稍裕，其妻稍勤，苦捱朝暮。其妻每怨恨读书，费他妆奁，至于穷困。魏进士勉强支对道：“不要怨，倘得中丁，包你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。十倍还你妆奁，也不打紧。”不期果然中了举人，又联捷中了进士，殿了三甲。该选推官，先观政都察院。一时便有长班、雇马、交际之费。观政毕，选期尚远。但路遥，往来不便，只得在京守候。

一住半年，租房火食，庆吊公分，及至选官，备送上司礼，又借了若干债。双月二十五日选。掣签，掣得个湖广江陵府。这掣签也是名色。凡遇好府，毕竟有几个京官，或是同年，或是座主来拜，要借重，图他到任后照顾，好说分上。就为他见选君讨缺，缺十个九个是坐定的。大凡掣签，或分南北中，或分上中下。如魏进士广东人，筒中故意放江陵广东二签。掣着广东，是本省，不当选，则自然是江陵了。或是以一湖广人陪掣，湖广人不当得江陵，这缺又该魏进士了。

吏弊如重云，能使月鉴暗。

迂拙成积薪，冯唐有深叹。

魏进士得了地方，雇了乘人轿。至徐，由水路过淮过江。由浙江江西至广。祭了祖，与亲族作别，与奶奶一同上任。但这奶奶耳朵内，一向听得说做官好，不知仔么搬金采宝，银海钱山。及到任，在路夫马人役迎接，体面甚是威势。进衙门，各府县乡绅送礼，也甚热闹。只魏推官新到，自然立些崖岸，推却不过，勉强收一二色，也还好。在后衙门虽然日日有事，却不过是抚按藩臬守巡批行，府堂牒送。终日费自己精神，替他人挣纸赎而已。

年余，代巡委一次查盘，府县折程折席，也有百金。平日只靠端阳年节二次，全省县官来送节礼，约莫一人四两之数。还有地远县小，躲过不送的。奶奶道：“好好。做了教官了，一节才有些活动。他还多些拜见，进一番学，有一番束修。”这闲常散言絮语，最是恼人移人的。凡遇送礼，俱是夫人收。他要打首饰，做衣服，魏推官因穷时用费了些，又是好要撒娇做痴人，再不肯，使性哭泣。魏推官也只得勉强依他。正是：

有心立名行，无计拒贪痴。

又且买办珠翠绸绫，给发工价，不惟短他价值，还要刻他银水等头，便已作承魏推官一个克剥要便宜名头。

猛虎有神威，苦为妖狐夺。

借光唬百兽，大权叹旁落。

厅中有一个吏，叫单规。他是个滑吏。他轮长接，在广东接官。奶奶与管家，暗中俱有礼，得他欢心。将他内外心性行藏，都已打听，到此又看破奶奶是要钱，做得主的。

其时，本府有个大户，姓陈名箴，家极豪富，却极好作歹事。家中养几十个家丁，专在大江做私商勾当，并打劫近村人家。一日劫了一只官船，是兵巡道同年。巡道追捉甚紧，府县三日一限比，巡道半月一解，捕人正在根寻。

巧是陈家家人打劫，每有金珠绸缎货物拿回，陈箴都量给自己银钱，货物差人隔省发卖。所以家人身边并无赃物被人看破。这次打劫得多，各人见每次陈箴与钱，不上半价，故此各人也留些在身边。有了物，就思出脱。有去卖的，都不知价数。早已为明眼公人看破。又在娼妇周英家嫖，他家有雪儿楚云几姊妹，都生得标致，是一干极会起钱獠儿。各贼钱来得易，在他家

甚是挥洒，把金珠作赏赐。被应捕踹了，做了一索，供系陈箴家人。还有十余党与，都在陈家拿出。陈箴买了捕人捕官，竟卸在龟子身上，通呈上司。陈箴是极刁顽，有事极肯使分滥许，事后便也倒赃短欠。衙门人晓得，故意留他个酒碗儿。把捕衙初供“系不到官陈箴义男”一句，不去。及至巡道发刑厅覆审，魏推官也是个留心政事的，将招由细看。想道：江洋巨盗，必有大窝。娼家是其花销处，利其财，不行举首有之。若说主窝，断难舍数年畜养之家主，问数日淹留之龟子道理。便出牌提陈箴。

剖柱追元恶，埋轮翦大奸。

棱棱施铁面，行旅或安然。

正拘提间，忽代巡委查盘武昌，魏推官只得收拾起行。

先时，魏推官到任时，首参谒抚按司道，因遇逆风，泊船小港，独坐无聊。在船中眺望，见远远一林松竹，中间隐隐露出殿阁。间又逆风中，送上几声铃铎。问梢子，答应是圣寿禅寺。魏推官道：“是隔属，不妨打轿去一随喜。”不多带人役，不开道，竟到林子里来，却见：

竹欹如延客，松乔似引人。

江村人迹少，一径绣苔茵。

转过林子，听得钟声断续，笙管悠扬。是几个行童将着乐器，十许个僧人执着香，迎来。到山门，又是一个老僧，鬓余残雪，面有月光，躬身相迓。入大殿，参了诸佛。转到方丈，却是纸窗竹屋，风致悠然。小草名花，幽妍可憩。器具修洁，微尘不生。满壁斗方诗画，都是赞主僧道寂的。有道：

百年老树知僧腊，一片明蟾映古心。

有道：

廿载远城市，一心横古今。

有道：

解到风旛缘著想，悟来明镜本无台。

有道：

慧从定里出，觉作世之先。

魏推官看了道：“这老僧想是寂和尚了。方外高人，可以宾主礼见。”老僧谦让许久，侧坐了。须臾茶至，排列些果品点心，极精洁。相与谈些口头禅，彼此推重。总之做官的谈禅，见解已超俗人。和尚们也假借他，故此说得。坐久进斋，尽有远方之物，似出宿备。魏推官道：“上人禅林名宿，正宜脱去俗情。适才烦僧行远迎，如此厚款，太厚了么？”侧边立著一个会捣鬼快嘴小和尚，答应道：“师祖平日不轻见人，礼数脱略。三日前，定中知大贵人将到。特差小僧前往城市，预备蔬菜。早间分付僧行，门外迎接，故此如此。”魏推官道：“寂上人，果然能前知么？”寂和尚道：“不敢。是小僧浪言。”魏推官也笑是鬼话。当晚就宿寺中，与寂和尚做个知己。

寺中也就立个大檀越老爷魏，大红纸疏头。魏推官虽道他是鬼话，故意试他，回日与每次过往俱去探他，那迎款宛同一日。这次魏推官也去访他。

到府，不过照例到府县衙门，查一查仓库，点一点人役，把罪囚过一过堂。凭吏书简几个矜疑的，听代巡开释。向府县正官，讨一讨佐二杂职贤否，并不好书吏应戒饬的，造册以候代巡奖戒。其时值张太岳母丧回籍，两院三司，都到江陵赴吊，魏推官也且回任。

葫芦依样画，书吏枉奔波。

谁是急公者，虚心为勘磨。

回衙，不免理论日前未完事件。陈箴前已寻着单规，央他寻大分上。单外郎主张，千金过龙，可以无事。陈箴道：“魏四府闻得他不曾破手。若造次进去，一变脸，这番事体，越不好了。若没有贴体乡亲，不若寻张阁老公子。”单外郎笑道：“我做得与你做，是便宜你。张公子怕三千金不开眼哩！”陈箴见他说得是，就听他，将千金交与单外郎。单外郎乘官不在，先与管家讲起。管家道：“奶奶要得紧。奶奶应了，不怕老爷不依。”单外郎故意激他，道：“我见老爷甚是执法，怕奶奶也做不来。若做得时，万金也可得。管家小小也得个千金。”管家道：“缚牛自有缚牛法，都在奶奶身上。”管家去与奶奶说，果然一力应承。单规却将六百两送进与奶奶，管家加一六十两，说事的后手三十两。其余单外郎落簏。

千金买出狮吼，三面好纵鸱鸢。

魏推官到了衙中，傍晚两人吃了些酒。收拾方罢，那奶奶笑吟吟道：“做了年余官，今日才得一宗大财。”魏推官道：“你说我查盘回，带得这些折席程仪么？”奶奶道：“这样叫做大财？”就在袖中拿出陈箴一纸诉词，道：“这人拿银子六百两，我收了，你可圆活他。”魏推官道：“这人饶他不得，我正要拿倒他，立个名。”奶奶道：“图名不如图利。你今日说做官好，明日说做官好，如今弄得还京债尚不够。有这一主银子，还了他不成？”魏推官道：“官久自富，奶奶不要如此。”奶奶道：“官久自富！已两年进士，一年推官，只得这样。见钱不抢，到老不长，任你仔么，我只要这宗银子。”魏推官道：“这是谁拿进来的？”奶奶道：“天送来的，不要这等痴。你不要钱，你升官时，那男盗

女娼的，却要你的。只问你，如今不捉几两银子还人，后边谁人借你？况且这事，别人已问明白了，你生事害人做甚么？”愤愤的只待要闹。

虎心原自猛，豺性更能贪。

那解名和义，唯知利是耽。

魏奶奶也不拿出银子来看，竟自睡去了。魏推官叫过管家来，假狠道：“你这干奴倖，做得好事！是那人做下的？”都得了钱，只彼此相看，绝不做声。查那管门的要打，奶奶又跳起来，道：“你打我不得，借他打我么？”嚷起来，魏推官便不敢做声。要考问把私衙皂隶，又怕声张，只寻他空隙，道他不常川守衙，打了二十五一个，消气，闷闷的阁了几日。上司来催，没奈何，也只得照前问拟。那单外郎，要发卖手段，还要奶奶逼勒魏推官，把陈箴做个干净，龟子做个煞。自此陈箴高枕无忧，龟子延颈受戮。

初无杀人意，奈擢杀人钱。

落笔如矛戟，冤魂泣九泉。

魏推官也因这节，怕奶奶又做出来。私衙关防甚严，酒也不甚出去吃。未几按院发牌按临武昌府，魏推官先期到府，将衙门封固，转头都塞了。叫本府知照二员，轮放水菜。又对奶奶说：“只可一不可二了。”奶奶道：“真穷鬼，真穷鬼。且看。”出门，将门上著实吩咐一番方去。

只因魏推官原是本分要好的人，因这事觉得违心，又怕人知道，心中抑郁。将近圣寿寺，巴不得一步跨上岸，与寂和尚一谈。不期转过林子，并不见钟响鼓乐响。到了寺门前，亏得一个小沙弥看见，忙去叫时，走得几个来接。也有只带搭子，没有

僧帽；也有著得短衫，不穿偏衫。赶上来，香棒儿也拿不及一根。到方丈，桌上灰尘堆满，椅子东一张，西一张。寂和尚摸了半晌才走出，连道失迎。草草吃了些茶，到晚吃斋，也只些常品。恰好服事的，仍旧是那捣鬼快嘴和尚。魏推官对他道：“你师祖怎不前知了？”这和和尚道：“委是师祖不曾分付，有慢老爷。”寂和尚也急请罪，道：“委是有个缘故，老僧也不解说。”魏推官道：“有甚缘故，上人不妨说来。”寂和尚道：“这事说来近诞。敝寺伽蓝，最是灵显。凡遇贵人过往，三日前托梦报知。先前张阁老乡试时，避风来敝寺，伽蓝都来说。所以张阁老大贵了，舍田十亩供常住，还留一个神灵显赫匾额，在伽蓝殿中。今老公祖累次来都报，只今次误了。也不知伽蓝他出，也不知有他故，躲懒不报。”魏推官道：“果有此事！”寂和尚道：“老僧不敢谎说。”魏推官道：“我去武昌，往回不过十余日。上人可为我一问，是甚缘故。”

这一问，魏推官还在疑信之间。不料这老僧果向伽蓝前鬼混，道：“你是一寺之主，寺之兴废，全靠于你。你怎失报了贵人，以致触误魏推官。他若发恼，便为阖寺之害。如今要你还不报之故，你快快报来。”说了又说，念了又念，就像泥神道有耳朵的。只为：

胸中利害纷纭扰，出口言词不厌烦。

祝罢，这神人果然有灵，夜中托一梦，将所以然之故，说一个分明。老僧甚是惊骇。

莫言天厅高，神目无不照。

相隔半月，魏推官又来，仍不是前番远迎光景。魏推官看了，又笑道：“伽蓝想仍不灵。”只见这老僧口中趑趄，道：“灵是

灵的。”魏推官道：“既灵，怎又不报？且我前日，央你问得何如？”寂和尚欲言不言，又停了半日。魏推官大笑：“伽蓝之说，还是支我。”寂和尚又沉吟久许，欲言怕激恼推官，不言只道他平昔都是诳言，真是出纳两难。才道得个“不好说”，魏推官道：“我与和尚方外知己，有话但说。”和尚道：“伽蓝是这样说，和尚也不敢信。”把椅移一移，移近魏推官，悄悄道：“伽蓝说，老公祖异日该抚全楚，位至冢宰，此地属其辖下。”魏推官笑道：“怕没这事。”和尚道：“平日通报，以此之故。”魏推官又道：“今日不报，想我不能抚楚了。”和尚道：“真难说。”推官又催他。和尚道：“神人说，近日老公祖得了一人六百金，捉生替死，枉断一人。天符已下，不得抚楚，故此不报。”这几句，吓得魏推官：

似立华山顶，似落沧海滨。

汗透重裘湿，身无欲主神。

强打著面皮道：“下官素颜自砺，一时不明，枉人有之。得财骹法，实是没有。”坐不定身子，起身上船。寂和尚陪上许久殷勤，请罪，留他不住，只得于寺门相送。魏推官执著手道：“适才之言，不可轻泄。”和尚连声不敢。

这魏推官归途好生悒悒，待要使人叫龟子出状，自己央同人翻招，怕陈箴知道，倒赃。况这宗案，又经达部了。若是抹杀，怎真窝家漏网，假窝家典刑，都为我得钱之故。笑是：

因贫成乳虎，从悔作藩羊。

到得府，传梆开门，竟入书房闷坐。这奶奶又揽得几件公事，巴不得推官回。听得竟入书房，道：“这甚作怪。”也走入书房。只听得魏推官在房内，将靴脚跌上两跌，道：“一个八座，轻轻丢去了。”魏奶奶带著笑，走进相见，道：“甚么八座丢去了？

若是好的，还叫人寻将来。”魏推官道：“只为你六百两银子，卖去了我一个吏部尚书。”奶奶道：“若买卖得个吏部尚书，还是银子好。”魏推官把从前一段事，细细说与，道：“暗有鬼神，驷马莫及。”叹息悲伤，几于泪下。

漫喜筐篚盈积，谁知天道彰明。

聚尽魏州城铁，铸他错字不成。

奶奶见他怨怅，道：“你是怕我又做甚事，说这鬼话。想还是秀才时，穷鬼附你体说的。”奶奶见是说不入头，洋洋去了。未几，是张江陵新例：南边江洋与北地响马，审实俱决不待时。旨下，部文到，这龟子与众强人，俱各押赴市曹斩首。可怜：

正是烟花主帅，何关斩揭渠魁。

萧艾尽归删刈，彩笔织就风雷。

魏推官闻之，越发机陞。不及考满，病弱，只得告假回籍，不数年身故。可见不当而得，明有人非，暗有鬼责。丈夫心地光明，一介不取；便没有鬼神，也不可苟且，况是图财害人。至于浅见，最是妇人，如何可令做主？这病源，先在未读书做官时，便畜了富贵利达之心。一到得官，大家放肆，未有不害事的。我请问众守财虏，贪财是要顾妻子，要营官职？若并一身不能保，应得禄位，俱为削去，不可警省么！

幽冥之事，不可全信，也不可不信。枉法擢钱，敲剥百姓，更是不可。若到听分上，虽云他人得财，罪过终是我作。作聪明任性，虽云此中无染，终是明而不明，有负洗冤雪枉四字。近来又见党护书役，听其脱罪。真逼死人的，反作原告，无辜的破家杀身。草刈无罪，芥视青衿。催牌如火，批驳如云，必欲锻炼成狱。盖批驳假手书役，宜乎任其穿鼻。但一人之冤不伸，反

又杀人身破人家，悍然不顾。只怕人怨天怒，恐亦有所不免也。故古断狱所戒，曰：惟官、惟反、惟内、惟货、惟来，其罪惟均。官是官宦势力，反是报复恩仇，惟内是妻子、或私人请托，货是贿赂，来是干谒书札。总之枉法杀人一也，按狱者慎之懔之。

第十二回 狂和尚妄思大宝 愚术士空设逆谋

《乌夜啼》：

夜月几番春夏，夕阳多少兴亡。营营自作无端梦，容易费思量。

腐焰浪思空耀，井蛙妄冀天颶。骈首悲看燕市上，洒血碧黄壤。

自古道：天心有属，大宝难据，即如李卫公、张虬髯，何等英雄，又当隋失其鹿，群雄角逐之时，自谓取天下如反掌。及见了李世民，一个便俯首从龙，一个便窜身海外。其时李密，亦是一时豪杰，只为不识时务，不肯降唐，旋就擒灭。况在天下一统，太平无事之时，乃欲以区区小丑，窃窥神器，犹以卵投石，有立碎耳。却亦有一说，天生一个狂人，无论事成不成，生时定有一个好兆，生下便具一个异相。又凑著一班妄人，便弄出大事来。

唐明皇时，并州牧夜间露坐，见东南红光一道，惊讶道：“此天子气也。”明日访民间，生子的都取来看，却无好相。又查到部曲中，生一子，取看时，相貌甚异。州牧道：“此假天子也。”左右道：“既是假天子，日后必定叛逆。何不以此杀之，以绝后患。”州牧道：“天之所生，谁能杀之。”你道此子是谁，便是杨贵妃的乾儿子安禄山。相传说道，安禄山是磨灭王转世，故此杀害生灵，逼迁乘輿，几成大事。究竟身死族灭，挂一个乱贼的

名。然犹做得些事业，占得些城池，也曾称王称帝一番。至有毫无因藉，又际平成，只因方面大耳，便自许是天生帝王。结连无赖，思占江山，事未举行，束手就缚。还不如齐万年、宋江等横行一番，岂不可笑！

一命不易邀，九重宁幸得。

平楚兆先机，徒然血凝碧。

而今说成化间，保定府易州有一个人，姓侯。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叫立柱儿。是生他那一会，恰遇著邻家造屋，在那厢立柱。那老子道：“好是个吉利日子。生的他大来，必替国家做根擎天碧玉柱。”就叫做立柱儿。自小多灾多病，爹娘要舍到佛寺里，还不曾肯与他。六岁上学，叫名得权，也会读书。不料父母相继病亡，无所倚靠。有个邻舍金公，依他父母旧日念头，送他到狼山广寿寺去做个和尚，叫名明果。剃了头，方面大耳，广额耸鼻，真也是个异相。到二十外，他要参方，要会天下明师善知识，装束，辞了本寺寺主。

笠欹朝月形，屐碎晓霜痕。

洗钵寻溪溜，安禅倚树根。

殄风宿雨，历尽艰苦，来到河南少林寺。这寺传得好棍，天下闻名。又明朝仙真周颠仙，梁时达摩祖师，俱曾在里边托迹，是个天下名流挂搭所在。明果到里边，参了住持，到客房里安下。先有一个道人在彼，两个相见。

次日，同走到佛殿上，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来。

须飘五绺带仙风，秋水莹莹湛两瞳。

口若河悬波浪泻，英雄多入鉴衡中。

把明果看了一看，道：“好相！”明果便与和南了，道：“先生

善相？”这人道：“略晓得些，星平是我专家。”明果道：“这等到客房求一指休咎。”

到得房中，这先生取出纸笔，明果便念出自己生辰。那先生把手一轮，写下八字。排了大运，一看，卓然大惊，道：“和尚！你有这贵造。这贵造富贵绝伦，威权无偶，是个帝王之造，不数卿相之尊。将来有妻有子，贵为九五，富有天下，命相俱合。只是得志之日，不要忘了小子江朝。”明果道：“小僧一瓢一笠，云水为朋，梦也不到富贵功名。先生想是错看。”这先生道：“和尚，我朝太祖高皇帝，是甚么人，也曾皇觉寺为僧，后登大宝。和尚竟与相似，事在人为。学生也算过多命，从没有这个命。算过多人，也没有一个差。”

我想江湖上算命的，一味胡说哄人。经商的，个个财主，千金万金。读书的，个个科甲，举人进士。却没个敢以皇帝许人的，这江朝真是丧心病狂的了。但人当著奉承，也没个不喜的。就是做不来的事，始初惊恐，道没这样事。后边也毕竟疑道：这人怎轻许我，或者有之么？

本是驽骀，妄许骐驎。

长鸣栈豆，也思千里。

那明果，凝著神，含著笑，心中想道，怎一个皇帝，轮得到我来？这先生说话，定是有因。却又是这个胡说道人，叫周道真，在旁边道：“如今真主已有了，北边人都有晓得的，咱这里也写得有。”却在自己行囊中，取出一本书来，上写著：“陕西长安县曲江村，金盆李家。有母孕十四月，生男子龙，有红光满室，白蛇盘绕，长来当有天子之分。”众人都看了。周道人道：“若是李子龙是个真主，和尚也只是公侯之命。”江术士站起身

道：“这事可以妄许得人的？若后来不准，我也不算命。登基只在丑字运，申酉之年。须信我这‘铁冠道人袁柳庄’。”明果欢喜得极，拿出钱来，在酒肆中请这两人，吃得沉醉。明果忻忻的，认定是个“太祖高皇帝”。江朝认定是“铁冠道人”，周道真也待思量做“刘伯温”了。

狂奴懵无识，漫起富贵心。

鱼水咤相合，宁知入祸林。

这两个痴物，都道“富贵莫忘”，叫明果乘机图事。明果别了，心中想道，据江朝讲，咱是个天子；那周道人又道是真命天子是李子龙。咱不若认做个“李子龙”，这真命不是我了？就是我太祖，也是蓄发做个皇帝。咱还蓄了发。初时和尚做了头陀，后来束起发，似一条好汉。在少林度了些棍棒，要交结豪杰。

大抵北人强悍，重义气的多，识道理的少。一个性气起，也不量这事该做不该做，这事做得来做不来，做来好做来不好。譬如患难相扶，艰险不避；为国死忠，为子死孝；这是该做的。做得来也好，做不来也好的。若在为兄弟朋友，就要思量，为他不要反害他么？不要为不得他，害及自己，做个从井救人么？这该做，也就还要商量个做得来，做来好了。这不是个畏怯。书道：“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兄弟之仇，不反兵。”也就有个分寸了。

正气不可无，客气不必有。

惩忿念一朝，明哲善为剖。

若是逞著一人意气，凌虐亲友，挺撞官府，动不动揎拳厮打，健讼好胜，这便是不该做，做不来，做来也不好。说是行凶打死人，抱不平打死人，也是没要紧。况是作歹，甚者希图非

分。或者啸聚，自己作首；或者随从，与人作伴，谋王夺霸。这更不可做，断断做不来，做来是个谋反大逆，十恶不赦。

如今流寇之后，又有白兵，总只是尚气不晓道理之故。没些因籍得天下，是明朝太祖皇帝。不知当日元人以蒙古入主中国，至顺帝荒淫失政；又用国人做知府知县，不通中国民情，不能抚恤，所以民心思乱。先是这些贪淫没见识的，做个先锋，扰乱天下。这番民心厌这刀兵，巴不得个不杀不淫、爱民下土的出来。故此明太祖皇帝顺天心，应人心，有了天下。那些先事作恶的，只落得个身死族灭。

天心每福善，民意归有德。

刚强召灭亡，昧时只自贼。

圣圣相承，绝无失德。有司中虽有不肖，好的也多。说不得个否极思乱，乱极望治。这些痴愚鸷悍之人，不曾晓得。况且以贪济痴，一介小民，思量个国公侯伯，就彼此煽动，骗得动一两个狂妄桀傲的。他也自有相知，自有气类相合。他在真定等处，已招集了些无赖。李子龙已道有些光景了。又有那不会算人命，又不会算自己命，两个该一时砍头的术士，叫做黑山。看他的命道：“若遇猴鸡凤凰交。是个大命。”但猴鸡年已渐近了，这图事也不容缓。黑山也就在李子龙身边，做个谋主，把这个命去煽惑人。凡地方有膂力强狠，并有家事富翁，都去算他，该为大官显职，就中勾结。这干不读书的，如何得官？只除非是武功可得，不觉的投他术中了。

痴不识一丁，大志图簪纓。

簪纓那可图，只取灾祸萦。

他又与黑山两个计议道：“图大事要人，聚人要粮。外边虽

有些人，也是乌合之众，不相统摄。还没个财主做靠傍，一旦做事，把甚钱来？如今京城中京军多，里近豪杰也多。弄得他里边有人来扶助，器械也不必置得，那家没有弓箭枪刀。内里人有家事的多，这些人性情也好拿，可以打动得。若弄得几个，不怕没钱用。”意待要进京。

又得个道士方守真，这也是个不守分的人。他道：“里边有个杨道仙，是个军匠，大有家事，放月粮。京师穷军都靠他，得他酬应济急，所以军士都感激他。就是借贷的人多，他又平日多与内里相处，他便转掇应付，做人四海，好相交的，是豪杰方上之人。”

虎鳄得渊，鹰鹯有藪。

犴穀之间，植兹稂莠。

黑山听了道：“恭喜贺喜了。这大功全在他身上。我们愁没人，他能结识得这些军。我们愁没钱，他又相识这些富内相。他是军匠，弄这些器械也不难。这要投他。”方以类聚，这些该讨死的痴奴才，自聚得拢，说得合。

杨道仙看了李子龙生得玮异。这黑山极口称扬，道：“他豁达大度，经世奇才。”李子龙又赞黑山，星学天下独步。杨道仙就拿出自己命来，黑山看了，道：“好一位蟒衣玉带贵人！与李爷略差些些儿，是个虬髯公遇了李世民了。李爷的事业，是杨爷成。杨爷的功名，因李爷得。”此时，那杨道仙看了李子龙相貌，也弱他几分。听黑山这说，明是个李子龙是个主，他是个辅了。笑道：“靠托李爷罢。”拿出妻子命来，黑山道：“这位一品夫人，这也是一位蟒玉勋贵。”这不由得杨道仙不心热了。

说到功名心也贪，手弹龙剑几离函。

须知才是韩彭否，浪忆分茅作子男。

杨道仙就留他二人在家中。果是他有些内里往还，也是不甚大得志的，是：内使鲍石、崔宏，长随郑忠、王鉴、常浩，司设监右少监朱亮，门副穆敬。见他方面大耳，狮鼻剑眉，也是异人。他又口若悬河、滔滔不竭。拿著周道真与他这本妖书，依样篆几个符，道：“佩服他，可以免灾却病。”那黑山、杨道仙又播扬道：“他能喝城使裂，划地成河，撒米为兵，剪草成马，飞剑取人首级。有这等非常法术。”

大凡与豪杰说义气，说功名；愚夫说富贵，说利害；与没知识的人说些鬼话，狂诞的话；没个说不入的。这些小内官，都不由内书堂读书史来。这些没把柄话，偏惊得他动，佛也是敬他。黑山、杨道仙，就加他一个号，道：“‘当今持世救苦拔灾、好生止杀佛王如来’，只待申酉之年，更易天下，抚治万民。预先泄漏，与不尽心扶助，天神诛殛。”

这些内官，果没个敢传说，只自己知己的，引领来投拜。你送鞍马，我送衣服，金银钱钞，却也不绝的有得来。子龙还大言道：“这些臭腐之物，我要他何用？姑留在此，试你们诚心。”这些内使，初见倒是宾客，后来都叫他佛爷、上师，都叩头。他也安然直受。一日，鲍石众人请他内里瞧看。行到万岁山小殿里，上面止放得一张龙床。他走倦了，竟自自在在上边坐下，道：“我们自有金台银台，莲花宝座，那有些座？但只是天为世上生灵，把我降下来，不久也强要坐了。”

鹪鹩占高枝，井鼃游瑶池。

所处叹非据，狂夫无远思。

这些内臣道：“但愿佛爷居宝位，奴婢也似登极乐世界

了。”坐了一会，出皇城。见的没个说他不该，还道果是他有天子福分，平人也折死了，以此越加敬信。

那李子龙与黑山、杨道仙三个商议道：“里应外合，两件事缺一不可。里边有了这些内臣，外边倚著真定各处。这些豪杰也太隔远，还须京城得个武官，与这些京军相扶才好。”想得个羽林百户朱广，是鲍石的亲；小旗王原，是郑忠的亲；央他二人说他入伙。这两个果来拜在门下，许临时备约人相应。

簪纓世沐恩，披沥须当存。

何事甘从逆，貽殃及后昆。

其时，有个御马监太监韦含，虽不在司礼监，却也最近圣上，有权势，有家事。鲍石原是他门下人。韦含偶然感了些病，鲍石为他向李子龙寻些符水去，与他疗病，不期好了。那太监甚感激子龙，拿些钱来相谢，还置酒请他。见他一表人材，甚是欢喜，彼此也就往来。

杨道仙道：“好了。这人来，有钱有势，我们事业，大半靠他了。但这个人，他平日晚些道理，做事不孟浪。若把这个事与他说，是个谋反，他怎肯做。况我们图著富贵，他富已富了，贵已贵了，怎做这险事？若一个不从，露机，为害非小。这须用计取他。”黑山道：“杨爷，你最有计较，还是你定下个策来。”杨道仙想了一会，道：“有了。他有个兄弟韦喜韦老二，这人是个鲁人，最与鲍石相好。他有个女儿十七岁，向来是韦大监养在身边，要与他寻亲。但这边文墨的是秀才，他都不肯与中贵人结婚。武官是勋戚，也多不愿。其余商人富户，太监也不肯。太监前见李大哥人材出众，甚是敬重。如今用著鲍石，先说了韦老二，后说太监。倘事得成，是他亲戚，休戚相关，不怕他不

依。”李子龙道：“若是娶妻，怕不是我们上师行径。”黑山说：“我们自有活动他。”

自拟酈食其，掉舌下齐城。

岂虑有中变，延颈入鼎烹。

恰是鲍石走来见杨道仙，道：“韦公公甚是敬重上师，道他不是凡相。”黑山道：“这事全亏公公。”杨道仙道：“只近日有些古怪。上师道‘皇帝甚么好做，做时惹烦恼’，有个厌的意思。我们国公侯伯，到手快了，他若翩然去了，我们的事，都弄不成。我想钱财服玩，他道身外之物，全不在心，吊他不住。做了皇帝，也要皇后，三宫六院，咱待把女色去留他。娼妓是邪淫了，他必不肯。除非为他娶个正宫，这须得一个有福气女子，还要得个做得皇亲国戚的人家。咱没个儿女秧儿，亲戚中也没有好的，所以著忙。”鲍石道：“上师是个佛，怎要嫂子？”黑山道：“当日鸠摩罗什，是个古佛。西秦王曾送他十个宫女，一幸生二子，这有故事的。”鲍石道：“这等韦老公倒有个侄女儿，咱曾见来，生得极有福相。老公他重上师的，咱先见老二讲过，教他对老公说成这亲罢。”

小鸟图附凤，鲂鲤冀乘龙。

准拟茅檐下，辉辉烛影红。

黑山道：“韦老公虽重上师，我们向来事，却不可与他说。只说上师这贵相，他日老公略扶他一扶，文官也做得个卿衔的中书，武官也定是个锦衣指挥。这样讲罢。”鲍石道：“咱依著你说。”韦老二道：“咱要凭老公。”向老公说时，那老公倒也不问他来历，道：“这人也好个人品，凭著咱，也不少他这顶纱帽。我侄女儿也大了，咱也不论财礼，与他罢。”还拨与他东华门外一

所宅子，千金妆奁，择日做了亲。

蒹葭折随流，泛泛自来往。

何期芙蓉花，荏苒许相傍。

先前在杨道仙家，也还是个来历不明流棍，如今是个太监亲戚。每日里高头大马，巍巾阔服，呼奴使婢，与人往来。

我想一介小人，穷得做和尚游方，无室无家，如今有了妻，又有钱财使用，可以止足收手。但他要歇，这些图富贵的不肯歇。这个要引人来拜投，那个要勾人来入伙。那个没履足的肚肠又痒痒，想著猴鸡之年，也不肯谢绝这干人。所以这事渐已昭彰了。

其时，有个锦衣卫校尉孙贤，与著一个穷军甘孝相邻。这穷军委是穷的利害，常时与妻子忍饿。妻子的爆怨，他道：“罢呀。再捱半年三个月，跟他跑一跑，博得个百户做，一个正七品俸，也够你我消受。还耐一耐罢。”孙贤听了，第二日对著他道：“老甘有甚好处，也契带一契带咱。”这甘孝道：“爷挈带得咱，咱有甚挈带爷。”孙贤道：“哥，船多不碍港。若咱得了好处，不忘你老人家。”晓得这人是好酒的，晚间买了三分烧刀子，二分牛肉，请他吃，要他指引。他吃了几钟酒，便指天划地说：“咱挈带不得你，这边有个李上师，他挈带得你。好歹明日领你去，拜在他门下，包你有好处。”

酒自外入，机由内泄。

悔从醒生，驷不及舌。

次日，孙贤来寻。这甘孝合口不来。诱约了几日，只得领他去见。磕了头，设誓道：“同心合力，辅助上师，救拔生灵，并无退悔。如有二念，飞剑分身，全家殄灭。”孙贤也只得设了个

誓，随着人鬼混。先把里边来往的人，都记得明白。东缉西探，知他是个谋反，拣定在己酉年七月，取著猴鸡之际，里应外合，先定京城。

此时韦太监正要为李子龙纳个中书，对老二讲。老二道：“爷，他想得大哩，不要这样芝麻官。”韦太监道：“他想甚么官？”老二道：“他想著管官的。”悄悄的对韦太监道：“他命与相，都合著该真命天子。外边都已停当，里边也有人，还要你助一臂之力。事成，你我不消说国戚，还是功臣。”太监著这一说呵：

舌挤不能下，口噤不能发。

惊汗落如雨，神魂几飞越。

韦太监正惊得言语不出，那老二道：“哥，这事也不在你了。帮著他做去，还有好处。若不帮他，做不来，你也走不开。”韦太监听，了，又惊又恼。待与他嚷乱，昭彰不好。待听他做，我是个朝廷贵近，蟒衣玉带，富贵已极，还思量其事，却惹这灭门大祸。却无奈当先把侄女轻与他，这真走不开。正在闷闷不悦。

那李子龙与杨道仙，私下做了赭黄袍、翼善冠，恰似做戏的，只等锣鼓上场。

已具加身黄袍，专待袖中禅诏。

但这京师里，曹吉祥叔侄曾反来。他一个叔子在禁中，侄子三四个，家下原养有达官夷丁家丁，事做不来。况这几个闲冷内臣，一个些小武官，几个穷军，思量做事。

不知那孙贤，早已把他事揣实，禀知掌卫印的指挥袁彬。登时差人拿了李子龙，搜出黄袍。又拿了杨道仙、黑山。此时黄袍，便是反逆之证。但这袁彬，是沙漠从龙得官的，是个忠厚

人。若在他人，要做大功，毕竟弄做大狱。他却不肯，况是事干了内里人，定是央求请托，他也不甚株求。他道：“这些拜师在门下的，不过些无识穷民。说个谋反，密谋未行，也不过是几个狂妄之人，设计主张。这连亲戚也有不知的，怎罗织到这些蠢人上。”

好生体主德，罗网解其三。

茅免连茹拔，芙蓉喜脱函。

朱广职官，鲍石是掩不去的。只得具疏题参，略具招由上疏。终久事关内人，手段大，营求便，圣旨也不严切。但事已到了三法司了。韦太监想道，李子龙谋反是实，咱须是他至亲，卫中虽为我盖去，法司却不肯隐下。这些科道，口舌不好。他题一个本，说我近臣交通叛逆，如何是好？若是圣上知道，发去打问砍头，倒不如先死，得个完全尸首。也就服毒身死。

有身依日月，富贵亦何求。

羞作寒灰溺，南冠学楚囚。

可怜这韦太监，也只为人所误。那干人到法司，常言狱主初招，司官也只就卫招，加些审语呈堂。堂上具题：“李子龙、杨道仙、黑山、朱广、鲍石，五个为造谋为首。崔宏、郑志、王鉴、常浩、宋亮、穆敬、王原为从，都拟辟。江朝、周道真、方守真一千照提。”但圣上宽恩，晓得这干人狂诞，自取杀身。这干内员，也只愚蠢，为人所惑。止将为首李子龙等五个决不待时，崔宏一起充净军，王原调卫，其余依拟。笑是李子龙以狂夫妄思量个九五，杨道仙、黑山、朱广思量个侯伯元勋，鲍石也拿著一个大司礼，如今落得个：

开笼主恩渥，骈首笑痴庞。

富贵今何是，尸横古道旁。

果是刑科一个雷给事，道鲍石等交通内外，谋为不轨，恶极罪大。情重法轻，无以惩狂谋而昭国法。乞尽斩原拟辟王原等。圣上也只从宽，道事体已行，姑免深求。这虽是内里力大，却是一株求，京城中这些投拜军民，外边他平日交结无赖，追拿缉捕，便也生出许多事了。

政严首谋，法宽协从。

捕影捉风，庶免骚动。

我想四民中，士图个做官，农图个保守家业，工商图个擢利，这就够了。至于九流，脱骗个把钱糊口，也须说话循理。僧道高的明心见性，养性修真，以了生死。下等诵经祝圣，以膳余生。这就是明朝太祖高皇帝所云“各安生理，无作非为”也。至于星相的，妄把一个皇帝许人。一个游食僧人，思量个为帝。杨道仙也是富家，不求得个官，我家资自在。朱广世职，不得高位，还可留得这顶世传纱帽。鲍石内臣，亦有个职业。仔么痴痴颠颠，至于杀身？这妖妄之谈，断断不当听。人宁可贫穷到饿死，还是个良民。若这干人，输了个砍头，还又得个反贼之名，岂不是可笑！故为百姓的，都要勤慎自守，各执艺业，保全身家。不要图未来的富贵功名，反失了现前的家园妻子。

第十三回 穆琼姐错认有情郎 董文甫枉做负恩鬼

悲薄命，风花袅袅浑无定，愁杀成萍梗。妄拟萝缠薛附，难问云踪絮影。一寸热心灰不冷，重理当年恨。

右《薄命女》

怨毒之于人甚矣哉。若使忘恩负义，利己损人，任我为之，那人徒衔恨不报，可以规避，则人心何所不为。不知报复是个理，怨恨是个情。天下无不伸之情，不行之理。如今最轻是妇人女子，道他算计不出闺中，就是占他些便宜，使他饮恨不浅，终亦无如我何。不晓得唯是妇人，他怨恨无可发泄，积怨深怒，必思一报。不报于生，亦报于死。故如庞娥亲之报父仇，谢小娥之报父与夫仇，都以孤身女流，图报于生前。如琵琶女子之于严武，桂英之于王魁，这皆报一己之仇于死后。

至于浙西妇人，当万历丁亥戊子之交，水旱变至，其夫不能自活，暗里得厚钱，将妻卖与水户。夫不得已，到穷困弃妻，已非矣。若贪多金而陷其为娼，于心安乎？

欲缓须臾死，顿忘结发情。

忍教闺闺女，脂粉事逢迎。

已是把这妇人卖与水客，只说与他为妻。后来到一处，更有几个妇女。问他俱是良家，皆是先前做妻妾讨来的。妇人自知不好，哄那客人道：“我因丈夫不肖，曾私有积蓄，寄在邻居。

我去取了，同你回乡。”客人贪利，与他同回。到家喊向四邻，道他买良为娼。起初邻人也来为他，奈是丈夫卖的，有离书手印为照。不过费他几个钱买嘱地方光棍，不能留得自己身子。回去遭客人抱恨，鞭打凌辱，无所不至。

如鸟已入笼，展翼欲谁诉。

懊恨薄情夫，误我深闺妇。

这妇人是个有性气妇人，毕竟遭他凌并不过，饮恨而亡。亡时有气如蛇，冲门而去。

后来，有一医人，梦一妇人求他相挈同行，醒来不解其故。路上行走，见一条蛇蛻，黑质白章。医人就将收入药箱。行了两日，正在过渡，只听箱中咯咯有声。医人开箱，只见前蛻已自成蛇，自箱中飞出，竟自渡河。正在惊讶，只见对岸人喧嚷，道：“某人忽被一蛇赶来，咬住咽喉盘绕，如今人蛇俱死。”医人问此人做人何如，众人道：“曾卖其妻落水，闻得其妻受辱郁死，想是这桩冤对。”医人因想梦中妇人，应是其妻。其化蛻使我收入药箱，已随我同行，觅其夫报冤也。

积气化为蛇，依人返乡里。

杀此薄情夫，生平恨方已。

还有一个，是个青楼女子，姓穆，名琼琼。原是个良家女子，也是个名门。初嫁丈夫，也一双两好。只因其公公不务田亩，也不习经商。原先家中，也有些钱钞，被几个光棍勾引去做官钱粮营利。如省分颜料、茶蜡、生绢、胖衣等项，俱有倍利。领银采买，将他银子擢钱，最是好生意。人情说到利字，没识见的，便易动情。他有两分钱，叫他做囊家发本。先去营干一个管解官，自己做商人。先与那官去央大分上，房中承应书吏使

用。分上应，批委了，去干办银子。官府预给，毕竟要多扣分例，少也加二。要房库为他朦胧挪掇，也便得加一之数。给得钱粮，委官管三军不吃淡饭，并书吏也有头除。合前后算来，一千钱粮，五百本钱，五百擢钱。这闲费已去却三四百两了。

况且使费分上一顿用，钱粮常是四五次给。初次二次，常轮不到买办钱粮上。且使用多，自己不能尽应。向人掇挪，便是利钱。用着这些光棍，也便要全家吃用着。他在衙门，暗地头除，回手，总出在钱粮上，总出在囊家身上。放过一两次，混帐官罢了，明白的官，定要验些钱粮通给。有钱有人手，自拿出钱来。自己子侄买办，也还好。前去后空，必至重利借债，俟出钱粮抵还。单身或不善生理，托这些光棍去买。这其间，定至价重货低了。其间颜料、漆串桐油，朱杂黄丹，茶以细覆粗，蜡以真覆伪，胖衣黑花稀布，生绢以重的作样，其后俱是稀松不堪，全靠衙门扶持。

那差催差验，称量看估，那一事不费钱，那一分不在钱粮中兜。幸而催完，路上别无风水之失，垫费凑手，上下朦胧。转遇圣上，任凭内侍。内侍全凭书辨揽头罢了。若如遇着那圣上精明，监库留心办验，假不能作真，就不能上纳了。在京既多使费，在家有捉批比较之费，不得不借遮盖之事。如做茶蜡，复做颜料，初解未完，又领二运，以此盖彼，以后盖前，拖欠日深，缺额越多，到底必有一结。

挖肉补疮，其孔日大。

雪中埋尸，见日终化。

至于耽延日久，解部已是不完，采买又复不到。扁挑两头塌，必至追补。得分例官吏，已是升满，无处倒赃。得贿赂书皂，

还要他扶持，不敢倒赃。平日扛帮吃用他的光棍，都是光身，家中费用重大，无甚蓄积。解当借贷已竭，官府迫比不休，遂至典田卖产，累眷扳亲，一身毙狱，妻子零落。

利中害每伏，庸愚那得知。

取决在一时，贻祸无穷期。

穆琼琼家，也只为钱粮所误。至丈夫终日穿绫着绮，食美吃肥，吃钱粮穿钱粮的，也不免累死于钱粮。产尽，亲友累尽，人亡家破。把个嫁来不年余，受享无几时的穆琼琼，也从官卖。

欢乐能几时，我兴受其败。

官只要钱，管他卖与甚人。可怜琼琼，竟落风尘。这穆也是乐户的姓，琼琼也是乐户取的名。一失了身，便已征歌逐队，卖笑取妍，竟做门户中人了。

对酒欢娱暗自悲，欲将心胆付伊谁。

风花无主从人折，能几三春二月时。

琼琼流落金陵为娼，喜得容貌出人，性格灵巧。又还有一种闺中习气，不带衙院油腔。所以不在行的，想他标致，慕他温存；在行还赏他一个雅。况且愁恨中，自己杜撰几句，倒也成章。又得几个人指点，说出口也叫诗，也有个诗名。所以先前不过几个盖客俗流，后来也有几个豪家公子，渐而引上几个文人墨客。

也巢丹凤也栖鸦，暮粉朝铅取次搽。

月落万川心好似，清光不解驻谁家。

他名已播，起初鸨儿还钳束他：不肯接客，逼他接客；不会起钱，教他起钱。如今捱着日子等他也没个空，都肯自拿出钱来应差，私赠也不须得起。但穆琼琼是个伶俐人，常时想道：

“我是好人家儿女，只因不幸，遭逢家难，失身风尘。暗中自思，可耻可恨。如今趁得个年事儿青，颜色儿好，也引惹得几个人。但几个是我知心，都为色而来。究竟色衰而去。若不在这中间寻一个可以依托的相与终身，后来如何结果？”

朝槿不常妍，夕市苦寂寞。

老大嫁商人，商人尚相薄。

他在延接之中，也就用着十分心事。这些弄笔头酸丁，不是舍钱姐夫。山人墨客，只要骗人钱，怎有钱与他骗。他都虚心结纳，使他吹扬，立个名。铜臭儿、大腹贾，是他心里厌薄的，却也把些体面羁縻他，抓他些钱，安顿鸨儿。还有纨袴郎、守钱虏，也不是他心里契合的，却也把些假情分笼络他，起他些钱，以润私橐，做一个博钞之计。至于有痴情的，他不肯负人。有侠气的，最肯为人。乍入港的雏儿，或者朴实可依，都用心去输情输气结纳他，要觅做终身之托。

但天下事，难得凑巧。看得这人才品轩昂，言词慷慨，乃是做人爱博不专。看得这人气度温克，举止谨慎，奈是做人委靡没骨。要随个单头独颈人，一夫一妇偕老，是琼琼心愿。这来嫖的几个黄花郎，年长无妻。可是有家事的，便待与人作妾。看定这人温柔可爱，苦又家下有个蛇蝎般会吃醋娘子。这人又小心得紧，似鼠见猫。看定这人爽快，也不受制内人，却又多不以家业为事，儿女情短。所以鬼混年余，也不得一个人。

天下无完人，瑕瑜不相掩。

取人欲毛求，安得如所愿。

琼琼想：“我年纪已将二十了。再混几年，花残人老，只有人拣我，我还去拣得人？”不免着了一点急。不期撞了一个人，

是携李人。姓董，年纪才得二十岁。早丧父母，也不曾有妻。在一个母舅开绸绫牙行谭近桥身边。生得人儿标致，性格灵巧。

这年，偶值福广生意迟。谭近桥合个伙计马小洲，叫他带些花素轻绸锦绸，到南京生意；著董一官同行作眼。董一自带得十来两小伙，到南京。

浪激金山动，烟将燕子飞。

石头城下路，芦苇绿人衣。

到南京，生意好。十余日去了大半，随也买些南京机软花绉纱，只待卖完带来货起身。一日，两个换顶巾，换领阔服，闯寡门。闯著穆家。恰值位公子相约，因个年伯请酒，不能来，著陪堂回报，相送出门。两下撞着，各各有意。穆琼琼看董一，相见尚有些脸红，知是雏儿，是个老实人，越有心于他。寒温时，请教相公尊号。诌了半日，诌个“贱字文甫”。马小洲替他铺张，是浙西大家，琼琼认是同省。董一便思量倒身。马小洲知道他身边有个把银子，又奉承他伙计外甥，也帮衬他，就与他送东道钱。琼琼一来心里爱他，二来本日无客，就留了。

朗贪姐色娇，姐恋郎年少。

两意如漆胶，绸缪不知晓。

吃酒时，琼琼疑董文甫年少未娶，故意挑他，道：“董相公几位令郎？”董文甫说不得个无妻，胡答应道：“娶不久，尚未有子。”琼琼道：“这等新婚，肯撇下出外？”董文甫父母已死，却谎道：“家有寡母相陪。”道：“有甚公干到此？”这董文甫倒自揣道，这娼妓来得的，我不曾读书，诌不来反为他笑，却道：“早丧父失学，也只在经商中。如今偶同舍亲，带得些绸绫来此。”琼琼见他不假生员监生，明说个商贩，更出喜他老实。夜间着实

温存他，他也极其趋奉。董文甫小官儿道：“我明日送绸来，作衫甚么。”倒是琼琼道：“门户中不是好走的。相公不要浪使了钱，相知全不在此。连日都有人约下，不得闲。闲时我来请你。”以后董文甫常去探望，琼琼极忙，也毕竟与他白话一会。得空，著人请他，自拿出钱，做他的东道歇钱。

雅意惬鸛鷖，殷殷解珮邀。

岂同巫峡女，云雨乐朝朝。

在董文甫，还只道琼琼慕他年貌，不知他意有在。枕席之间，董文甫还只把些本领，讨他喜欢。琼琼却把实心对他，道：“家本浙中人，因舅负官银，夫遭累死，我为官卖。时母寡弟幼，不能救援。我在此中，度日如岁。初意要从一豪杰托终身，并不能得。所以每遇南人，都加厚待。意欲通信老母，我于知己借贷，待他来赎身。然后我自己挣些，明白债负，托一人以为夫妇。兄若见怜，以此事相累。”此时，董文甫未娶，实是贪他。道：“姐姐若果厌风尘，我在此相帮贤姐赎身，同归浙江，你母子相会。寄信也多此一番。”

喁喁小语枕屏间，何意相逢侠少年。

不惜挥金赎娇艳，文姬应得脱腥羶。

琼琼道：“我当日官卖，止四千金。数转至此，已逾二百金。今非三百金不得脱。我可措处强半，再得百余金，可以了事。”董文甫道：“待我计议。”

回来与马小洲计议，道：“不如将卖下货银，帮他赎了待他挣出还钱，我好白得个人。”马小洲道：“这是你把娘舅的钱，在这厢买个乌龟做。这不劝你。”银子在马小洲身边，无可置处。穆琼琼处，只以货未脱为辞。

不料马小洲是个好男风的，见处篋头的小厮好，就搭买了他，也常留在寓所歇。这日收得几主帐，有三五十两银子，被他挟了，一道烟走去。反又闪出个游客，是城上御史亲。说被小厮盗去银百余两，小厮是马小洲平日吃酒往还，是他拐骗窝囤。御史把他两个拿去，要打要夹。只得认屡次叫篋头有的，窝囤无有。御史先押着缉获，后来着令赔偿。将剩落货贱卖，收起货典当了结，两人弄得精光。琼琼也不时着保儿来望。

色为祸媒，愚受巧局。

事完去见，董文甫道：“遭这横祸，货物都当，不能还乡。这赎身事，只可回去再来。”琼琼倒宽慰他一番，暗中资助他盘费。自古人急计生。马小洲听得穆琼琼与董文甫好，有物赎身，就与董文甫两个设下局。等董文甫在穆家，拿了一封书，说董文甫的娘子感寒病亡，叫他回家。这董文甫不知那里的泪，哭甚么人，嚎陶了一场。是把个董文甫无妻要娶妻的局。来吊住穆琼琼心了。却又鬼打扑道：“去不打紧，把这货当在这边，等家中银子来讨，一来耽搁，怕挫过二三月行情，怎处？”假思量一回道：“得一百两讨去，到家就是二百金了。”也暗打动琼琼。

于是琼琼留董文甫，替他解闷。董文甫还鬼话说与其妻情谊，其妻的好处，叹息不了。穆琼琼挑一挑道：“家去再讨个好的罢。”董文甫道：“家中无人，讨是必要讨的。但有一说，我前日蒙姐姐厚爱。闻姐姐要出风尘，不敢直认个为姐姐赎身。我这样商贩人家，如何该娶小，也不敢屈姐姐为小。如今是妻死了，如姐姐不嫌，我回去设处，来赎姐姐。我怕挫过的行情，不一月决来，决不爽信的。”琼琼原有嫁文甫的意，听他妻死，已是暗喜，说到赎他继室，更是满面欢容。道：“你取当要百余金，

赎我又须三百金，家中新丧，如何能设处得出？我身有现银一百八十余金，不若你取了货去，有二百金之数，到家设处百金，可以赎我。但你不可负心，断来赎我为是。”董文甫道：“姐姐这还留着。我自家去卖田，来赎了你。这银子还是我的。”琼琼道：“卖田局缓，还是与你。”夜深，在床下挖出两个小酒瓶，也有整的，也有散的，果有一百八十余两。叫他拿出取当，回家就行。还把些金珠，值可四五十两，叫他一时设法拿出，把这些换了来凑。在琼琼千叮万嘱，在董文甫千盟万誓，道：“一到家即来。”

叮咛复叮咛，叮咛不惜声。

上有湛湛天，衷有难昧情。

妾心石不移，君无寒此盟。

凭阑送孤舟，屈指计来程。

准拟落花时，携手共君行。

从此果是穆琼琼死心塌地，望着董文甫。这些讨债的老子，粗蠢的俗流，都没心招接他。有那等钞多才郎，他也便下老实敲他两下，止望留在身边，与董文甫作人家。真也弄得个如醉如痴，眠思梦想。不知到家，谭近桥道：“事是他两人惹出来的，不是我说到后边，均召了。”卖出货来，穆琼琼原付一百八十两，并金珠共二百余。如今收拾来，不上一百八十余两。原说家中凑，靠着娘舅吃饭，有甚得凑。再置货到南京，原数不登，难于相见。不若做个负心，拿四五十两寻头亲，留这百余两做本钱，且过日子。但只是穆琼琼这主钱，是什么钱？他付你是何等心！还该去与他商量，不该只是顾自。

心逐金相托，相期不负依。

何期消息断，空自望征蓬。

穆琼琼拿着不一两月就从良，接待这些人，也都懒散，倒因此惹了几场气。却日复一日，如何得个董文甫来。著保儿去访，并没个消息。去求签问卜，或好或歹，都不灵验。望孤老是说得出的，贴孤老望他来赎身，是说不出的。只有暗中垂泪，静里长吁，捶床捣枕，骂这负心的。却也无益。常自想，这些银子，不知贴多少面皮、用多少心思骗得来。怎轻易把与这薄幸？他拿这主钱，不知去另取一个女人，或别处去风花雪月，我白白与作作挣子。俗语道：“财与命相连。”财骗去了，身要出出不得，何等恨，何等羞，何等恼！况且自苦自知，无可告诉，渐渐成了个郁疾。

黄金空篋底，薄幸不重来。

清泪花间酒，无言只自哀。

妓女兜揽得人，全是容貌儿好，性情儿好。一到病，自容颜清减。一到病，自性情舛错。况一番打听不着，一番打听着，道他原是穷鬼，靠娘舅过日子。近来不知仔么，手底来得，娶了个妻子，在苏杭贩卖震泽货，甚是兴头。

董文甫经久不去，琼琼还道，我如此待他，托他，定不负。或是家中一时凑不起，路上有些失所，故此稽迟。说到娶妻，家事好，明是负心了。便是佛也恼，怎生不焦燥起来。应对无心，举止失次都有了。人那知道，只说他大道，慢客。不上年余，嫖客稀少，连家中姊妹也不来礼貌，鸨儿也不来照管他。病做气怯，不半年而歿。

春花不久妍，况复摧风雨。

朝为枝上妍，暮作根头土。

弱病，歿时也明了。自拿出银子，备衣衾棺槨。却也谁作他知疼着肉，为他料理的？

依依堤边柳，攀折从人手。

谁为栽培人，老向沟中朽。

这穆琼琼，精灵不昧，常常现形出来。穆家嫌是鬼出的房屋，另搬去了，以后连换了几主。一个人租来，作客店，招接客商。一个客人姓卜，叫卜少泉，下在里面。到晚来，只听得窗儿外簌簌，似有人行走，又听微微作叹恨声息。其时月色模糊，卜少泉轻轻将纸窗润湿，用指尖拨成一个小孔，却是一个女人：

杏子裁衫，一枝袅袅腰身窄。鬓鸦流碧，斜照金钗赤。玉暗珊瑚，指向樱唇逼。情脉脉，轻吁淡喷，暗里移人魄。

右调《点绛唇》

卜少泉疑是里边内眷，出来玩月闲步，不敢惊动他。细看去，尽是标致，殊有些悒悒光景。后来冉冉而去，却也恼得卜少泉翻来覆去，一夜不睡。次日，仍旧见他，仍旧是这样低徊叹息。莫不是与人有约在这厢伺候？久许不见有人来往，女人自去了。卜少泉道：看这女人有个伤春意思，独自个，明日调他一调。到第三日，闻声听气，要等他出来，调戏他。正在揣摩，只听得纤指弹门响。开门，这女人竟进房。卜少泉喜得如拾珠宝，忙把门掩上，一把来抱。女人道：“特来伴你，休要慌忙。”两个携手，在床上并坐。

鸿濤飞来两，芙蓉蒂自双。

春风动罗幕，喜不啖村龙。

卜少泉也没甚寒温得叙，先为女人解到里衣，自己随即脱

衣，滚做一床，叫做不一而足。问他：“可是里边内眷么？”道：“我是主人之妾，主人无子，特来借种。我每日黄昏来，五鼓去，来伴你。切不可对人讲。”这卜少泉也铭刻于心，针挑不出。每日到晚，就巴得人来，探头望脑了。

纤月漾银河，轻风动绮罗。

牵牛河畔客，欲借鲁阳戈。

似此月余，卜少泉事已完，故意延捱几日。这晚女人到来，道：“客官你事已毕，不去不令人生疑么。”卜少泉道：“实是该去，难舍美人。”女人道：“我还随你去。”卜少泉着了一惊，道：“这恐不便。莫说家下有个贱房，未必相容。路上同走，有些风吹草动，干系不小。美人前说度种，种已度了。纵使不曾，还待下次。”女人道：“说下次，我被人哄杀了，怎还听你。你不要惊慌，我有事对你说。”

欲雪今生恨，还提向日悲。

翠生眉半蹙，红破泪双垂。

“客人是嘉兴么？”卜少泉道：“是嘉兴。”女人道：“北门綢绫牙行，有个董文甫么？”卜少泉道：“有。与家相隔，不过半里。”女人道：“这等妙得紧。”卜少泉道：“美人莫非先前与他有交么？”女人道：“果然。”说到这所在，柳眉剔竖，星眼怒睁，道：“妾非主人之妾，实是风尘之女，姓穆名琼琼。原以良家失身，图赎身归还故里。我与此人初会，念是同省，又见他少年，倾心结纳，把心事对他说知。不料此贼负心，诓我钱物二百余两，一去不来。我积蓄已失，身犹为娼，含冤负郁，竟病死此屋。”到这句，卜少泉惊得面如土色，走头无路。

女人道：“你不要怕，我不害你。他却将我钱财，娶妻开行。

此恨不雪，我如今要托你同行，寻他报仇，我还厚赠你。”卜少泉合口不来。女人道：“我断不为你害。你只明日买一神主，上写‘穆琼琼之灵’，收在衣箱里。你还独讨一船，著夜你叫我名字，我还出来陪你。此屋外地上，还有我埋藏银五十两，是我要待此贼来凑赎的，今以相赠。”因与卜少泉去掘，果然得五十两银子。卜少泉满心欢喜，鬼也不怕了。

发出地中藏，以为行者资。

附尾借骐驎，翩翩向浙西。

卜少泉收了银子，两人捣鬼一夜。

次日，果买了个木主，上边写了，在水西门叫了只小浪船。晚到龙江关，悄悄叫声，果然灵验。只是怕船家知觉，不敢说话。一路行来，将到嘉兴，这夜只见穆琼琼悄对卜少泉道：“多谢相挈，从此永别。”卜少泉忙去摸时，身边早已无人了。

款语犹尚絮，枕边无丽人。

只余香泽在，著脸粉痕新。

到家，与妻子相见。妻子去发他行李，寻出一个牌位来。问他，他道：“这是位仙女，在南京曾梦见，叫我掘得五十两银子。还道：‘你至诚供奉，我还叫你生意昌盛。’可把香烛，供养在侧边小屋里。”其妻的，果然忙不及供养。收拾方了，走出门前，只听得人说：“董文甫见了鬼，立刻身死。连马小洲惊得病了倒地，扛抬回去。”

卜少泉忙去看。时董文甫自与马小洲串合，骗了穆琼琼银。他与马小洲召了官司使费，其余他都入己，经商娶妻室。后来，他舅子儿子不成立，他就顶接牙行，在北门开行，甚有生意。这日，正与马小洲、几个买货客人闲谈。只见一个穿淡红

衫的女人，走近柜前。众人不见，独他与马小洲见，只道是赶唱妇人。及至直逼面前，细看却是穆琼琼，吃了一惊。被琼琼扭住道：“负心贼！今日才寻着你。”董文甫也道：“是我负心，姐姐饶我！”七窍中早已鲜血并流，死于地下。

数载不平恨，今来方一伸。

相逢肯相恕，贷此薄情人？

马小洲见是琼琼，不知他死活。记得曾在他家吃酒顽耍，托熟，要来解劝。早已不见琼琼，只见董文甫已死，连叫：“冤业，冤业！”惊得自己一交跌倒在地下。众人救醒，道：“董文甫原先同我在南京，曾嫖一个小娘儿，叫穆琼琼。这琼琼爱他年少，倒贴他钱留他歇，主意要嫁他。把他银子首饰，有二百多两，叫他凑赎身。不期文甫回家，没得凑，就不去了。自在此将他银子做人家。想是这小娘子，银又没了，身不得赎，抑郁死了。适才我见个妇人来，好似琼琼。他扭住文甫，我自来劝，不期琼琼不见，文甫死了。这明是鬼来报怨，活捉他去，我因此惊倒。想我白日见鬼，也不久了。”众人听了，也各嗟讶，说文甫负心。马小洲自回，董家自行收殓。

积怨期必泄，相逢犹报迟。

肯令负心者，苟免愧须眉？

卜少泉听了，也毛骨悚然。回家去，又向神位叫他。千声万声，不见他来。这是他冤报已了，去了。卜少泉感他情，又得他赠，还怕他手毒，竟把来做神道供奉，不敢怠慢。后来也因这主钱营运，渐渐充足。只是董文甫，得了琼琼这主钱，回乡做家，捧妻抱子，却不顾他含冤缄怨。及至一灵不泯，依人来寻，得他之物也享不成。

获此倘来物，经营且自腴。

也思青楼上，眉黛不能舒。

我想人相感的是个情，相期的是个信。他自羞沦落，要脱风尘，也是贤女子。况他输心意于我，是何等样情！我若不厌他下贱，实要娶他，又度力量足以娶得，便为他周旋。若心中不欲，力又不能，就该情告，不得胡哄误他。到他以钱托我，做不来越该辞他。岂可将来救我一时之急，不复念他。日复一日，眼穿肠断，信行何在！你在家快乐，他在彼忧思，以致悒悒而歿。明有人非，幽有鬼责。你陷他死，他如何肯饶你！但或顽福未尽，机会难乘，得以顷刻幸生耳。故浙西妇人之蛇，穆琼琼之鬼，亦理所必至，事所必有。不然天下负心之人，岂不以为得计么！

第十四回 等不得重新羞墓 穷不了连掇巍科

会稽一抔土，见者有遗羞。

贫贱亦恒情，曷为生怨尤。

时来不能待，失足鹰鹯俦。

飘泊风底花，返枝竟何由。

徒然殒沟渎，彤管愧莫收。

我愿箴同衾，勉哉士女流！

贫贱富贵之交，在男子也不能看破。故寒窗扼腕，静舍悲歌，便做出三上书，几叩门根柢。至于名相忌，利相倾，几个弹冠结绶。未遇一场考，巴不得肩头硬，荐头狠，顾不得同好同窗。既遇一个缺，巴不得早上手，先著人，顾不得同年同署。是叹老嗟卑一念，已到朋友相疏了。贫贱荆布相守，才换头角，便畜妾宣淫，甚尔齐眉酿成反目，这薄于伉俪，难道又是该的？如晋会稽王道子，宋丞相蔡京，权势相逼，弄到父子兄弟如仇讎。你又看那不安贫贱的人，那个是肯为国家做事的人。

几年屈首寒窗，但晓营心朱紫。

一旦意气方伸，不顾贻羞青史。

是不安卑贫之心，竟为五伦之蠹。即如王敦、桓玄，干犯名义，谋反篡位，先时戕害僚友，继而弁髦君上；末后把祖宗宗祀斩了，妻子兄弟族属泉夷。这要荣他，反到辱他；要好他，反到害他，只在那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，父为九州伯，儿为五湖长，

叹老嗟卑上来。

自古舜跖分路，只在义利关头；

此处若差些子，便是襟裾马牛。

若论妇人，读文字，达道理甚少，如何能有大见解，大矜持！况且或至饥寒相逼，彼此相形，旁观嘲笑难堪，亲族炎凉难耐。抓不来榜上一个名字，洒不去身上一件蓝皮，激不起一个惯淹蹇不遭际的夫婿，尽堪痛哭。如何叫他不要怨嗟？但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，眼睁睁这个穷秀才尚活在，更去抱了一人，难道没有旦夕恩情？忒杀蔑去伦理！这朱买臣妻所以貽笑千古。

贫贱良足悲，伉俪谊不薄。

沟水忽东西，惜哉难铸错。

在先朝时也有一个，传是淮南地方，姓莫。莫翁无子。单生三女。两个前妻所出，一个配了本村一土财主之子，姓蒋，蒋大郎；一个配了个本县县吏，姓韩，韩提控。只有第三个女儿，是后妻所生。生来有十分容貌，修眉广额，皓齿明眸，人人道他是个有福的。却又女工针指，无所不工，有十分的伶俐。父母道不是平常人之妻，定要拣个旧家文士。

一日，遇着本县新秀才进学，内中一个姓苏，祖是孝廉通判，父也是个秀才。虽是宦家，但他祖父，不合做了个清官；父亲又不合上半生做了个公子，不肯经营，下半世做了个迂儒，要经营又不会。田产将完，只有这几本书穷，不去。所以儿子读得两句，做了个秀才。莫翁见他少年，人物齐整，又是旧家，倒央人去说，要招赘为婿。苏秀才不肯，嫌他是俗流。莫家再三要与他媒人苦苦撮合成了。

河洲联锦翼，秦馆并琼箫。

苏家措处些意思聘礼。丈母的要多与妆奁，莫翁道：“他读书人家，不喜繁华，待日后多与几亩田罢。”所以妆资也只寻常。

做亲不久，莫翁忽然一日中了风。这两个女儿赶到家，把家资一抢，蒋大郎与韩提控控成一路。韩提控挈家占了住屋；蒋大郎将田地尽行起业收租，还吵岳母小姨道，内囊都是他母子藏过，要拿出均分。岳母要苏小秀才出状告理，老秀才道：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千钟粟。争他做甚？”小秀才便不敢做声。那两家得田的，冬天一石米放到夏，便一两三四钱。夏天一两银子放到冬，可得二石米。得资产的，买了个两院书办缺。一年升参，两年讨缺，三年转考，俱得个好房科。鲜衣怒马，把个寒儒不放在眼里。

岁俭资郎富，时穷酷吏尊。

鰕鱼沟水活，应笑北溟鲲。

止有莫翁族弟莫南轩，见苏秀才不屑屑在财利上，道：“这人终有发达之日。”只是苏秀才家中，又死了父亲，不免费钱殡葬。那岳母又死了，这两连襟道：“是他嫡亲岳母，不干众人事。”只得又行收殓。身边越窘了。

四壁相如困，空囊杜甫贫。

家中没生息，思量教书。年纪小，人道他学力少，不老成，毕竟欠尊重，没个请他。莫南轩千方百计，弄他到周鸿胪家做伴读，一年不过五六两，且得身去口去。他一到，早晚不绝声读书。读得周公子厌了，道：“兄，小弟相延，不过意而已耳。这等倒叫小弟不安了。”也邀朋友做文字，两个题目，做到下午不知

曾写些不写，叫：“明日补罢，且吃酒。”苏秀才还在那厢点头作想，纸笔早已夺了去了。吃酒，定要酣歌彻夜。苏秀才酒不深饮，唱不会唱，尝道他迂腐扫兴。又尝要他娼家玩耍，他都托词躲避，又道他立异不帮衬。读书的不在馆中，伴读的如何独坐？就坐，饮食毕竟不时，僮仆毕竟懈慢。不逐之逐，自立不脚住了。

众醉难为醒，惺惺苦见嫌。

枸株笑宁越，不把卜居占。

到了家中，周公子也会扣日算，只送得一半修金。自己却怕荒了学问，又去结会。轮到供给，癞蛤蟆也要赶田鸡中吃一刀，那些不要莫氏针指典卖上出？就是一殍饭。苏秀才道：“粝饭菜羹，儒者之常。”莫氏道：“体面所在，小辈也要寻一样儿。”都是他摆布。况且家中常川衣食，亲戚小小礼仪，真都亏了个女人。

经营儒者拙，内助倚佳人。

坐荐闻前哲，流芳耿不湮。

初进不几时，遇了外艰，把一科挫了。到起复，学师又要拜见，不怕不勉强设处。喜得本年是类考，不受府县气，得了名一等科举。初时茅庐意气，把个解元捏在手里。去寻拟题，选时策，读表段，记判，每半夜不睡。哄得这女人，怕把家事分了他的心，少柴缺米，纤毫不令他得知。为他做青毛边道袍、毛边裤、毡衫，换人参，南京往还盘费，都是掘地讨天，补疮剜肉。将进场，亲戚送礼。进场后，亲戚探望。连这平日极冷淡的连襟，也亲热起来。莫氏好生欢喜。

出场到家，日日有酒吃。闲了在家里，莫氏打算房子小，一

中，须得另租房子。家里没人，须得收几房。本日缺用，某家可以掇挪。本日相帮，某亲极肯出热。把一天欢喜，常阁在眉毛上。到约莫报将来这日，自去打扫门前，穿件家常济楚衣服。见街上有走得急的人，便在门缝里张看，只是扯他不进来。渐渐闻得某人中了，某人中了，偏中不著他丈夫，甚是不快。这苏秀才，也只得说两句大话相慰，道：“这些八九色银都去了，我足纹，怕用不去，只迟得我三年。”

时不逢兮将奈何，小窗杯酒且高歌。

干将会有成龙日，好把华阴土细磨。

苏秀才考了个一等，有了名科举，也是名士了，好寻馆了。但好馆，人都占住不放。将就弄得个馆，也有一个坐馆诀窍。第一大伞阔轿，盛服俊童。今日拜某老师，明日请某名士，钻几个小考前列，把岩岩气象去惊动主家，压伏学生，使他不敢轻慢。第二谦恭小心，一口三个诨，奉承主人，奉承学生。做文字，无字不圈，无字不妙。“令郎必定高掇，老先生稳是封翁。”还要在挑饭担馆僮前，假些词色，全以柔媚动人，使人不欲舍。最下与主人做鹰犬，为学生做帮闲，为主人扛讼处事，为学生帮赌、帮嫖、帮钻刺，也可留得身定。苏秀才真致的人，不在这三行中。既不会兜馆，又不会固馆，便也一年馆盛，两年渐稀了。

谄庚已成习，难将名分绳。

“都都平丈我”，方保橐中盈。

喜是两口儿用度不多，尽可支撑。况且堂考、季考，近日已成虚名，没半个钱给赏。他穷出名了，抚按起身，灯油助贫，学中与他个包儿，也可骗几钱来用。时捱月守，又到科举。奔兢时势，府县都要人情。他不得已，只得向府间递一张“前道一

等，青年有志，伏乞一体收录”呈子。府间搭了一名，道间一个三等第二。亏得科举定得早，前边病故一个，丁忧一个，补了一名。先时夫妇懊怅，挣不上两名，得个二等科举。这时补着，又道机会好，磨拳擦掌，又要望中了。

临起身往南京，莫氏道：“一遭生，两遭熟。这遭定要中个举人，与我争气。”苏秀才道：“一定一定。”

先前苏秀才南京乡试，家中无人，都央莫家叔婆相伴，这次仍旧央他。一夜梦中呜呜咽咽，哭将起来，叔婆问他，道：“梦里闻道丈夫不中，故此伤感。”叔婆道：“梦死得生，梦凶得吉。梦不中正是中。”莫氏还是不快。

休戚关心甚，能令魂梦惊。

何当化鹏去，慰此闺中情。

次日，苏秀才回家，道：“这回三个书题都撞着，经题两篇做过，两篇记得，这稳定要中了。”莫氏道：“这等叔婆解梦不差。叔婆还在这里相帮一相帮。”欢天喜地，只等报到。不期又只到别家去了。前次莫氏梦里哭，如今日里哭。弄得个苏秀才也短叹长吁，道：“再做三年不着。”莫氏哭倒住了，剔起双眉，怒着眼道：“人生有几个三年！这穷，怎的了！”又哭起来。苏秀才原是不快活的，如何又当得这煎炒。只得走了出去，待叔婆劝慰他。

沦落真苏季，含悲不下机。

也令抱璞者，清泪湿罗衣。

从此只是叹息悒悒，把苏秀才衣食全不料理。见着就要闹穷，闹他费了衣饰。苏秀才此时还弄得个小馆，日日在馆中宿歇避他。人的意气鼓舞则旺，他遭家里这样摧挫，不惟教书无

心，应考也懒散，馆也不成个馆，考事都不兴。向来趋承他的，都笑他是钝货了。科考县间无名，自去擢，续得一名。到府里，仍旧遗了，这是擢不出的。到录遗，他胆寒了。要央分上，不好与其妻说得，央莫南轩说。莫氏大怒道：“他自不下气，却叫叔叔来。我身面上已剥光了，那里还有！他几百个人里面杀不出来，还要思大场里中？用这样钱，也是落水的，这断没有。”

莫南轩见说不入，只得议做一会助他。去见这两个姨夫，都推托没有银子。事急了，又见莫氏，费尽口舌。拿得二三两当头。莫南轩包了荒。府间了取得一名，道间侥幸一名。这番两连襟，各补一主会钱来，做了路费。去时，苏秀才打起精神，做个焚舟济河。莫氏也割不断肚肠，望梅止渴。

石里连城壁，陵阳献且三。

血痕衫袖满，好为剖中函。

在家中占龟算命。原先莫氏初嫁，也曾为苏秀才算命，道他少年科第，居官极品。后来似捱债，一科约一科。这次是个走方的术士，道：“这人清而不贵，虽有文名，不能显达。”问他：“今科可中么？”道：“不稳，不稳。”莫氏吃了一个蹬心拳，却还不绝望。只见苏秀才回了，是表中失抬头，被贴，闷闷而归。不敢说出。故此莫氏还望他，他自绝望。怕闹吵，度得报将来，又走出外边去了。这边莫氏又望了一个空。

独倚危楼上，凝眸似望夫。

碧天征雁绝，不见紫泥书。

虽是苏秀才运途蹭蹬，不料这妇人心肠竟一变，前次闹穷，这次却闹个守不过了。苏秀才见他闹不歇，故意把恶言去拦他，道：“你只顾说难守，难守，竟不然说个嫁。我须活碌碌在

此,说不得个丈夫家;三餐不缺,说不得个穷不过;歹不中是个秀才人家,伤风败俗的话,也说不出。”莫氏道:“有甚说不出!别人家丈夫轩轩昂昂,偏你这等熬煞,与死的差甚么?别人家热热闹闹,偏我家冰出。难道是穷得过,不要嫁。”苏秀才道:“你也相守了十余年了,怎这三年不耐一耐?”莫氏道:“为你守了十来年,也好饶我了。三年三年,哄了几个三年,我还来听你!”

正闹吵间,只见韩姨夫来拜。是两考满,上京援纳,又在吏部火房效劳,选了个江西新淦县县丞。油绿花屯绢圆领,鹤鹑补子,纱帽,镶银带;驮打伞、捧毡包小厮塞了一屋。扯把破交椅,上边坐了,请见。苏秀才回道在馆,莫氏道未梳洗,去了。

五谷不熟,不如莠稗。

羊质虎皮,也生光彩。

巧是蒋大郎盘算得几两银子,托连襟带去做前程。韩县丞借用了,弄张侯门教读札付与他,也冠带拜起客来。莫氏道:“如何!不读书的,偏会做官。恋你这酸丁做甚?”苏秀才无可奈何,去央莫南轩来劝。才进得门,莫氏哭起来,道:“叔叔,你害得我好!你道嫁读书的好,十来年那日得个快意?只两件衣服,为考遗才,拴通叔叔,把我的逼完了。天长岁久,叫我怎生捱去?叔叔做主,叫他休了我,另嫁人。”莫南轩道:“亏你说得出!丢了一个丈夫,又嫁个丈夫,人也须笑你。你不见戏文里搬的朱买臣?”莫氏道:“会稽太守,料他做不来。那没志向妇人!我,他富杀,我不再向他;我穷杀,也不再向他。”说了,他竟自走了开去。莫南轩说不入,见他打了绝板,只得念两句落场诗,道:“不贤,不贤!我再不上你门。”去了。

悍心如石坚，空费语缠绵。

徒快须臾志，何知污简编。

莫氏见没个了断，又歇不得手，只得寻死觅活，要上吊勒杀起来。苏秀才躲在馆里，众邻舍去见他，道：“苏相公，令正怎么痴癫起来，相公又在馆里，若有个不却好，须贻累我们。这事我们也不该管，不好说。如今似老米饭，捏杀不成团了。这须是他不仁，不是相公不义。或者他没福，不安静，相公另该有位有造化夫人未可知。”苏秀才半晌沉吟，道：“只是累他苦守十年，初无可离，怎忍得？”众人道：“这是他忍得撇相公，不干相公事。”苏秀才只得说个“听他”，众人也就对莫氏说了，安了他的心。

莫氏便去见莫南轩商议，莫南轩不管。又去寻着个远房姑娘，是惯做媒的。初时也劝几句“结发夫妻，不该如此”。说到穷守不过，也同莫氏哭起来，道：“我替你寻个好人家。”府前有个开酒店的，三十岁不曾讨家婆，曾央他做媒。他就撮合，道：“苏秀才娘子，生得一表人材，会写会算。苏秀才养不起，听他嫁，是个文墨人家出来的。”对侄女道：“一个黄花后生，因连年死了父母，有服，不曾寻亲。有田有地，有房住，有一房人做用。门前还有一个发兑酒店，做盘缠。过去，上无尊长，下边有奴仆，纤手不动，去做个家主婆。”又领那男子来相，五分银子买顶纱巾，七钱银子一领天蓝冰纱海青，衬件生纱衫，红鞋纱袜，甚觉子弟。莫氏也结束齐整，两下各睨了两三眼，你贪我爱。送了几两聘礼。姑娘又做主婚，又得媒钱。送与苏秀才，秀才道：“我无异说。十年之间，费他的多，还与他去。”也洒了几点眼泪。

十载同衾苦，深情可易寒。

临歧几点泪，寄向薄情看。

这莫氏竟嫁了酒家郎。有甚田产房屋，只一间酒店，还是租的。一房人，就是他两口儿。莫氏明知被骗，也说不出。喜的自小能干见便，一权独掌，在店数钱打酒，竟会随乡入乡。

当垆疑卓氏，犊鼻异相如。

这边苏秀才喜得耳根清净。妇人硬气，破书本、坏家伙、旧衣衫，不拿他一件。但弄得个无家可归了。又得莫南轩怜他，留在家中教一个小儿子。一年也与他十来两，权且安身。却再不敢从酒店前过。却有那恶薄同袍，轻浮年少。三三五五，去看苏秀才前妻。有的笑苏秀才道：“一个老婆制不下，要嫁就嫁，是个脓包汉子。”又道：“家事也胡乱好过，妇人要嫁，想是妇人好这把刀儿，他来不得，所以生离，是个没帐秀才。”有笑妇人的，道：“丢了秀才，寻个酒保，是个不向上妇人。”又道：“丢了个丈夫，又捧个丈夫，真薄情泼妇。”城中都做了一桩笑话。苏秀才一来没钱，二来又怕不得其人，竟不娶。混了两年，到科举时，进他学的知县，由部属转了知府。闻他因贫为妻所弃，著实怜他，把他拔在前列。学院处又得揭荐，有了科举。

匣里昆吾剑，风尘有绣花。

一朝重拂拭，光烛斗牛斜。

苏秀才自没了莫氏，少了家累，得以一意读书。常想一个至不中为妻所弃，怎不努力！却也似天怜他的模样，竟中了二十一名。早已哄动一城，笑莫氏平白把一个奶奶让与人，不知谁家女人安然来受享。那莫氏在店中，明听得人传说，人指搨，却只作不知。苏秀才回来，莫南轩为他觅下一所房子，就有两

房人来投靠。媒人不脱门来说亲，道某乡宦小姐，才貌双全，极有赔嫁。某财主女儿，人物齐整，情愿倒贴三百两成婚。苏秀才常想起贫时一个妻儿消不起光景，不觉哽咽道：“且从容。”

月殿初分丹桂枝，嫦娥争许近瑶池。

却思锦翼轻分日，势逼炎凉泪几垂。

莫南轩也道不成个人家，要为侄女挽回，亦无可回之理，也只听他。

因循十一月起身上京，二月会试，竟联捷了，殿了个二甲。观政完，该次年选。八月告假南归，县官送夫皂拜客。三十多岁，纱帽底也还是个少年进士。

初到，拜府县，往府前经过，偶见一个酒望子，上写“清香皮酒”。见柜边坐着一个端端正正、袅袅婷婷妇人，却正是莫氏。苏进士见了，道：“我且去见他一见，看他怎生待我。”叫住了轿子，打着伞，穿着公服，竟到店中。那店主人正在那厢数钱，穿着两截衣服，见个官来，躲了。那莫氏见下轿，已认得是苏进士了，却也不羞不恼，打着脸。苏进士向前，恭恭敬敬的作上一揖。他道：“你做你的官，我卖我的酒。”身也不动。苏进士一笑而去。

覆水无收日，去妇无还时。

相逢但一笑，且为立迟迟。

我想莫氏之心岂能无动？但做了这绝情绝义的事，便做到满面欢容，欣然相接，讨不得个喜而复合；更做到含悲饮泣，牵衣自咎，料讨不得个怜而复收。倒不如硬着，一束两开，倒也干净。他那心里，未尝不悔当时造次，总是无可奈何：

心里悲酸暗自嗟，几回悔是昔时差。

移将阆苑琳琅树，却作门前桃李花。

莫氏情义久绝，苏进士中馈不可久虚。乡同年沈举人有个妹子，年十八岁，父亲也是个进士知府。媒人说合，成了。先时下盛礼，蓝伞皂隶，管家押盒，巧巧打从府前过，那一个不知道是苏进士下盒。及至做亲，行奠雁礼，红圆领、银带、纱帽、皂靴，随着雁亭。四五起鼓手，从人簇拥，马上昂昂过去。莫氏见了，也一呆。又听得人道：“好造化女人！现成一位奶奶。”心里也是虫攒鹿撞，只是哭不得，笑不得。苦想着孤灯对读，淡饭黄齑，逢会课措置饭食，当考校整理茶汤，何等苦！今日锦帐绣衾，奇珍异味，使婢呼奴，却平白让与他人！巧巧九年不中，偏中在三年里边。九年苦过，三年不宁耐一宁耐！这些不快心事，告诉何人？所以生理虽然仍旧做，只是：

忧闷萦方寸，人前强自支。

背人偷语处，也自蹙双眉。

所以做生意时，都有心没想，固执了些。走出一个少年，是个轻薄利口的，道：“这婆娘，你立在酒店里，还思量做奶奶模样么？我且取笑他一场。”说买三斤酒，先只拿出二斤半钱。待莫氏在柜边，故意走将过去把钱放在柜上，道：“要三斤酒。”莫氏接来一数，放在柜上道：“少，买不来。”恰待抽身过去。那少年笑嘻嘻，身边又摸出几个钱，添上道：“大嫂，仔么这等性急！只因性急，脱去位夫人奶奶，还性急？”莫氏做错这节事，也不知被人笑骂了多少，但没个当面笑话他的。听了少年这几句话，不觉面上通红，闹又与他闹不得，只得打与三斤。少年仍旧含笑去了。回到房中，长吁短叹，叹个不了。

懊悔差却一著，惹出笑话万千。

到了夜静更深，酒店官辛苦一日，鼾鼾大睡。他却走起。悬梁自缢了。

利语锐戈戟，纤躯托画梁。

还应有余愧，云里雁成行。

店官睡到五鼓，身边摸摸，不见了人。连叫几声，不应。走起来寻，一头撞了死尸。摸去，已是高吊。忙取火来看，急急解下，气绝已久。不知何故，审问店中做工的，说想是少年取笑之故。却不曾与他敌拳，又不曾威逼，认真不得。只得认晦气，莫氏空丢了一条命，酒店官再废几个钱，将来收殓了。

笑杀重视一第，弄得生轻一毛。

苏进士知道，还发银二十两，著莫南轩为他择地埋葬。道：“一念之差，是其速死。十年相守，情不可没！”那蒋大郎，因逼租惹了个假人命，将原得莫家田产，求照管。韩县丞谋署印，讨贴子，也将原得莫家房屋送来。他念莫翁当日择婿之心，立莫南轩少子继嗣，尽将房屋田地与他，以存血食。仍与嗣子说进学，以报莫南轩平日之情。他后历官也至方伯，生二子，夫妻偕老。

但是读书人，髻髻攻书，韭盐灯火，难道他反不望一举成名，显亲致身，封妻荫子？但诵读是我的事，富贵是天之命，迟早成败，都由不得自己。嫁了他为妻子，贤哲的或者为他破妆奁，交结名流，大他学业；或者代他经营，使一心刺焚。考有利钝，还慰他勉他，以望他有成，如何平日闹吵，苦逼他丢书本，事生计？一番考试，小有不利，他自己已自惭惶，还又添他一番煎逼。至于弃夫，尤是奇事，是朱买臣妻子之后一人。却也生前遗讥，死后貽臭，敢以告读书人宅眷。

第十五回 王锦衣衅起园亭 谢夫人智屈权贵

紫苔苍蘚蔽吴宫，三月秦灰阿阁空。
奔走醯鸡徒自役，捋荼巢鹊苦为工。
朱门几见扁残月，绣幕时惊啸晚风。
方丈尽堪容六尺，笑他痴汉日忡忡。

人常笑富贵的人。道富贵的人，只好画上的山林亭台，不好真山水亭台。是道富贵的人，终日拿这算子，执这手板，没个工夫到园囿。不知园囿也是个假象。曲栏小槛，种竹栽花，尽可消遣。究竟自受享能几时，游玩能几日？总只劳我一人精神，供他人娱悦。甚至没园囿，闻得某人的好，百计谋来。园囿小，充拓得，某人的好，百计窥占。某人的布置好，须要依他。某家花竹好，也要寻觅。千方打算，一刻不宁。忙了几时，不过博得人几声好。况且任你大园子，日日在里边，眼熟了也就不奇。不如放开脚，处处是我园林。放开眼，处处是我亭榭。还落得个光景日新，境界日变。

如今有好园林的，无如权贵人家。不知权贵最易消歇。只因权贵没个三五十年的。园子好，最易起人眼。相争相夺，那个能长久得？这可以冷人一片图夺谋占的心了。世间人那晓得，有一时势，使一时势。却不道势有尽时。势到皇帝极矣，楼阁是“阿房”“迷楼”，极天下之奇巧；山林是“艮岳”，聚天下之花石。国远一移，何处寻他一椽一栋、一树一石？次之，宰相李

德裕“平泉园”，道子孙失我一石一树，非子孙也。而今何在？

兰亭已矣，梓泽丘墟。

俯仰今昔，谁能久欤？

先朝嘉靖间，有个王锦衣。他好收拾的是花园，后来起了人的心，来逼占他的。若非其妾一言，几至园林尽失，宗祀俱绝。这也是园亭贻害。

寄兴在山水，聊以怡身心。

何知阶觐觐，祸患相侵寻。

这王锦衣，大兴人，由武进士任锦衣，历官到指挥使。锦衣卫虽然是个武职里权要衙门，他素性清雅，好与士夫交往。在顺城门西，近城收拾一个园子。内中客厅、茶厅、书厅都照江南制度，极其精雅。回廊曲槛，小榭明窗。外边幽蹊小径，缭绕著花木竹石。他会做诗。就邀缙绅中名公。也有几个山人词客，在里边结个诗社，时时在里边作诗。

深心薄马上，抑志延清流。

绿醕邀明月，新诗咏素秋。

王锦衣没北气，又没武夫气，诗社中没个敢轻他。皇城西南角，都是文官住宅，因他好客，相与士夫多。园子幽雅，可以观玩。凡有公会，都发贴来借，所以出了一个王锦衣园的名。夫人没了，有两个京中妾，不甚得意。差人到扬州，娶得位小奶奶，姓谢。生得容颜妍丽，性格灵明，也会做几句诗。

名花移得广陵枝，逸态蹁跹弱不持。

一曲《后庭》声更丽，娇莺初啭上林时。

到京，王锦衣甚是相合，一时士夫都作诗来贺他。后来年余，生了一个儿子。王锦衣无子，得这子，如得金宝了。又见谢

奶奶有些见识材干，就把家事叫他掌家。这先前两个妾，是先入门，又是本京人，好生不愤气。他却驭之有方，也不甚嫌忌。却又于交接士夫，礼仪杯酌之间，处置得井井有条，真是一个好内助。

量交识山涛，床头出宿醪。

不辞时剪发，能使主人豪。

王锦衣自武榜起家，得个百户，管理街道，也只混帐过得日子。后来差出，扭解一员大臣，也得千金。再做理刑千户，也好了。到掌北镇抚司，那个猫儿不吃腥，拿钱来料不手颤。只是他量收得的收。收不得不收。该执法。便执法；可做情，就做情。不苦苦诈钱，却也家事大了。到那武宗南巡时，署堂印。因宁王谋反，拿了个交通的都督朱宁；后武宗没，拿了都督江彬；至世宗初政时，拿司礼监太监萧敬一干、指挥廖鹏一干。先时打问，求宽刑宽罪，是一番钱。后边籍没这几家，都是家私百万的，官分吏分，又是一番钱。不怕家事不大。

所以籍没朱宁时，他用钱官买了朱宁海岱门外一所大花园。籍没廖鹏时，用价官买了廖鹏平子门外一所大花园。廖鹏这园，已是弘敞：

名花引径，古木开林。曲廊缭绕，蜿蜒百尺虹蜺；
高阁巍峨，掩映几重云雾。户纳紫苍来，轩依绝巘；水
浮金碧动，堂映清流。小槛外奇音一部，萧萧疏竹舞
风柔；闲亭中清影数枝，矫矫高松移月至。玮丽积富
贵之相，幽深有隐逸之风。

到那朱宁的园，更是不同：

材竭东南，力穷西北。水借玉河流，一道惊湍写

玉；堂开金阙近，十寻伟栋涂金。栽古松而开径，天目松、括子松，月流环玦，风送笙竽；聚奇石以为山，太湖石、灵壁石，立似龙螭，蹲疑狮虎。阴阴洞壑滞云烟，穷不尽曲蹊回蹬；落落楼台连日月，走不了邃阁深居。真是琪花瑶草不能名，语鸟游鱼皆乐意。

王锦衣在里面，下老实收拾一番。邀这些清客陪堂，在里边著实布置点染。请这些名公巨卿，在那厢都与题额赋诗。虽说不得个石崇“金谷”，王维“辋川”，在北京也是数一数二的了。

每到春天牡丹时，夏天荷花时，其余节序时，自己大轿，其余高车骏马，与谢奶奶及群妾，到园中赏玩。那王锦衣携了谢奶奶，在园中行走，道：“这所在亏我仔么妆点，这匾额是某人新赠，这径新开，这堂新起，这树新种。”这谢奶奶也含糊道好，甚有不悦之意。王锦衣觉得，道：“你有甚心事么？”谢奶奶道：“没甚事。我只想这两个，在武臣也贵显，得上位爷宠。只为骄奢弄权，要钱坏法，今日到个籍没，归于我家，岂不是官高必险？况这是犴轂之下，少甚么贵戚宠臣。我一家子有三个园，又都收拾得齐整，出了名。怕有人忌嫉，有人看想。儿子尚小，偶然触起，所以不悦。”

造物忌盛满，人心多觊觎。

不谓闺阁中，深此永远图。

王锦衣道：“他两人做了逆党，所以有此祸。我只奉公守法。料无此祸。你愁儿子小，怕此产动人眼，起人图。古云‘千年田地八百主’，也无终据之理。又道‘儿孙自有儿孙福’，你又何必多虑？”又与群妾吃了些酒回家，谢奶奶也只得丢起。

一日，卫中新到一个陆指挥。是江南籍，向在任典府，因圣上登基，以从龙侍臣，历升到此，列衔上堂。王锦衣原是个和光同尘的，这陆锦衣也是个肯奉承人的，彼此相与极厚，曾邀他去三个园里游玩。陆锦衣商量些点缀光景，甚是中窍，所以往来最多，做了通家。

一日，在陆锦衣宅子吃酒。问起子息，陆锦衣道：“一子，已十六岁了。”王锦衣请来相见，却是一表人材。

玉立骨昂藏，清标傅粉郎。

目流秋水湛，眉引晚山长。

燕颌知重器，虎头开异祥。

无为薄年少，天路守翱翔。

王锦衣一见，道：“寅翁好一位令器！他日功名，更在寅翁之上。学生远不及也。”陆锦衣道：“得如年翁大人，便是家门之幸。”但王锦衣看他举止还近俗，问他言语也粗鄙。王锦衣道：“令郎前程不必言，远大的了。却不可失学。”陆锦衣道：“小儿异日，也不过个武弁，取其识字而已。”王锦衣道：“寅翁不是这样说。我们卫中，与别卫不同，是个问刑衙门。凡厂里题参，外边解到，里边发下，奉了圣旨一个打著问。虽未成狱，却是个初招。这边参得重，法司便解不来。又有情法本轻，而圣上要重的，不重是拂了圣旨，重了伤了公道。这参里著实要抑扬圆活，开他后日出罪门路。又有原参本重，据理该轻，这须要辨驳得倒，方可服人。到问事，里边或把言语去恐吓他，得他真情；或把言语去挑引他，得他真情。人可写不出的话，单靠这张状词访单不得。有人做造出来的话，单靠他偏词巧说不得。固要虚心，更要明理。这不被犯人哄弄，也不吃吏役欺瞒。令郎不弃，

我有些问拟的审语，题参的本稿，送与令郎看。忝在通家，不妨常到舍下，寅弟与他讲说一讲说。趁此青年闲暇，正好用心，临渴掘井迟了。”

为学须及时，理明斯断决。

天下称不冤，无愧古明哲。

此后陆锦衣就备礼，叫儿子称通家侄，去拜见，求指教。王锦衣就把这些审单谳疏，与他讲说。陆锦衣儿子闲时，也去请教。王锦衣闲时，也来请去讲论。谢奶奶待客，极其丰盛的。王锦衣又道：“这人后来大贵，不可待慢他。”谢奶奶越加殷勤。这陆锦衣，也不知吃了他家多少，这三个园，也常与他去游耍，论起是极有恩的了。

推食惠犹浅，提撕意特温。

岂云称父执，应不下师恩。

谢奶奶也常道：“如今后生家，自道是的多。你虽这样尽心指点，未必以为奇，感激你。你如今儿子已八九岁了，也教他一教。”王锦衣道：“他小，说也不省得。只读两句《四书》，大来袭个官罢。独养儿子，不要苦他。”此后王锦衣，因打问这些谏大礼的官，都从宽；又打问山西巡按马录拿妖人张寅一案，又据实，不得圣意，还又不得内阁的意。他也急托病，告了个致仕。在这三个园，也盘桓快乐了三四年而歿。

大树依然在，将军今若何。

独余行乐处，春草绿婆娑。

平日交往文官多，也多得两首挽诗。两个无子幼妾，是京中人，都挈了房奩，自去。家主小，有材干家人也都飞去，只留得几个老仆小厮相随。谢奶奶常叹息道：“只有你肯管顾人，要

管顾你的人，想没有了。”也只母子捱过。

那陆锦衣因圣驾往湖广承天府拜献皇帝陵，他该扈驾，带儿子同行。行到河南，行宫里边两次火起。第二次火大得狠，近侍内官宫女，也不知烧死多少。扈驾大臣，烟焰中不知圣上何在。却是陆指挥儿子，他时运到了，拼命到里边护驾。见皇上在火光中，没处寻路，他在承天时，曾见圣上，认得，竟向前背了，冒烟火而出。这虽真命之主，百灵扶掖，他这冒死救驾，功也莫及。

负天若鹏背，浴日向虞渊。

汤火浑无惧，功堪勒简编。

圣上在路，已行授官重赏。到京，连加升擢。不四五年，竟到了都指挥掌堂。他审决公事，犹如老吏，人都道他少年老成，不知有所传授。那陆指挥也道自己聪明，问得好，审单也服得人，题本也常时得圣上允行。忘却当日王锦衣也费一番唇舌。

小鸟已奋翎，不复念卵翼。

凡人贫贱时，一身不保，富贵就有余思。陆指挥原在承天府，到京不曾有产业，如今却要置产，要个游玩的所在。就有这些闲磕牙的道：“园子是王锦衣的好。王锦衣死了，他儿子不成器，好嫖，好赌，料想留不牢。不若差人去说，买了他的。”陆指挥道：“是那海岱门外的么？好一个园子！我当日在里边，也曾羡慕他的，只不知肯卖不肯卖？也须得二三千银子。”一个老校尉，叫许都知，他跪下道：“爷只与小的一千二百两，小的自去要来。”陆指挥道：“怕太少么。”许校尉道：“不少。爷，只管得产就是了。”陆指挥笑了笑，道：“你先去讲，我与你银子。”

昔年游憩地，久入梦魂萦。

倩取三寸舌，索他十五城。

此时，王锦衣死有七八年，王公子已将近二十岁。先时谢奶奶，也严督促他读书学好，王锦衣却姑息他，把他娇坏了。到了父亲死，母亲严，只严得家里。十五六了，就有那干不尴尬的人，哄诱他出去花哄，闯口面。与他做了亲，又添出一个舅子，又是个泼皮公子，在外生事。谢奶奶也说他不学。这日，许校尉来说起，他便豹跳道：“你家是锦衣，咱家不是锦衣？怎小看咱，要咱的园子。咱不卖，咱不卖。就是你这厮，也曾服侍咱老爷过，敢这等轻薄！”只要打。谢奶奶听得来问时，许校尉已被赶出去了。其时谢奶奶也有些不愤，道：“陆指挥曾受我家老爷恩，怎我没个口角儿卖产，轻易来说，也真是个小看。只好端端回他去罢，不该要打校尉。”

共醉平泉客，杯觞尚未寒。

狂谋思篡取，容易昧恩澜。

这一去，却不好了。许校尉与陆指挥定下局。

一日，王公子正与几个帮闲的去，出来只见一个京花子来，道是朱宁侄儿，充军赦回。道：“咱家一个花园，连著田地，可值七八千。你家欺君蠹国，把一千二百两官买。把咱家窖藏在里边银子十多万，都是该籍没钦赃，尽行掘了。如今要还咱银子，还咱产。不还咱，咱出首，追来入官。”鬼嚷唤的。王公子著恼，要打，要送。这些帮闲的道：“行不得。他胡说乱道，他说有，公子说没，须与他对夹才是。还耐著。”这王公子攮枪头，便软了，也就没布摆。众人打合，道：“公子的园有，不若把这块地，赏与这花子，省了口面。”谢奶奶道：“这纳官原价，是要的。”众人道：“这穷花子，那得钱来。闹吵两日，厂衙知道，不当

耍。”公子吃众人挫得紧，竟出张退契与了。

势盛产日增，时去不复保。

这人得了契，自向许校尉处，拿出一千二百烹分。王公子这干帮闲的，原也是合汁里吃出的。当日王锦衣，数年经营这块地，早已属之陆指挥了。

桑沧时易改，杵筑枉辛勤。

自古游观者，初非创制人。

谢奶奶道：“这事分明陆指挥做的。他也似你这样一个人，只因你爷教导他，问得刑，如今就在堂上诈人使势。你如今快不要在外胡行，在家里，也寻出你父亲的书来读一读，学学字。也去袭了该荫的锦衣卫千户，与他便是同一衙门官了，也与父亲争一争气，保守这些产业。”这王公子听了，也似恼的，发狠的在家中，收拾一间书房，打扫得洁净。把父亲遗下书都搬出来，摆了，吩咐门上，一应人来，不许通报，都回不在，连舅爷也回覆不要见。

莫嫌不学晚，秉烛胜冥行。

五十高常侍。为诗也著名。

次早到房中，把这本翻一翻，那本翻一翻，不知甚么物件，十个字倒有八个念不出。搔头注目，叹气如雷。坐到已牌光景，拿了一本，竟到母亲房中。谢奶奶道：“才坐得，仔么又出来了？”王公子道：“叫我在里边做甚么？”道：“读书。”王公子道：“怎么读？”道：“看了本子上念去。”王公子道：“不认得，叫我怎么念？”道：“这等你平日读甚么书？”王公子道：“小时师父曾对我念，我却不曾听他。如今还须得寻个师父念我听才好。只这样大人，还要师父的念，丑刺刺怎好。”谢奶奶道：“你怕丑就好

了。如今若不学得，还丑哩。你去，我差人请师父。”他在房中，早立不是，坐不是，行不是，卧不是，又向外走了。

鹰饱不受继，常作凌空想。

一息得离鞚，翩翩已孤往。

一去数日不回，谢奶奶著人遍处找寻不见。

歇了五六日，只见顺城门里管园的人来道：“方才有几个旗校般人，道园子已是陆府管业，另换管园的，将小人逐出。”谢奶奶道：“我园子不卖。”管园的道：“现把咱家家伙撩上一街，还要差人去拿回。”谢奶奶道：“有这事？白占人产业，咱背黄也要与他讲一讲。”

正说话间，王公子回来了，道：“不好了，这忘八羔子，把咱局了。咱闷得慌，正走出门，巧巧撞著舅子，道：‘门上回你不在家，怎又走出来？’咱道：‘门上不知道。’就与他走。他道：‘一个所在，好耍，去耍一耍。’到一个大宅子里边，先有五七人，他衣服人材，也都整齐似咱，在那厢赌。舅子叫咱下去，咱回道：‘没管。’他道：‘不妨。你若大家事，怕少了赌钱，我保驾。’打五百两筹来与咱两个，咱也会赢，当不得舅子会输。头一两日，输了三百，咱揭了个票要回来。舅子叫番筹，一连几日，舅子赢，咱又输了。咱赢，舅子又输。直输到一千二百两。他又不要票子，要产。咱不知道甚么产。舅子道：‘顺城门西花园，咱知道四址，你权写与他。’咱不肯，众人嚷的乱的，不许咱出门。舅子道：‘你一千产当一千二百输，还是便宜。’临写时，他又道：‘不值。’又写了一百两票子，舅子作保银，才得脱身。”谢奶奶道：“好好，这是舅子与陆指挥，合条儿局你了。如今产已陆家管业。”王公子道：“这样快，我文书上空头的”谢奶奶道：“好痴

人，好败子，你爷一千四百两买，更造缴结，二千。你做一千二百输，还便宜，还写一百两票子！罢罢，生你这败子，连这窠巢，也被你赌去了。”王公子道：“是舅子做路儿哄我。”先在房中，与妻子闹了一夜，妻子甚气不过，上了一索。

痴愚嗟浪子，薄命叹红颜。

这事原是舅子同人做局，奉承陆指挥的，欺他痴子不觉。不料谢奶奶点出，家中闹吵，至于妻子上了吊。他赶来正要寻衅，只见妹子好端端坐在房里，道：“哥，不是家，他不学好，还要你去说他道他，怎合条儿哄他？须不是亲戚们做的事。”舅子板了脸道：“岂有此理！”那王公子却撞进房来道：“无耻污邪的，你怎么串人来局赌？二千两产，做一千二百两，还是我便宜。你得了陆指挥背手，用了一生一世？你这样禽兽，再不许上咱门，去去！”早又谢奶奶到道：“罢呀，园子，陆指挥已封锁去了。谁叫你不与好人走？与这干亡八羔子赌钱。”这又骂到舅子身上了，只得抽身便走。又羞又恼，道：“这门上不成了，一百两头，撮不来了。如今率性做他一做。”

纷纷蝇狗徒，微羶恣征逐。

但知势可凭，岂复念骨肉。

这两节事，原是陆指挥与许校尉做的。前次用他帮闲的，产价，帮闲的与那假朱宁侄子分去。这次用他舅子，产阶，舅子与众赌棍分去。许校尉都有头除。所以，又来见许校尉，道：“陆爷封了咱妹夫房子，妹夫把咱嚷乱，要告咱局赌，揭陆爷占产，把咱妹子逼死。咱如今在卫里，下他一状。妹夫是怕官司的，谢奶奶是要体面、不肯出官的，管情来解交，把那平子门外园，好歹送与陆爷，我们也撰他千把歇手。”写了纸谎状，道他

起造违制房屋，打诈窠窝；奸淫父亲；嗔妻阻劝，同母威逼自缢。许校尉拿进去，准了，就差许校尉。

羶心深溪壑，驱役使鹰鹯。

一纸符如火，昆冈玉石炎。

大凡差使人，不拿人，先讲钱。这许校尉，他是要做大局的，不讲钱，只拿人。把王公子鹰拿雁抓，将来关在官店里。势头大，等他家里不知甚事，差使钱衙门使用，官的银子，都讲得起。把个王公子弄在店里，五分一日吃官饭，望不见个亲人来。那谢奶奶知道他没甚大事，不过是个诈局，料不难为他。若一紧，他开大口。且冷著，也把儿子急一急，他后日也怕，不敢胡走。

阁了一日，许校尉怕缓了局，来要谢奶奶见官。若是谢奶奶讲一个“我是官宦人家不出来”，他就花来了。不期谢奶奶一个皂帕子包了头，著了青衫旧鞋，道：“咱去。”许校尉倒吃了一惊，只得收科，道：“奶奶，前边爷，上常坐过的。奶奶怎出头露面？两边都是亲戚，讲一讲，里边用些和了罢。”谢奶奶道：“彼一时，此一时。先时是奶奶，如今是犯妇，不去怎的？”叫了乘小轿儿，许校尉也只得随著到卫前。许校尉打合道：“那个不得爷的恩过。”要诈钱，做好做歹，也使了百十两。

昔时堂上人，墓木已成拱。

余威那复存，得以免呵拥。

陆指挥坐了堂，带进人犯，门上吆喝。把这拶指夹棍，往地下一撩，掠得这王公子怪哭，道：“母亲，罢了孩儿了，孩儿今日是死了。”那谢奶奶也跪在地下，对他道：“你怎生望不死？你父亲当日坐在这堂上，没天理事，不知干了多少，今日报应，该在

你身上。你还要望活！”响响的这样讲。那陆指挥板了脸，正待在上面做作，听了这几句，提起他父亲，是曾于陆指挥有恩的。说他父亲做没天理的事，今日事也难说有天理。

那陆指挥，不觉良心耸动，假意问许校尉道：“这甚么人？”答应道：“原任王爷奶奶。”陆指挥道：“且起来。”谢奶奶便站了。陆指挥道：“状上那违制房屋，打诈妓女，奸父亲，逼妻死，是怎么的？”王公子一句答应不出。又是谢奶奶道：“房屋原有两间，已与人了。打诈，谁是被害？奸父亲，他老子死时，他才十二岁。两个妾，就回娘家嫁了。若说逼妻，他妻现在家里。”陆指挥听他词理严正，心里又想：三个园，已得了两个，怎又乘势逼他的，于心难安。只得丢手道：“这状似谎了。但他妹子也曾自缢，不为无因。出去，我注销了罢。”

严提报复理，深耸虎狼心。

早摄贪残性，兢兢不敢侵。

到家，谢奶奶道：“他与你，都是个指挥儿子。他坐著，你跪著，还连累我，可不羞死！你如今看见你亲戚朋友光景了么，谁不是弄你的人？”王公子却也自悔，收了心。在家，谢奶奶自教他读书识字，又用钱袭了锦衣卫千户，与陆指挥仍为僚友，也还守得一个园。倒是陆指挥，虽然得宠，直做到宫保腰玉，快乐也有几时。到歿后，人劾他奸赃，至于削夺籍没，这两个园子，又不知落谁手。用势夺人的，终久归人。

我想这节事，王锦衣，是以田园开隙的；陆锦衣，是以势夺人产不享的。这也可醒为子孙作牛马之心。至王公子，则痴愚被局，朋友亲戚，都作舟中敌国，危矣险矣！立身不可不明哲，交人不可不谨慎。